

太空堡垒·哨兵

ROBOTECH THE SENTINELS

卷一 魔掌难逃

[美] 杰克·麦金尼 著
太空堡垒中国联盟 译

太空堡垒三号的处女航——

解放因维人侵略的宇宙……

ROBOTECH

夜行的舰队……

2020年。从第一次宇宙大战的最后一幕悲剧——太空堡垒一号和二号被摧毁算起，已经六年了。地球正在渐渐恢复，而太空堡垒防卫军也从废墟中造出了新的太空堡垒三号。它的使命是：穿越银河，与泰洛的机器人统治者缔结和平协议。

这任务表面上简单明了，但瑞克·卡特和丽莎·卡特将军夫妇以及数千船员却不知道，机器人统治者正在前往地球的途中！

远征军刚到泰洛，便迎来了一场烈火的洗礼！战火背后的因维摄政王，是征服了半个星区的枭雄。太空堡垒防卫军的和平使命，面对着沦落到暴力结局的危机，而自身内部又在权力斗争中分裂，防卫军不得不投入到一场……

野蛮的生存战争！



太空堡垒·哨兵·卷一

魔掌难逃

作者：[美] 杰克·麦金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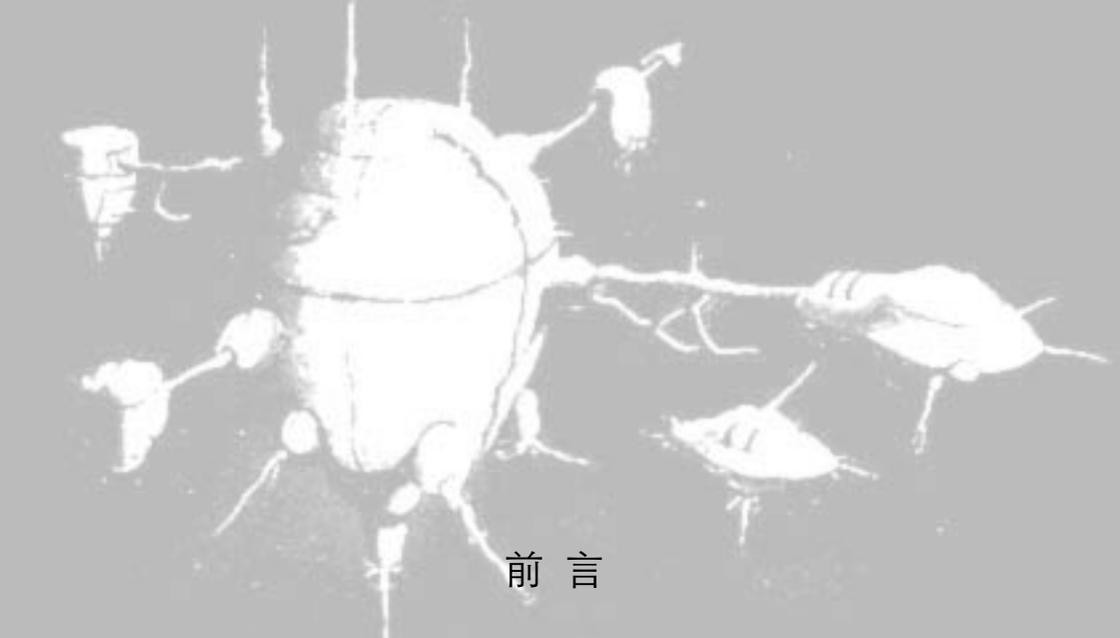
翻译：太空堡垒中国联盟

2010年1月 WWW.RTUCN.NET

FRUITBOB



RUG
ROBOTTECH UNION @ CHINA



前言

作为太空堡垒多年的爱好者，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个心愿，要把这部科幻史诗完整地呈现给华语世界。八十五集太空堡垒动画虽已落幕，但随着三部正传中文小说出版、新漫画面世、暗影编年电影公映，太空堡垒世界仍在不断地扩张延续。

然而，在宏伟的太空堡垒宇宙中，仍有一个巨大的缺口，尚未向国内朋友补上。那就是远征军的故事。从第一部结尾瑞克和丽莎立志远航太空，到第二部远征军先遣船的惊鸿一瞥，再到第三部远征军主力回归总攻地球，这期间，有无限广阔的舞台，也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空白。SDF-3能否成功穿越银河抵达遥远的外星帝国；与人类交战的三支外星种族之间有怎样纠缠不清的前世宿怨；神秘的史前文化是否将再现宇宙；从飞行员到远征军统帅，瑞克如何跨过这段飞跃性的心路历程；他和丽莎又将在战场和人生两方面遭遇怎样的挑战和磨难……所有答案，都蕴藏在一套长达五卷的《哨兵》小说中。

因此，2008年2月，太空堡垒中国联盟召集多位成员，开始合作翻译《哨兵》。经过近半年的翻译、校对、制作，第一轮成果于同年7月诞生——《哨兵》卷一《魔掌难逃》。

《哨兵》开始于麦克斯传奇结束六年后的2020年。在SDF-3启航前夕，瑞克和丽莎这对众望所归的情侣终于举行了婚礼；与此同时，远征军的目的地泰洛帝国却已在因维人的铁蹄下土崩瓦解。跨越数万光年的使命陷入了险恶的泥沼，远征军内外交困，岌岌可危。但新一代战士和新同盟者的登场，又将给人类带来一线转机。

《哨兵》在太空堡垒世界中具有承前启后、拓展时空的重要作用，它填补了缺失的环节，把正传的三代人物完整地联系在一起，并将舞台从太阳系推向了遥远的银河深处；即使在正传第二第三部中，我们也能瞥见那些远在天边的身影。而最新面世的官方续作《暗影编年》更沿用了大量的《哨兵》设定。必须说明的是，《哨兵》小说作为官方授权的小说，和太空堡垒官方历史并不完全相同，它的细节、年代与官方的设定年表有相当多的差别。如果说太空堡垒官方设定是真实发生的历史，那么这套小说就是基于史实但存在虚构成分的文学作品。这一点，整个小说系列都是如此。所以当读者发现小说内容和太空堡垒影视作品、官方漫画及设定书有所出入时，请勿以官方历史的准确性，来抹煞小说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这是太联首次尝试多人合作翻译小说，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同好们予以体谅包涵。参与人员名单请见书后附录。

太空堡垒是无尽的星海，哨兵只是其中的一艘船，如果哨兵能带领各位在这广袤的太空堡垒宇宙中实现一次更深远的体验之旅，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太空堡垒中国联盟·启航节策划组，2008年7月

致尼古拉斯、杰里米和马修，你们的热情一直是我灵感的源泉。

太空堡垒年表

- 1999 史称SDF-1^①的外星飞船穿越了超太空坠毁在地球上，有效地终止了持续近十年的全球内战。而银河系的另一边，在一次生命之花的播种尝试中，佐尔遇害。
- 2002 火星萨拉基地被毁。
- 2009 SDF-1首航之日，天顶星人（经过对太空堡垒的十年搜寻后）出现并毁灭了麦克罗斯岛。SDF-1意外跳跃至冥王星附近。
- 2009-11 SDF-1历尽艰辛返航地球。
- 2011-12 在地球上停泊近半年后，SDF-1被迫离开地球。多扎的舰队几乎摧毁了整个地表，但最终被SDF-1击败。
- 2012-14 长达两年的地球重建期开始。
- 2012 机器人统治者失去了对其巨人勇士夺回SDF-1的信心，开始大规模远航，穿越广漠星空，前往地球。
- 2013 戴纳·斯特林出生。
- 2014 SDF-1、SDF-2以及凯龙的战舰均毁于激战中。
- 2014-20 SDF-3建成并启航。2020，瑞克·卡特时年29岁，戴纳7岁。

后续事件，包括泰雷西亚战役，在哨兵系列中将有叙述。完整的太空堡垒年表将会出现在卷五也就是最后一卷。

① 即太空堡垒1号，SDF为太空堡垒首字母缩写，下同。

我将我们的决定（远征任务）之正确与否留给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去评论。我只知道无论对于一个物种抑或是一个星球的生存来说，它都是慎重而必要的。如果史前文化教会了我什么，那就是：必须行动起来！归根到底，命定的劫数必然降临并重塑^①生命，但在面对它时，无论是自满还是懒惰都将招致来自更高层级的灾难——我们不敢想象的大灾难。

——摘自埃米尔·朗博士的私人日记

在遥远外星的某个午夜，一支非生命大军从天而降。泰洛这颗小小卫星，多少充当了一件战利品，标志着一场漫长的战争已到尽头。入侵者已穿越了十几个本星系团，踏过的世界更有双倍之多；这些世界风貌各异，却都曾隶属于机器人统治者当年的宏伟帝国，由统治者的巨人战士——天顶星人开拓并守卫。可泰洛自身却荒废了，正是这些统治者在上一代人时就遗弃了它。因此，蜂拥而来的侵略者对这一仗其实颇为失望，这

^① 指在史前文化能量影响下，生命体的某种状态会有所改变。

支刚从野蛮进化到新高度的种族，并没料到原本期待的激战却成了虚惊一场。

因维人入侵泰洛，就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穿越了时空，又一次冲击着那颗已被同源大潮几度淹没的行星——它就像一颗蓝白宝石，曾经有过美好的时光，如今却为重新把握自己脆弱的命运而奋力抗争……

2013年，人类与外星人联军夺取了卫星工厂的控制权。当时驻守工厂的天顶星指挥官雷诺即使在多扎轰轰烈烈地阵亡之后，仍然效忠于帝国。就这样，地球捕获了自己的第二颗卫星。卫星工厂外形巨大而怪异，与天顶星舰队的古怪设计正好相称，以史前文化为燃料的反射驱动器能让它在一瞬间内折叠时空。它那萝卜状的形体在星光照耀下呈玫瑰色，密布的裂缝和沟回犹如脑状物质。六个附属的囊状副舱通过坚硬的运输茎管连接着中央主体，虽然体量较小，但同样形似植物，机体上叶脉清晰，显得神秘莫测。

大约有一万五千名人类和天顶星人生活在那里，对于大战之后的地球人口而言这个数目非常可观。这些男女大部分都在无重力的卫星工厂内部工作了六年，为了建造一艘星船，一艘新的太空堡垒，它即将启程前往泰洛，去面对机器人统治者以消除那未来的战争威胁。

瑞克·卡特中将和他的密友及信赖的指挥官麦克斯·斯特林，也都是其中一员。此时，他俩正在将领住区的一面观景窗前，观望着零重力建设人员对巨船那故弄玄虚的上部结构实施最后的工序。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是否准备好了，”瑞克说，转身朝房间中央迈了三大步，“有太多不确定因素，很多事情可能会出

错。”

麦克斯紧随其后，赞同地笑笑。“说吧，会出什么错？”

瑞克回身望着他：“也许是我还没准备好，麦克斯！”

瑞克说这话时声音沙哑，麦克斯不由笑出声来。“准备？都已经六年了，瑞克。你还想再准备多久？”

“也许，是我不再那么勇于面对未知了。”瑞克耸耸肩，垂下了目光，“我是说，有些事我们已经做的很好了。为什么还要损害它，干预它？”

麦克斯搭住好友的肩膀，热情地摇晃了一下。“瞧，你和丽莎彼此相爱，那就不该再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大家都在为你们的婚礼兴高采烈，你还想怎样，当着一万名来宾的面甩手离开？”

这话起了作用。瑞克想了想，自嘲地笑了。

随着时光流逝，瑞克和麦克斯都成长了很多，尽管外面的世界依然未变；这一年的三月他们都29岁了，也都拥有了一些美好的回忆。相比过去战争期间，现在的瑞克更加高大挺拔，身形强壮，远征军的高领军装和束带更衬出他的坚定干练。他身穿黑色长尾制服和紧身裤，胸前有十字形饰带，护肩外挑。他仍留着那头漂亮的黑发，那是当年太空堡垒防卫军变形机飞行员的时尚。麦克斯也还保持着一派招牌般的无邪面容。当瑞克、朗博士和丽莎·海斯投身于SDF-3工程时，麦克斯正在南大陆^①建功立业，尤其是在2015-18年的“不满者起义”（即天顶星人叛乱）时期。他依然像过去一样，喜欢染一头蓝发，戴特大号的飞行眼镜而非隐性眼镜或视力矫正手术。尽管视力不佳，他的飞行技术却从未受任何影响。

瑞克又回望了SDF-3一眼。“现在大家都要坐上豪华轿车

^① 作者杜撰的第一次宇宙大战后的新地名，与现在的南美洲基本一致，是南十字军在“不满者起义”时期的势力范围。

了。”他有点得意地笑。

SDF-3是一个混血产物，它采用了布里泰旗舰的船体和推进装置，也安装了大量从SDF-1和SDF-2上抢救出来的设备。按照朗博士和爱克西多的要求，它的设计更接近天顶星战舰而非人类战舰。它就像一只不能变形的太空巨妖，身上竖立的鬃毛是雷达天线，深红表皮上的水泡则是扫描端口和激光炮塔阵列。

“我们保证会让你和丽莎坐在后排的，”麦克斯说，“至少也能坐上几个小时。”

瑞克在房间那头笑了起来，站在窗前的麦克斯也笑了。地球那无与伦比的美景洒满了整个观景窗，阳光在合金船体和无数穿梭机的机翼上闪耀着。瑞克眺望着地球，陷入了沉思。

“丽莎什么时候回来？”麦克斯问。

“明天。但我想下去接她。”

麦克斯对此很赞成。“我和你一起去吧。”

“你总是这样。”过了一会儿，瑞克说。

在那个宿命的2014年冬天，SDF-1和SDF-2毁灭之后，新麦克罗斯市的姐妹城市纪念碑市开始成为地球非官方的首都。新麦克罗斯市的辐射残余物已被铲平，填入了几乎蒸干的格罗佛湖。三座巨大的人造山丘标志着两艘太空堡垒和摧毁它们的天顶星战舰的长眠之地。而在人造山丘建成之前，勇敢的机器人技术学家自愿组队，甘冒慢性死亡的危险，在废墟中竭尽所能抢救物资。

无论如何，曾经两度复活的麦克罗斯不会再浴火重生了，人们别无选择，麦克罗斯这个名字只能留在了传说里。从新麦克罗斯市向西南方穿过崎岖不平的山脉，就将到达纪念碑市。这座城市正竭力继承发扬过去的传统。这一点在SDF-3启程后将

会改变，不过在2020年当时，它和2014年的麦克罗斯市没什么两样。并非人们感受不到空气中涌动的险恶暗流，只不过泰洛远征任务是大家心中的头等大事，这阻止了后续形势的滑坡。

纪念碑市是地球联合政府的所在地，但这座年轻城市中最重要建筑物却是新成立的南十字军总司令部。南十字军来自南大陆，是一支发家于不满者起义时期的政治军事党派，后来取代了太空堡垒防卫军的当权地位，而防卫军的绝大部分人力则被内定加入了远征任务。总司令部是一座大型综合建筑，中央塔群犹如高悬的白色十字军圣战军旗，高科技的塔尖饰以中世纪风格的雉堞城垛，向全世界昭示着南十字军的理念和精神。

此时这栋建筑里正在召开一场最终记者招待会，由远征使团全权大使委员会、太空堡垒远征军，以及南十字军成员联合主持。埃米尔·朗博士和天顶星大使爱克西多是十二人委员会的发言人，冈瑟·莱因哈特准将和安纳托尔·伦纳德元帅则各自代表了军方的两大派系。这场招待会规模很大，大厅内几无立足之地，人们互相推搡，争先恐后，闪光灯此起彼伏，大量提问投向这四个人。这些问题来自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以及一些独立的地方势力，比如远在南大陆的洞穴城和巴西利亚。

朗博士正在努力回答其中一个问题，这时又有记者第三次提出了地球在SDF-3启程之后将面临的潜在安全问题。作为机器人技术领域的一代宗师，朗对这些世俗的忧虑并没多大兴趣，但他仍然尽力重申了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并再次介绍了早已在新闻发布中报道过的启航细节。

“目前我们正在确定全体船员的最终名单，发射日程上不会有任何问题。如果我们要避免第二次宇宙大战，我们就必须和机器人统治者进行和平接触，并跟他们建立互惠的协作关系。这就是SDF-3的使命。”

不满的窃窃私语迅速蔓延开来，更有几个记者忍不住破口大骂。可在这种时候，面对朗博士这样的人，他们又能指望得到怎样的明确回答呢？自从朗博士走上这条高深莫测的道路后，也许整个地球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科学家才能理解他。大多数时候他看起来更像个外星人，就跟天顶星人差不多。早在麦克罗斯岛时期就已经有很多关于他的谣言和猜测，那时SDF-1尚被称为“来访者”，他、格罗佛、福克、爱德华兹等人对那艘天外来客进行了第一次侦察。有人说，他得到了天顶星人的脑力提升^①，大剂量的史前文化将他的大脑回路和太空堡垒自身集成在一起。而他那双如大理石般黑洞洞的眼睛，也更让传言活灵活现。尽管这几年他越来越频繁地公开亮相，接触外界，但作为新世纪以来机器人技术发展的幕后一把手，他仍像个神话人物般高高在上。

“我想借此机会再次强调，太空堡垒远征军正准备执行一项外交使命，”爱克西多主动补充，“SDF-3将前往机器人统治者的老家，凡托玛行星的第三卫星——泰洛。”这个天顶星人走到讲台后的大型投影屏旁，屏幕上展开了一幅彩色示意图，正是那颗带尘环^②的巨行星所在的行星系统。

“机器人统治者至今已有六代人没有亲自参战，但我们无法预测他们会对我们的行动作何反应。因此，SDF-3装备了数量可观的机器人技术武器。一旦遭遇武装冲突，我们就可以充分地保卫自己。我还要强调，堡垒出发后，并不意味着地球失去了防卫力量。伦纳德司令和他的部下，完全有能力击退任何侵略者。而且由于地球目前尚未受到任何威胁，我们相信地球没

① 一项直接对大脑操作的信息技术手段，可以越过学习过程直接获得理性知识或感性体验。

② 类似土星环，由太空碎片、岩石或冰等组成。

有危——”

“我要打断一下。”伦纳德愤怒地站了起来。他已经忍耐了半场会议，可现在终于按捺不住了。爱克西多那个外星人！他竟然暗示SDF-3会比被弃的地球面对更多危险。这时大厅里的记者——当然都是那些南十字军安插进来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会议引向对峙局面——立刻借机准备拍摄激进魁伟的光头元帅对抗并大胜外星大使的场面。伦纳德仇视天顶星人，这一点在高层军官中尽人皆知，虽然从没见过爱克西多原有身量的样子，但他的微缩形态更让元帅反感；尤其是自从那些持宇宙大同论调的人类给爱克西多设计了造型之后，他更厌恶这个留着V型发尖，靠量身剪裁的制服来掩饰侏儒般身材的克隆人了。伦纳德常常希望爱克西多就是那些被自己镇压的南部天顶星叛乱分子中的一员……

“我可没大使先生那么乐观，以为地球没受到威胁，”伦纳德的脸上涌起了愤怒的红潮，“给我记住，SDF-3带着那些武器系统一走，地球就没指望了！很容易被攻击！远征军离开后，连卫星工厂都会变成一个完全没用的空壳。远征军已经把卫星工厂榨干了，而你也要让我们输得精光！”

“先生们，请别这样。”朗博士在他俩之间张开手臂，想打圆场。莱因哈特坐在伦纳德投下的巨大影子里，背靠椅子。他留着络腮胡，头上已经谢顶，只剩边缘一圈细软的灰发。

“他嘴上说我们安全当然很容易，”元帅咆哮，“一旦地球被攻击，他可是在银河系的另一头哪！”

“坦白说，我觉得您有点偏执，司令官，”爱克西多平静地说，甚至有点冷漠，“您所说的攻击是指什么，谁来攻击？从哪里攻击？”

伦纳德宽大的下颌抖动着，眼里闪出憎恨的光芒，甚至爱克西多也能感觉到。“大家都知道，没准有一支天顶星舰队正

等着我们解除武装呢！”

“够了，伦纳德司令，”莱因哈特终于开口了，“现在，杞人忧天的言论没有任何用处。”

伦纳德在密不透风的闪光灯中咽下了即将出口的斥责。他明白自己在总参谋部的地位还不够稳固；此外，他也已经说出了该说的话。

“先生们，你们这是在剥夺我们的防御力量，”他最后喊，声音在整个大厅里回荡，“一旦太空堡垒离开地球轨道，我连一群鸽子都防御不了！”

这次记者招待会是向全世界实况转播的，也包括月球基地、自由号空间站和卫星工厂。正当很多人关注于伦纳德争论事件的来龙去脉时，卫星工厂上有个观众对此只是一笑置之。此人正坐在自己宽敞的住所里，手拿一杯酒，双腿交叠架在监视器上。伦纳德表现得过火了，不过他的演出多少会起到预期效果。T·R·爱德华兹少将这样想着，顺手把酒杯放到一边。

爱德华兹那时就已明白，有朝一日南十字军会执掌大权。如果有必要的话，拉斯洛·赞德教授会一直关照此事直到实现为止。还有莫兰参议员，南十字军花费多年把他扶上高层，也终将坐上为他预留的位子。

爱德华兹的手指抚摸着面部凸起的伤疤。这条伤疤贯穿了他的前额和右脸颊，从发际到鼻梁划了一道对角线，又反向延伸到下颚底部。在伤疤形成的畸形三角形的顶点，一只眼球已经没有了，眼窝缝合起来成了一道深色疤痕。他并不打算立刻收获这些来自复杂阴谋的成果，一切都得等到他从泰洛回来之后。首先，他要和老对手清算一笔旧账，那是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的刻骨仇恨。

离南十字军总司令部不远有一个纪念碑市的高档购物区，丽莎·海斯将军正在那里试穿婚纱。她挑选了一套可能很符合已故父亲审美观的婚纱，看上去非常传统，几乎是美国内战前的款式，绸缎质地，装饰了很多蕾丝和薄纱，双层衬裙严严实实，长袖，朴素的圆领。相比之下，面纱就有点短了，头饰带上点缀着满天星和两朵丝绸玫瑰。两个服务员微笑着退后几步，给镜墙前的准新娘让出了中间位置。丽莎满意地点点头，把垂肩的褐色发卷轻轻拂开——这个发型她还有点不太习惯——然后她说：“好极了。”

在前厅，吉英·格兰特博士和米莉娅·斯特林上校正在奇怪为何丽莎要花这么长时间。她们倒不是因为担心，而是因为期待。对于吉英和米莉娅来说，今天也是个疯狂购物日，一周之内她们就将动身前往泰洛，在这次长途航行中，太空堡垒的肚子里可不会装上整个城市。再说谁又知道泰洛上的商店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两位女士离开卫星工厂时，麦克斯就是这样跟她们开玩笑的。她们各自的孩子也都带来了，戴纳和鲍威尔，都是八岁左右。现在，两个孩子无所事事，开始不安分起来。

鲍威尔长得很像吉英，有着纤细的面容和深蜜色的皮肤；他一直都不怎么健壮，不过瘦高个的金发小戴纳并不会因此就放弃任何机会来戏弄他。此时，鲍威尔正闷闷不乐地站在商店门口，戴纳从后面偷偷溜过来，猛地把他的SDF大檐帽扣到脸上。

“嘿，住手！”鲍威尔大叫，“你干嘛这样啊，戴纳？”

戴纳瞪大眼睛，一脸清白无辜地望着他，用装模作样的关怀语气说：“我什么也没做呀，是你自己的头变小了。”

“啊哈，谁的头变小了？”鲍威尔说，一边把帽子整理

好，戴正。

“好吧，我承认，是我不对，”戴纳回答，忽然很真诚的样子，“看来，我瞒不过你的火眼金睛啊。”

吉英和米莉娅在鲍威尔第一次大叫的时候就都注意到了，但她们早就达成共识，不去干涉孩子们的事情。尽管远征任务也把儿童列入其内，但鲍威尔和戴纳不在此列。鲍威尔是因为健康问题，而这也促使了吉英投身于医务工作。但戴纳的原因就没那么明朗了；这孩子是天顶星和人类唯一的混血儿，自从出生至今她一直被研究、测试、评估，最终被认为是珍贵的研究对象，因此与这次冒险无缘。说到底这还是赞德教授的想法，他是医疗组的领导，而麦克斯和米莉娅只得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理由。无论如何，这个决定现在已板上钉钉了，斯特林夫妇的密友爱默森夫妇，也就是罗尔夫和劳拉，向两对父母保证鲍威尔和戴纳在自己的照顾下将会像亲姐弟一样长大成人。

看着孩子们的争吵先是升级后来又降为嬉笑斗嘴，米莉娅想起了这些事。“瞧他们，吉英，”她用母亲特有的口气说，“你真觉得我们做的对么？”

吉英随手转了一下衣架，“当然，亲爱的。你知道的。”

两个女人相视苦笑。多少次她们自嘲着彼此的友谊；又有多少次她们怀念起吉英丈夫的姐姐——在凯龙自杀攻击中牺牲在SDF-1上的克劳迪亚·格兰特。若不是丽莎正好在这个时候身穿婚纱出现，她俩的话题也许又要转到这上面来。

“嗯，你们看怎么样？”丽莎问，转身让她们好好看看。

多年来一直留着一头祖母绿般头发的米莉娅，看到丽莎保守的婚纱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但吉英说：“我看你选的这件很漂亮，将军。从上到下，有板有眼，就跟你的船一样。”

“是啊，可它怎么才能穿越超太空呢？”米莉娅想了想，问道。

“你们两个……”当她们对她的婚纱指指点点时，丽莎笑了。没人注意到店里又进来了一个人，直到一个女声响起：“对不起。”

丽莎抬起头，惊讶地吸了一口气。站在门口的是林明美。就在五分钟前丽莎还想到了她，那时她正在镜子前打量着自己三十五岁的脸上留下的岁月新痕迹，还把自己和那个似乎青春永驻的影视歌星进行着比较。

“我——我希望我没有打扰你们，丽莎，可我听说你在城里，所以，嗯，我只是想在婚礼前向你祝贺。我是说，到了婚礼那天，那上面一定会热闹得忙不过来。”在过去的六年中，她们并没有形同陌路，但自从五个月前正式宣布婚礼日期之后，她俩就再也没见过面。“我希望我能帮得上忙——如果你允许的话，丽莎。”

“明美，”丽莎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难以置信，“这真是太意外了。别犯傻了，你当然能帮上忙，”她笑了，又补充说，“到这儿来。”

她们拥抱了，分开后又紧紧地握手，向对方表示敬意。明美的青春洋溢和光彩照人让丽莎不禁惊叹：她确实就是所有人生命中的那棵常青树。

“哦，丽莎，就让过去的事都过去吧。这衣服真美，我早就知道你会成为一个美丽的新娘。”

“明美小姐是对的，将军。”店主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热情地说。显然，明美这样的大明星能驾临他的小店，这让他很激动。他偷偷瞄了一眼街道，希望有路过的人看到明美进来了。

“我还是觉得她应该穿太空服结婚。”鲍威尔在房间的另一头说，而戴纳又把他的帽子拉下了前额。

“你们这些孩子！”当两个小孩再次开始争吵时，吉英责

骂了他们。

明美想看看订婚戒指，丽莎伸出了手。

“明美，你不知道能再见到你对我意味着什么。”她温柔地说。

“那个狡猾的小天顶星人已经完全控制了最高议会！”记者招待会结束后，伦纳德司令向罗尔夫·爱默森抱怨。

即将接手两个八岁孩子的爱默森，和伦纳德司令相比，无论在外表上还是思维方式上，都是截然相反两个人；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工作关系。爱默森少校相貌英俊，轮廓鲜明，五官清秀，确切地说，他其实是太空堡垒防卫军的一员；不过如今在总参谋部里他成了各个军事派系之间类似联络官的人物。爱默森很清楚伦纳德的仇外情结，也知道在不满者起义时期元帅所遭受的“腿伤”丑闻。爱默森自己则很愿意消除不同种族之间的隔阂，甚至他本人最亲近的朋友里还有好几位天顶星人。

“真没法相信，”伦纳德骂道，尽管爱默森的办公室里光线昏暗，他制服上的黄铜带扣仍在熠熠发光。“外交任务……如果真是外交任务，他们干嘛要把我们造的所有的机器人技术武器全都装到那艘船上？”

“这叫‘炮舰外交’，司令。”爱默森回答，尽量想认同这一点。当巨人战士一族已在银河系中消亡之后，爱克西多勋爵和布里泰声称他们对机器人统治者在战争机器方面的了解并不深入。

“是吗，我叫它‘蠢蛋外交’，它会害惨我们的星球。”伦纳德在爱默森的办公桌前来回踱步，“这儿真够臭的，少校，但和通风系统无关！”

2

在众多的讽刺和倒退前，在斗争、背叛、征服和出卖里，在对那些变异之花的争夺中，在这个狂乱的世界里，人们很容易会遗忘了战争的真正意义——并不是很多人所宣称的生命之花，而是它那被神化了的衍生物：史前文化。尽管有一段时间瑞吉斯好像也忘记了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瑞金特的因维人，机器人统治者，或是远征军没有把它作为自己的目标。史前文化是其机甲所必需的能源，能把他们的战争机器不断地升级再升级。可是它却从这个银河里消失了。它戏弄了我们所有人！

——赛利格·卡勒，《泰洛星战役》

伦纳德司令的恐惧终将成真：机器人统治者的巨船将会来犯地球，但那已是在十一年后了。如果不是伦纳德之前犯下的罪行，那么历史很可能会为他正名的。不过，命运还是留给他一个安慰：在他阵亡两年之后，因维人才将大举入侵。那时地球会被占领，正如伦纳德的预告，也正如泰洛星现在的绝

境——那颗行星，同样因为其主人大军远征，徒留后防空虚，而终遭沦陷的命运。

然而，因维人这段日子也并不怎么自信。奥普特拉——他们的母星，和泰洛星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数代，因维人在火力上又一直处于劣势。最终，他们整个社会结构所赖以生存的基础——生命之花被夺走了；更要命的是，在这场名为战争的游戏里他们还太显稚嫩。而另一边，机器人统治者则老谋深算，他们醉心于史前文化，支配欲极度膨胀，更急于改变自己——并非通过灵修获得进化，而是通过对物质的直接征服。他们挥霍无度，贪得无厌；他们一手创建了巨人种族，保卫自己的帝国；后来还不满足，又克隆出整整一个社会族群，来实现他们幻想中的游戏法则。他们抛弃泰洛的时候带走了种族里最好的品种，只留下了三大长老、几百个被淘汰的不完善克隆体，还有一群泰洛克隆时代之前的原生人——这些最低等的个体就和原始的自然人差不多，对于已经如日中天的统治者们毫无用处。

泰洛，凡托玛十二卫星中的第三颗，并不是机器人统治者最初的故乡；但他们成功地从一颗外围卫星迁移到了这片从未开垦的不毛之地。首都泰雷西亚，是一个古典建筑和超高技派^①设计的混合物，它是地球上唯一的城市；而它的居民们也都早已知道因维人即将兵临城下。

可即使知道……却仍只能坐以待毙。

预警笛声和呐喊声在午夜响起，城里的原生人四散奔逃，争相赶在夜袭之前冲进地下掩体。低等克隆人不知所措地徘徊在街头，而本该统领全族的三长老，却临阵脱逃，自顾躲进统治者们在大军开拔之前特地建造的安全密室。但就在这警报声

^① 古典建筑是古希腊与古罗马建筑的合称；超高技派是作者杜撰的一种新建筑流派名称，以表现超高科技为特色。

响彻全城的危急时刻，有两个人仍在坚持工作。那是科学家卡贝尔和他年轻的助手——雷。

“不管他们是谁，”卡贝尔说，手指飞快地向实验室数据网络输入一连串指令，“这些家伙在莱拉克的前哨阵地登陆了。”

“卡贝尔，你觉得他们是什么来历？”雷站在老人的身后问。监视器上，十几艘亮橙色的贝壳状运兵舰，正在城市西部崎岖的山脊上方盘旋。网络终端吐出了一张数据卡，卡贝尔立刻把它插进旁边一台仪器。

“我觉得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孩子。”老人头也不回。好几艘贝壳舰陆续着陆，战斗机甲正从前部坡道上疾射而出。

“城防系统救得了我们吗？”

卡贝尔没有回答，反而开始观察前哨阵地边缘的几架远程监视器，当他伸手掠过控制台时，长长的白胡子擦到了台上的按钮。他看上去几乎就是一个巫师，流苏镶边袍子和月桂饰领披风包裹着魁伟的身躯，头顶高凸无发，眉毛和髭须却又厚又白。他的年纪足可以充当雷的父亲，当然事实并非如此。雷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青年，长着一张精灵般永远年轻的脸和一头浓密的暗蓝色头发，身穿裁剪合身的制服，品蓝色短袍垂在肩后。

“我们抵挡不住的，”过了一会儿，雷对卡贝尔的沉默做出了回应，“泰洛现在只剩老弱病残了。”

“安静！”老科学家说。中央显示屏上，运兵舰正在起飞，能量流动图在五六个小屏幕上滚动显示。“他们想干什么呢？”

雷指了指一个辅助显示屏。“说真的，卡贝尔，我更关心他们丢下的这些怪兽。”从屏幕上可以看到，一波波悍猫般的装甲兽群，正从降落点奔涌不息地朝前进发。

卡贝尔靠向椅背，捋着胡须，沉思地打量这些画面。“它们更像是无人战机，而不是怪兽。”兽群中的一只停了下来，好像正紧盯着监视器。卡贝尔拿起镜头仔细观察，发现那只四脚兽长着锋利的爪子和毒牙，肩上还有犄角。

“它发现了远程监视器！”雷说。那大猫的眼睛开始发光，刹那间，铁爪猛击上监视器，图像消失了，屏幕上只剩一片雪花。

因维人已远离故乡——如果奥普特拉还算是他们的故乡。他们和机器人统治者帝国的斗争固然充满了复仇色彩，但去征服像卡巴拉、普拉西斯还有史菲利普这样的星球却另有目的。因为佐尔在那些星球上播下了生命之花的种子——那个叛国科学家昔日的大发现已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恶果，对此他做出了最后的补偿。可在那里开放的花朵却没有繁殖能力，顶多只能算是变种；因此因维人的所有搜寻都是为了找到一把钥匙，一把能够开启佐尔科学之秘的钥匙，那就是：他亲手藏匿在太空堡垒里的史前文化母体。

那个传奇装置从未被朗的研究团队发现，而如今，太空堡垒已长眠在新麦克罗斯市那数以吨计的土石废墟下，因维人的搜寻根本是南辕北辙。不过，现在他们对此还一无所知。

生命之花本是因维人最关心的，因为那是他们神圣的大餐。但自从佐尔丧生于因维军队之手后，他们的目的却微妙地扭曲了——佐尔不但通过诱惑女王瑞吉斯而得到了生命之花的秘密，还让这个种族传染上了一种病态竞争的恶习。仅仅过了一代人，因维人就重塑了自身，还利用可自生的史前文化能量打造了自己的星际战争武装——碟形飞船舰队、两足蟹形战机，以及无自主意识的无人机部队——也就是无机兽军队。但

这些基本上都是摄政王瑞金特的成就，和女王无关。于是，分裂就产生了，而这种分裂终将影响到地球那风雨飘摇的未来。

因维人的舰队悬踞于泰洛上空，全军上下都在风传瑞金特决定亲自率军进攻。无机兽连队早已部署到卫星表面去解决地面抵抗；现在，因维旗舰的船坞区内，一千名因维步兵正整装待发，还有两百架螯击蟹将受命跟进。

未经武装的因维人体形颇似灵长类动物。他们左右对称，六到八英尺高，肌肉强健的双腿可以直立行走，前臂、肩膀和双手结实有力，手上各有四指，大拇指可以反向。但他们的颈上部分却更像蜗牛，粗大的长颈经常弯折着平行于地面，颈部尽端鼓出一个小小头部，双眼分于两侧，突出的吻喙上连有一对触角。这种原始形态的因维人是无性的，全身皮肤就像低等爬行动物一样呈绿色。因维摄政王瑞金特的外形和普通因维人基本相似，只是更加威武雄壮。他大约二十英尺高，紫色皮肤，颈后伸出一大片肉甲直垂背后，就像戴了一块粗皮披肩——这块披肩会像眼镜蛇一样胀大如鼓，整片表皮鳞次栉比，长满了眼球般的感应器官。

此刻，旗舰指挥官正在瑞金特的穿梭艇前单膝下跪。穿梭艇舱门嘶嘶升起，耀眼的光芒倾泄而出，照在指挥官的深红盔甲上。他恭顺地俯向地面，右手放在胸前以示尊敬。

“殿下，无机兽在泰洛上只遇到了轻微抵抗，”他报告，透过钢盔传出的声音略有变调，“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机器人统治者的踪迹。”

瑞金特站在穿梭艇探出的坡道上，巨大的身体和飘动的蓝袍堵住了整个出口。

“毫无疑问，那些胆小鬼一定是怕死躲到床底下去了。”瑞金特说，声音异常低沉，仿佛来自船体本身。

指挥官微抬起头，机械调节器随之呼呼作响。“我们敬爱

的女王对您的战略有所异议，殿下，”他左手拿出一个录音盒带样的东西，“她让我给您这个。”

“音盒？”瑞金特有些迟疑，“我太太真是体贴周到，”他接过那个盒子，“我简直等不及要听它了。”

他打开了音盒，一边离开船坞区朝旗舰内的长廊走去。指挥官和一支十人小队在他身后列队护卫，铁甲的脚步声回荡在巨大的空间里。

“你真的认为在这个肮脏的星球上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吗？”合成的女声开始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白痴。你这次入侵是最愚蠢的——”

“我听够了。”瑞金特说，关掉了音盒。“告诉我，我们亲爱的女王在哪里？”过了一会，他问指挥官。

“她已经回到她自己舰队的旗舰上去了，殿下。”当瑞金特走到自己的舱房时，指挥官突然想起来补了一句：“要我告诉她您想见她么，殿下？”

“不必了，”瑞金特厉声说，“她离得越远越好。你关照一下把我的宠物送到船上来了就行了。这场战争不需要她参与。”

护卫小队整队离开。门自动关上了。

驻守莱拉克前哨的原生人民兵被轻易击溃了。就他们手头那点武器来说，他们已经表现得非常英勇了，只可惜对付无机兽还远远不够。因维的先头部队全部由猫形机甲组成，但之后还有好几个连的刃爪兽、探地兽和螯拳兽滚滚而来。这些恶魔般的两足步兵也都是因维人的仿生战机，外形有点像因维突击蟹和螯击蟹的纯骨架体。

莱拉克区尚在工作的监视器仍有信息不断传回实验室。刃

爪兽的示意图出现在卡贝尔的屏幕上，全角度旋转着。

“只有一个物种能制造这样的机器。”卡贝尔平静地说。

“因维人，”雷说，“只是时间问题。”

“这是他们的典型战略——先用无人机清除一切障碍，然后才亲自下来。占领泰洛之后，他们又会让这些东西来监管我们。”地狱猫在屏幕上渐渐成形。“可这些机器还是很奇怪。它们几乎是……”

雷看看屏幕，又看看老人的脸，揣测着话里含意：“毫无希望了，是吗？”

“我可没那么说，孩子，”老科学家回答，倾身向前开始研究数据流，“这种猫形无人机和其它几种两腿机器差不多，都是由电脑控制，不能自主行动。所以，它们必定是依靠外界的某种集中动力源来运作的。”他在椅子上回过身，看着他的助手，“那就是它们的弱点，整个系统的命门，我们必须利用它。”

“卡贝尔——”

“对付一个目标不是比一千个容易吗？如果我们找到了那个动力源并破坏它，这些可怕的机器就动不了了。”

房间另一头闪起了警报灯，灯光下卡贝尔来回踱步。“无机兽已经逼近城市了，现在来看看它们怎么对付真正的火力。”

“生化机器人！”雷激动地叫。

“它们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瑞克和麦克斯这次飞回地表并没有兴师动众，只是把丽莎、米莉娅、朗还有司令部其他成员一起接回卫星工厂。他俩都知道这短短的飞行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回地球了，以后不知

还要多久才能再回来，不过谁也没有太在意。麦克斯仍在对要把戴纳留在地球忿忿不平，除此之外他全心投入了远征任务。至于瑞克，他正专注于即将到来的婚礼，甚至已经开始把远征想成一次目的浅显明确的旅行。因此在回程途中，他对穿梭机会议室里的讨论漫不经心。

“但愿这计划能成功，”乔纳森·沃尔夫说，“乔装成天顶星人的飞船……也许会弄巧成拙的。”

“哦，上校，你忘了你们地球自己的历史了，”天顶星大使提醒他，“希腊人和特洛伊木马的故事。”

“我想你是把神话和历史弄混了，爱克西多勋爵。您说呢，将军？将军？”沃尔夫问。

瑞克刚从重重心事中回过神来，发现桌边所有人都在盯着他。“嗯？抱歉，我，我正在想别的事情。”

于是沃尔夫简要地重述了一遍：到底要不要伪装行军，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颇有争议。爱克西多和朗认为泰洛的防御系统可以消灭一切外来船只。根据天顶星人的说法，机器人统治者和一支名为因维的种族长年交战，无论是谁，只要擅自进入瓦利瓦恒星系都会被视作侵略。而沃尔夫以及参谋部另外几名军官却指出，即使天顶星人自己也不见得会受欢迎。毕竟他们非但没能夺回SDF-1，还和本应去剿灭的“小小地球人”结成了同盟。

瑞克听着沃尔夫的发言，不禁对其出众的口才和宽广的知识面暗自惊讶。沃尔夫上校羽翼渐丰，不仅指挥能力出众，徒手格斗也高超卓绝。他英俊、善辩，极具个人魅力，常常戴一副扣面墨镜，深色头发光滑地向后梳拢，唇上的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他的沃尔夫战队声名远扬，战绩辉煌。在南大陆平定不满者起义期间，他和他的气垫坦克陆基部队表现抢眼，引起了麦克斯·斯特林的关注。那场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天顶星人

一提起沃尔夫就无法掩饰敬畏之意。只要读过敌控区^①扫荡行动的解密档案，任何人都会明白为何沃尔夫的名字会和布里泰一样对天顶星人来说如雷贯耳了。

“我只想，伪装了战舰还装满了战机，这样只会破坏这次任务中所谓的外交使命，”沃尔夫轻哼了一声，“难怪伦纳德和南十字军高官总要把你们驳得体无完肤。”

“那他们还想怎样？”麦克斯问，“让我们挂着白旗开到那边？那倒是不用浪费精力谈判了。”

“希望不用大动干戈，”瑞克终于发话了，他紧了紧座椅上的安全带，“据我们所知，机器人统治者在没有天顶星人的情况下可能毫无还手之力。”

爱克西多摇摇头。“我可不指望这个，将军。”布里泰早就给大家通报过，机器人统治者在佐尔遇害之前就已经开发了气垫飞船和生化机器人等机甲。

“先生们，战略讨论阶段早就结束了，”朗在瑞克开口之前插话了，“我们都支持过这个方案，而且现在改主意也已经太晚了。”

“我同意。”麦克斯说。

“看，我同意。”沃尔夫对在座所有人说，“我只是希望大家达成一致。我们要举手表决吗？机器人统治者肯定不会上当，至少不会长时间被骗。”

“不一定，”爱克西多回答，“可如果老让不确定因素来影响我们，那我们就永远别想出发了。”

“我和大家一样，也有很多疑问，”瑞克在首座上说，“但是，时间紧迫，我们得抛开这些问题。就像俗话说的，现在木已成舟了……”

——说得真勇敢，卡特。话音犹在，他心里却这么想着。

^① 不满者起义时期的天顶星叛军控制区。

等到我去走红地毯的时候，也得不断这样提醒自己。

在卫星工厂副舱的一角，两名防卫军军官正注视着穿梭指挥机慢慢靠近。其中一个年轻的少校，目光热切，他刚被任命为T·R·爱德华兹将军的副官；另一个就是将军本人，他面带残疾，一块不规则的黑色合金罩遮住了右脸和大半头部，卷曲的金色长发沿着暴露的左脸颊垂落到制服领口上。他颧骨很高，下巴方正，即使遮去了半边脸，仍可算得上相貌堂堂——当然，这得先去掉那眉眼和下挂嘴角之间的残酷表情。

“说说看，本森，”爱德华兹说，独眼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穿梭机的航向，“你对那位杰出的中将究竟知道多少？”

“我知道卡特是拥有最高授勋的英雄之一，长官，”本森面对将军宽阔的背影说，“在宇宙大战期间领导骷髅中队，太空堡垒被毁后担任太空堡垒防卫军的司令，现在将要和他结婚的是上将……就这些，长官。”

爱德华兹负着手：“没错。高层就喜欢奖励那些最后出现在正确时间正确地点的人。”

“长官？”本森问。

“你有没有在学校的历史课本里读到过罗伊·福克这个名字？”爱德华兹回过头，一脸恶毒，“那才是真正的变形战斗机王牌飞行员。我还记得那时我把整个蓝天烧成一片血红，就为了锁住他的尾巴……可你太年轻了，是不会记得全球内战的，不是吗？那些真正的英雄。”爱德华兹身体前倾，指尖用力压在观景窗的超强玻璃上。“你知道吗，福克把自己的本事全教给了卡特。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福克没死，他就会是今天的卡特，少校——卡特就是福克。”

本森紧张地咽了下口水，不知如何回答，甚至不知该不该

回答。

爱德华兹手抚面罩陷入了回忆。他强迫自己回到当年那片痛苦的战场——天顶星密集的炮火摧毁了超级大炮，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基地瞬间变成了烈火地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活了下来。那女人毫发未伤，畏缩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被火海吞没；而那个男人，他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他跪着，不知羞耻地把残破的眼球拼命塞回眼眶；他紧捂着脸，想把脸颊上的血肉按回原处。当他看到一架变形战斗机在硝烟中独自现身时，那一刻他有多么狂喜！可那个飞行员只是来救那个女人的，和其他任何人无关。是那个女人被带到了安全地方，是那个女人后来一路高升，却再没有人来过问男人的死活，他被留在外星人制造的人间地狱中等待死亡……

“哈，本森，这会是怎样的一场婚礼啊，”一阵愤怒的沉默后，爱德华兹开口了，“瑞克·卡特和丽莎·海斯上将夫妇，多少颗星都凑一块儿了，可惜全是灾星。生生世世，永结同心……”

“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本森回答，不太自然地笑了。

爱德华兹转过身，面目扭曲，爆发出一阵大笑：“没错，少校，太对了！”

当大部分天顶星人在全银河系展开一场浩大搜捕，寻找佐尔的飞船以及其中隐藏的史前文化母体时，机器人统治者开始优化生化机器人。这种不可变形的巨型骑士，高达六十英尺^①，由低等克隆人驾驶，作为机器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警备力量，负责管理泰洛帝国各个遥远的世界。有了这支武装，天顶星军队才得以不断对外南征北战，开拓疆土，与因维人争斗不

① 1英尺=30.48厘米，60英尺大约等于18.3米。

息。机器人统治者从没想到有朝一日史前文化会短缺，更没想到他们的天顶星战士会在第四星区的一隅被一种名为“爱”的简陋武器打败。就这样，保护统治者帝国并抵御因维人来犯，成了生化人的重任——这既是偶然，也是依赖史前文化的必然结果。然而，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仍无法抵挡装备了等离子炮和能量光弹的因维突击蟹和螯击蟹。而且，随着史前文化渐渐枯竭，他们就连那些毫无智能的无机兽都难以招架了。

“不计其数。”卡贝尔说。他和雷刚目睹了泰雷西亚第一道防线的陷落。留在泰洛指挥生化人部队的克隆人首领是二流货色，所以这场战斗根本没打好。统治者几乎就是把家园拱手让给了敌人——卡贝尔心里暗想。那些远航的太空巨城，满载了高等克隆人，已经成为机器人统治者的新家；他们压根就没打算回泰洛。

生化人部队大势已去。即使遥控地雷轰倒了一波又一波地狱猫，也只不过是把注定的失败推迟一点而已。生化人战士们挖战壕，树路障，找掩体，不停开火直到枪管烧红，弹药耗尽；当无机兽终于突破防线后，他们只能拿出自古以来的最后一招——肉搏。卡贝尔对他们并无同情，但眼看着中央显示屏上的场面，更强烈的悲伤和失落淹没了他。现场传声器送来克隆人的哀号，绝望中他们互相大吼大叫，那本是统治者最钟爱的合成人声，现在听来却极度刺耳。

“它们太多了！”一名蓝色生化机器人驾驶员冲战友喊，只一瞬间他就被两只猛跳过来的地狱猫打爆了头。另一个蓝色战士向敌人倾泄出最后的子弹，紧接着，无机兽就把他连人带机一同撕碎。

卡贝尔感到有点恶心，他站起来关掉了现场声道。“生命之花，他们就是为那个来的。”他疲惫地对他的学生说。

“可它早就从这里绝迹了，都不知几百年没见过了。”雷

坐进了控制椅。

“那么他们要找的是史前文化母体。如果还不是，那就是来报复统治者对奥普特拉的所作所为。”

雷专心地注视屏幕。刃爪兽和地狱猫正在大肆破坏生化机器人基地，它们眼睛血红，好像烧红的木炭，尖牙上沾满了克隆人战士的鲜血。“就算把整个星球都撕碎了他们也不会找到想要的东西啊。”

“没人不在乎因维人是否讲逻辑，孩子，他们只是要翻个底朝天。”

“现在城市马上就要陷落了，那些无人机简直无法阻挡。”

“胡说！”卡贝尔生气了，“它们看起来是很吓人，但绝不是无法阻挡。”

雷猛地站了起来。“那我们赶快去找出它们的弱点吧，卡贝尔，”他从披风里拿出一把手枪，填上子弹，“那样的话，我们就去抓一个来研究。”

3

尽管佐尔在努力弥补自己的发现所带来的苦难，可他的过错还是日积月累，越理越乱。他把飞船送到了地球，却只是让天顶星人循迹而至；他把史前文化母体深藏不露，却只是给了机器人统治者更充裕的时间来发动战争；他在无数世界播种生命之花，却只是给它们召来了因维人的铁蹄……除了不公正，他还留下了什么？在复现佐尔的形态和动机的过程中，瑞金特和瑞吉斯都前所未有地成了贪欲的奴隶。可是，机器人统治者帝国内部也在到处封杀佐尔的形象，这其中又有什么奥秘呢？

——布鲁姆·耐斯特菲格，《因维人的社会组织形态》

莱因哈特准将当天早些时候刚回到卫星工厂，现在就来迎接回航的司令部人员了。他向朗、爱克西多勋爵、丽莎和瑞克通报，说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最后一批物资正从地球运来，一万名船员中绝大多数已经在卫星上待命，很多已登上了SDF-3。当麦克斯和米莉娅到来时，这些人正站在一面巨大的六边形观察窗旁，窗外就是零重力中央建设舱。过了一会儿，沃

尔夫上校和吉英·格兰特也到了，还带来了戴纳和鲍威尔。

这里可以纵观SDF-3的船腹。丽莎一直不满意它的船头形状，按照她在公共场合的委婉说法，她希望船头不要显得那么“生殖崇拜”。可主炮两边的悬架就是那样的，犹如两条长角的肿胀附肢，占据了这艘猩红色飞船的三分之一长度。也许它的武器比不上SDF-1主炮，但至少看起来还是很雄伟的。焊接船和物资飞船在舱外漏进来的阳光下穿梭，一队天顶星巨人正对堡垒左舷的一个天蓝色传感泡施工作业。

“我们先要飞多远才能进行空间折叠？”沃尔夫问。大家对当年SDF-1在麦克罗斯岛附近进行折叠的后果还记忆犹新。

“到月球轨道应该足够了，”爱克西多告诉他，“朗博士和布里泰都这么认为。”

“正说呢，”丽莎向四周看去，“布里泰也应该来这里的。”

米莉娅立刻笑了：“可能他忘了。”

“最近他挺忙的。”瑞克替布里泰说话。

“好吧，我们不能再等了，”莱因哈特摸了摸光光的头顶，“我们还有一些最后的细节需要讨论，而且——”

就在这时，小戴纳响亮地倒吸了一口气。大家同时转向她，先是看到孩子惊讶的脸，然后又顺着她的目光朝门口看去。

一个大高个站在那里。

这群人里有一半只知道布里泰是个六十英尺高的巨人；可即使在微缩之后，他仍然蔚为壮观——身高将近八英尺，一身戎装，头戴面具般的头盔，只露出嘴和突出的下巴，看起来更像是个漫画英雄而不是天顶星军官。

没等众人开口，他就大步走来，左右手分别举起丽莎和米莉娅，一边一个托到自己的双肩上，话音低沉：“难道我这

么重要的人都不值得你们等吗？你们这些小小地球人太没耐心了。”

他让那两个女子抗议了一会儿，才把她们放回地面。

“真没想到还能再看到你变小的样子。”丽莎说，一面拉正制服。过去布里泰唯一一次同意微缩身体，那还是在寻找SDF-1的史前文化母体的时候。

“把新娘交给新郎的应该是个人，”布里泰很认真地说，“而不是巨人。”

黎明的到来意味着泰雷西亚的末日。贝壳运兵舰又回来了，张开大嘴吐出了灾难；这次它们运来的不是无机兽，而是蟹形的突击蟹和螯击蟹。它们凶狠地进攻，抛出白色湮灭光弹直飞向街道、住宅和废弃的神庙。原生人在掩体里挤成一堆，而那些无主的克隆人则成了城市的行尸走肉，投降了再被烧死。老弱病残们早已无人顾及，在侵略者的袭击下只能自行逃命。可他们根本不是幕后元凶的对手——他的爪牙漫山遍野，无所不在，没过几个小时城市已化为一片废墟。

炮筒和导弹架从隐蔽的炮台里猛弹出来，徒劳地喷涌着回击的火焰，生化机器人部队又一次面对猛攻，在橙红烈焰和眩目闪光中被炸得粉碎。金字塔形皇家大礼堂深处，有一支精兵部队在飞驰。他们驾着碟形飞行器，装备着强大的碟式枪和粒子束武器。他们加入了因维人的毁灭之舞，污暗地纠缠在城市上空，万弹齐发泼洒着不计其数的死亡。

在这个清晨，炮弹愤怒的螺旋轨迹铺天盖地，五颜六色的长短脉冲光束纵横交错。废墟的烟云之后，凡托玛正低悬东方，空中密集闪亮的爆炸光球几乎压倒了它的光辉。机甲犹如燃烧的冰雹纷纷坠落，在城市的版图上画出了无数道伤痕。

一架螯击蟹低飞着追赶一个老人，光弹从气垫座上射出。一击不中之后，因维人便开始在泰雷西亚的非凡建筑上大练射击，跳起致命的脚尖舞。雕像和装饰在白热中融化，五根标志着皇家禁区的反重力支柱也轰然倒塌。

最后，因维人的蓝色指挥机终于到来了。它们在隆隆炮声中穿过城市，行列齐整，固若金汤。当那些巨型战机大摇大摆地走上浩劫后的泰洛大地时，藏身地底的泰洛居民们无不惊惶失措地抱作一团；而头顶那震撼的脚步声，在闷热不堪的地下掩体里兀自回响不息。

卡贝尔和雷选了一个破旧荒凉的地方来诱捕地狱猫。随着泰雷西亚大部分城防系统被破坏殆尽，先前长达几小时的激烈战斗已渐渐平息，只剩下远远传来的一些零星枪声。一队两足无机兽正经过两名猎人静静守候的小道。雷抬起肩上的突击步枪，但是卡贝尔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

“可它们不会发现我们的，”雷坚持说，越过卡贝尔的肩头盯着外面，“现在机不可失。”

“不行。”卡贝尔毫不让步，“我想要的是那种像猫一样的无人机。”

无机兽走过之后他们便朝街道走去。刚开始卡贝尔要求走在阴影里，但不久后他们就越来越大胆了。雷知道老人是想捕捉一架敌方机甲，可他仍然对卡贝尔的方法心存疑虑。

“希望我们能抓住一个，而不是被它们抓住。”他疲惫地说，轻轻晃悠肩上的枪。

卡贝尔突然在街道中央停了下来。一种机械的咆哮声正从不远处传来。“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有人正在监视我们的行动。”

“我也正想这么说呢。”

“也许它们对我们的行为有点困惑，”卡贝尔沉思说，接着又继续前进，“它们大概以为我们都会惊慌逃跑。”

“我都忘了，为何我们没那样呢？”雷刚开口，另一阵咆哮声又传来了，“看来它们不再困惑了……快出来吧，你们这些魔鬼！”他也吼回去，举起了枪。

“在那儿！”卡贝尔突然叫起来。

那只地狱猫正盯着他们。它站在一片低矮的屋顶上，在他们上方不到二十码远。正午的阳光照在那只野兽的肩角、毒牙和锋利的尾巴上。然后它一跃而起。

“打昏它！”卡贝尔喊。雷开火了。

子弹从地狱猫的背上擦过。它愣了一下，但并没有停止进攻，仍径直向这两人扑来。年轻人没时间再开第二枪，只来得及将卡贝尔一把推开。猫一落地就猛地转身，雷又连开两枪击中了它，却如隔靴搔痒，毫无作用。

“孩子，快闪开！”雷听见了卡贝尔的喊声。他四下张望，惊奇地发现老人在短短几秒内竟然跑出了那么远——当然，这都是因为那头无机兽正在紧紧追赶老人。

雷紧追不舍，胡乱开枪，不久就看见他的老师滚下了碎石坡，跳进一艘栽倒的生化人运输舰的座舱里。地狱猫专注于自己的目标，没注意到雷，只是一个劲地抓挠舱盖。雷想给枪上膛，却发现子弹刚刚用完。他暗暗责骂自己，忽然发现身旁就有一架坠落的因维指挥机，其中一个炮筒仍装着弹药。

他小心地接近指挥机。它那报废的武器升了起来，胸甲的座舱门微微开启，一只四指手从缝隙里露了出来。雷爬上战机的铁臂，猛力拉开舱盖，旋即用枪指着敌人的脑袋。但那个因维人已经死了，球茎脑袋和肉柄般的脖子被劈成了两半。雷顾不上扑面而来的恶臭，迅速看了看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舱内结

构。对方右手握住的想必就是扳机了，而且那头地狱猫正好就在大炮的准星上。雷恶狠狠地低声咒骂着，跳进座舱，膝盖以下顿时陷进了粘稠的绿色营养液——然后他扣动了扳机。

一道深红色的脉冲光束击中了地狱猫。它被打得飞出三十英尺远，被一个光球困住，动弹不得。卡贝尔掀开舱盖，迷惑地朝那架破损的指挥机望去。

“你为什么救我？”老人用天顶星语喊，这是统治者帝国的通用语。

雷听见了。他本来还想在座舱里再装一会儿，又觉得不妥。于是他现身出来：“嗨，卡贝尔，这下安全了吧？你不会以为我丢下你跑了吧，嗯？”

老科学家皱起眉头。“你差点连我也打中了！你这小——”他咽下了后面的话，心服口服地大笑起来：“我的孩子，你真让我惊讶。”

雷跳到地上，走到生化人运输舰旁。“说真的，我自己也很惊讶呢。”他远远打量着自己刚用来开火的敌机，指了指那只地狱猫，“现在我们得好好想想怎么把这个东西弄回实验室去。”

“殿下，我们到处都找不到生命之花的迹象。”屏幕上，一名因维官员向瑞金特报告。

“不可能！你这笨蛋！”瑞金特朝屏幕吼，“这是机器人统治者的老家。一定会有的！去把整个星球搜一遍！”

因维旗舰的王座厅和奥普特拉上的因维城堡或蜂房一样，都是有机体。出于对史前文化的渴望，舱壁和传感装置看起来就像活体的神经组织系统。五脏六腑般的绿光和紫光脉动着，跟全舰的生物驱动力节奏一致。而那张契合体型的王座本身，

同样具有人体工程学的美感，还有细长的弧形头顶灯，象鼻般前伸的通信显像管，无不显示出优美的线条。瑞金特和这样的王座殊不相称，但他却并不打算为此重塑自身。

他的两侧各蹲坐着一只地狱猫，比普通型号更大更光亮，项圈上装饰着从卡巴拉、史菲利普等星球上掠夺来的珠宝。不远处还有几只笼子，里面关着一些活体标本，同样来自那几个被征服的世界。

“我们找过了，殿下，”那官员继续回话，“星云传感器没有发现任何生命之花的信号。什么都没有。”

“饭桶！”瑞金特咕哝，切断了通话。这时站在他身后的瑞吉斯爆发出一阵大笑。

“恭喜你，我的丈夫，”她从房间另一头走过来讥笑他，“你那无与伦比的愚蠢又一次让我们大吃一惊。”

“我不喜欢你说话的腔调。”瑞金特转向他的太太。

瑞吉斯很容易被看作是类人的生命形式，当然她确实比瑞金特私人动物园里那些形如狐狸或熊的生物更像人。但她身上却具有某种轻灵飘渺的气质，那双正蓝色的眼睛里深藏着非人类的神采。她有二十英尺高，颀长纤瘦，没有毛发，身穿长长的红袍，戴着流苏手套，长袍围领上镶嵌了四枚宝石般的翠绿色甲虫形传感器。

“我告诉过你，机器人统治者绝不会蠢到把母体藏在他们自家后院。”

“安静点，女人！”瑞金特命令道，从王座上站了起来。

但瑞吉斯不为所动。“如果不是因为你这么急于证明自己是个伟大的战士，我们本来可以派间谍去打探一下母体究竟藏在哪里。”

瑞金特怀疑地打量他的太太：“难道你忘了当初是谁让我们陷入这种困境的？可不是我被佐尔迷得神魂颠倒，甘愿让他

偷走了我们的生命之花。”

“你非要天天提这事吗？”瑞吉斯尖叫，紧闭双眼挥舞拳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进化了，你却还像个被宠坏的小孩！你杀了他，这还不够，现在又要占领他的国家。”她指着瑞金特的“宠物”以及那些笼中生物：“你，还有你的帝国梦……记住我的话，总有一天这些生物会起来把你推翻的！”

瑞金特大笑起来。“没错，你是进化了，可怜巴巴地装成佐尔族里的女人！”

“也许是是的，”她双手叉腰，回敬道，“但至少比模仿统治者的玩物癖和杀戮欲要好一点。”她转身走向门口，“我要回奥普特拉了。”

“站住！不许回去！”瑞金特怒极。

“别惹火了我，”她在门外喊，“你这没骨头的老古董！”

“等等！”瑞金特吼，一面诅咒着她。他在门口徘徊，门已经嘶嘶地关上了，右舷窗外是巨大的泰洛。“我会让你看到的，”他喃喃自语，“泰洛会看到我的力量，而你会重新爱上我的。”

“玩具而已，”哈利·潘博士对朗说，毫不掩饰心里的不以为然，“战争的玩具，我们不过是在赶时髦。”他是个壮硕的男子，外表生硬粗鲁，内心却温和细致；一把浓密的大胡子遮去了大半张麻脸，可鹰勾鼻却让面部的缺点欲盖弥彰。作为全权大使委员会里最年长的成员，他追求一种学者风度，而他也是的确是朗团队里名符其实的顶尖者之一。

“那些事等远征军回来后有的是时间，”朗淡淡地回答，

“在那之前必须先确保我们的实力。”

潘忿忿地哼了一声。“一项和平任务，外交任务……难道只有我才记得这几个字眼的含义吗？”

他俩站在卫星工厂的一座瞭望台上。面前的黑暗太空中，一红一蓝两架变形战斗机正在试飞。

这两架已不是当年骷髅中队们用来对抗天顶星人的第一代变形战斗机了。这是朗研究实验室的最新原型机—阿尔法战斗机。SDF-3的武器不再局限于单人变形战斗机，这六年来，又有大批新式武器诞生——气垫坦克，摇石战斗机，还有一系列改良过的驱逐士。可变形战斗机仍然是机器人技术的宠儿，它的超强火力让它几乎成了战争的象征。和它的前辈相比，阿尔法战斗机装甲防护更多，火力也增强了一倍，还装备了烧蚀保护层和可分离的强化舱，更适于深空飞行。而且，它还能和名为贝塔的变形机对接——贝塔机体积大，机翼薄，就像没装雷达天线罩一样——如此一来，对接后的联合战机可拥有两倍以上射程和装弹量。

“亲眼看看我们的进展有多大吧，哈利。”朗指着那架蓝色战斗机。它正在太空中盘旋，转换成守护神模式，接着又是战斗员模式。

“我是斯特林，”瞭望台边的扬声器里响起一个声音，“阿尔法完美地完成了最后的动作序列，无疲劳迹象。”

“很好，麦克斯，”朗对麦克风说，“原型机到目前为止表现不错。现在正式进行测试。”他为了让潘听到，故意说：“麦克斯，凯伦，准备进行交换对接机动。”

麦克斯应了一声。而哈利的独生女凯伦·潘则说：“我们来了。”

朗半转身，试探地看看潘。潘显得又惊讶又气愤。“你怎么不说话呢，哈利，哪里不对劲吗？”

“你是不是疯了，朗！你知道我不想让凯伦参加这个测试的。”

“那你要我怎样呢，哈利？取消她的许可证？别忘了，她可是自愿参加的，而且她是年轻飞行员里最优秀的一个。”

“可我不想让她搅进来，埃米尔。你懂吗？她该走的路是科学，不是战争。”

“控制台，”麦克斯在扬声器里说，“我们的位置是T-9-德尔塔。已准备好进行对接作业。”

这项机动要求两架战斗机分离各自的贝塔无人机模块，再和对方的贝塔蓝红互接。麦克斯完成得干净利落，转换成战斗机模式后再打开制动引擎，和红色贝塔模块准确对接。但凯伦却打滑了。起初麦克斯也不清楚她是太紧张了，还是看错了自动测量数据。但不管怎样，她是出问题了，蓝色贝塔模块飘向远方，而她的红色阿尔法则朝地球方向自由落体般翻滚而去。

麦克斯试着用通信网络联系她，同时还得应付指挥部传来的一片喧哗，那大多是潘博士在惊呼。凯伦没有任何回音，不过他并不很担心这个，至少目前还不担心。只要她不是失去了知觉，或是发生了更糟的意外——比如血管栓塞——她就应该有足够时间穿上战斗机备用的太空作业服；即使她没能做到，卫星工厂也可以用牵引光束把她救回来。但麦克斯希望凯伦能自己独立回来，她是那么出色，潜质优秀，他希望凯伦将来可以进他的骷髅中队。

“稳定器失灵了，”凯伦突然出声了，“可能是电流过载，把电路烧毁了。”

潘博士惊慌的声音随即在麦克斯耳边炸响：“斯特林，还愣着干嘛！快帮帮她呀！”

“凯伦，”麦克斯平静地说，“转换到守护神模式，再打开推进器。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在你后面。”

“收到，骷髅队长。”凯伦回答。

瞭望台上，潘推开一群技术员冲到显示屏前。他握住呼吸看着女儿的红色战斗机一圈圈失控翻滚的慢动作。但下一刻，战斗机变形了，鹰爪般的足部推进器点燃起来，在夜空中火光四溅。紧接着，凯伦就化险为夷了。释然之下，潘只觉得耳里阵阵轰鸣，不禁老泪纵横。

朗和潘在码头区等候变形机入库。麦克斯总是很怀念过去在航母上起降的那种感觉，还有那些地勤人员和他们的即兴旗舞。可代达罗斯和普罗米修斯超级航母都早已随着SDF-1一起沉睡在圆丘下，而现在也不再需要那些了。

“凯伦，感谢上帝你没事，”麦克斯打开蓝色机舱盖时，听见潘博士在喊，“你这次都快把我吓出心脏病了。”

这下够他受的，麦克斯想着，从骷髅一号下来。

“你都被吓到了，更别说我了，”凯伦对她父亲说，“我还在发抖呢。”

潘朝她摇摇手指：“这说明你根本不适合做一名试飞员。”

“别夸大其词了，爸爸。”凯伦摘下思感头盔，蜜色的金发披落肩头。她中等身高，苗条纤秀，容貌精致，一双绿眼睛犹如古玉。“我是个专业人员。这种事很正常的。”

“她的确很专业，”潘还没来得及反驳，麦克斯就上前插话，“对接失败不是她的错，导航计算机总会有那么点小毛病。”

潘怒视他：“我知道你是好意，指挥官，可这没用——”

“这不是好意不好意的问题。我只是不想看到潘少尉的才华被白白浪费了。她的表现打动了我，潘博士——我的要求可是很高的。”

潘的脸色有点发白。他并不想和斯特林争论，但凯伦毕

竟是他的女儿。“我可没被打动，”麦克斯走开后，他对凯伦说，“我对你另有安排。”

凯伦白了他一眼，这眼神他很久以前曾见过。然后她就朝前走去。朗拦住了她。

“凯伦，请等一下。”

“您也要指责我么？”

“冷静点，”朗说，“我打算推荐你去变形战斗机部队。”

“等一下，埃米尔，”潘说，一把拽住凯伦的上臂，“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他妻子早亡，曾经亲近的女儿也在参军后和他渐渐疏远了。而现在朗又好像非要夺走他这仅剩的小小快乐不可。

朗看着他的朋友，直到他慢慢松手，放开了凯伦。“我很抱歉，哈利，不过她已经长大成人，可以自己做决定了，你不能永远把她留在身边。另外，如果这次任务遭到抵抗，我们会很需要有经验的飞行员。”

“抵抗。”潘哼了一声，慢慢压下火气。可还没走出几步，他又猛转回身：“我就是要留下她，没什么能阻止我。”

4

有证据表明，泰洛曾经存在过很多神秘的异教，尽管它们大多已在所谓的泰洛大转变之后销声匿迹（那个时期，机器人统治者处死了地球上大部分原生人^①，开始着手进行大规模的克隆实验）。事实上，直到第一纪，尚有一部分宗教幸存了下来……迷宫，明显是为宗教仪式所造，而后来增建的金字塔形皇家大礼堂，也一度曾是地下宗教的崇拜对象，最终却屈就为星辰定向的一部分。不少评论家热衷于把克里特文明、埃及文明、玛雅文明和泰洛联系在一起，但其实除了建筑形式有点相似之外，泰洛和地球上的宗教几乎没什么共同点。

——《第二次宇宙大战史》第二百一十六卷，“泰洛”

婚礼前一天，卫星工厂上。瑞克坐在自己那即将清空的宿舍里，思考着未来。书桌后的窗外，地球静悬在漆黑的太空中。他周围堆满了箱子，里面塞着过去四年间他所有的私人物品：相片、记事本，时间可追溯到他亡父的飞行杂技团，还有

① 未经克隆技术改造的原始泰洛人，外形和人类差不多。

终战^①之前的SDF-1和新麦克罗斯市。他随手翻到一张自动照相机人拍的快照，照片上明美站在麦克罗斯公园的喷泉旁，购物袋口露出当年的两张红歌星海报：一张是太空堡垒防卫军的征兵广告，另一张是麦克罗斯小姐的挂画。近期照片中则更多是丽莎。然而，对于这些纪念品，瑞克却越看越沮丧。毫无疑问他是爱丽莎的，但若要从他从此放弃过去所有的自由天地，那又意味着怎样的生活？其实，为了远征任务和类似的公事，他原本也并没有多少私人空间可言，但结婚之后他就连选择自由的机会也没有了。瑞克打包收拾时，手其实一直在打颤。他开始考虑是不是该喝一杯。正当他拿出自己珍藏的酒时，文斯·格兰特出现在门口，打声招呼走了进来。

身高七英尺的格兰特，是船上唯一可以和布里泰勉强比肩的人。他肤色深褐，短发卷曲，天庭饱满，轮廓鲜明，长脸上隐隐透出某种高贵的气质，一双明亮的黑眼睛神采奕奕，以直言不讳而闻名。他是瑞克的副官，一名指挥官，但同时他又隶属于GMU部队^②——这支陆基机动部队，以新型的全地形快速机动基地单元为武装而得名。新麦克罗斯市时期他曾领导过杰出的石中剑战队，不过直到他姐姐克劳迪亚牺牲之后，瑞克才跟他熟络起来。

“我只是来看看您是否需要帮忙，长官。”文斯说，随意敬了个礼。

瑞克闷闷不乐地看了看满地的箱子袋子。“除非你会魔法，否则帮不了我。”

① 这里指的是2014年的新麦克罗斯市战役。

② GMU是一种新型全地形移动作战基地的缩写，是太空部队在星球表面使用的大型武装单元。它就像陆地上的航母，不仅是巨大的运输工具，而且本身也是一种超级武器，其平面大小大致相当于一个四百米操场。GMU部队就是以GMU为武装基础的部队，包括作战人员和后勤补给人员等。

“这些东西，怎么了？”文斯试探道。

“没什么，文斯，只是我的过去和未来。”

“长官。”

瑞克草草挥了挥手。“算了。你有什么事，文斯？”

文斯深吸了一口气。“我想谈谈爱德华兹，长官。”

“爱德华兹将军？”瑞克警觉起来，“他怎么了？”

“长官，将军会不会出于什么原因而违反我们大家的最高利益？我是说，会不会幕后有什么我不了解的事，可以解释他的这种……倾向？”

“倾向？”瑞克问，“说说你的想法。”

文斯连珠炮般说开了：“我只是觉得那个人有自己的打算。我也说不出什么具体的，可首先，他和伦纳德，还有那个怪人赞德都很有交情。长官，我知道您很忙，没时间管别的事，而且也听不到外面的那些闲话——”

“如果你要下结论，”瑞克打断他的话，“最好给出证据。那么，现在你有证据吗——有还是没有？”

文斯立刻哑口无言。他摇了摇头。“只是道听途说而已，长官。”

送走文斯后，瑞克陷入了沉思。率领一支来源复杂的军队穿越半个银河系，本来就不怎么令人愉快，事实上这次任务中也的确一直派系分裂，暗潮汹涌。一边是朗和爱克西多，另一边是爱德华兹和政客们，而南十字军则立场暧昧……瑞克试着整理了一下自己对爱德华兹的了解。罗伊·福克经常谈到全球内战时期爱德华兹自私自利的表现，虽然他后来投靠了丽莎的父亲海斯上将，参与了超级大炮计划，但那也不过是一种投机行为，因为当时在他之前早已有一大批有为之士投奔了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此后十年间，爱德华兹渐渐成为纪念碑市不可忽视的人物，而且在太空堡垒防卫军中也备受瞩目。近年来，

他所率领的幽灵中队令人闻风丧胆，其势力强大已不容置疑。

瑞克思绪纷乱。于是他去找麦克斯，希望麦克斯能提供些客观意见。

但在斯特林的住处，他却看到了丽莎。

她正站在套着婚纱的模特假人后面。瑞克本该到结婚当天才能看见这婚纱的。

“这样会不会倒霉？”瑞克问，看看米莉娅，又看看丽莎。

“先生，别那么迷信，”丽莎大笑，“再说，我也没把婚纱穿在身上。”她从模特后面走出来，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现在，要尊敬长官。”

瑞克十分合作，啪一声回了个礼，并向丽莎致歉。

“快要举办婚礼可不是放松纪律的理由。”

我一定会记住的，瑞克想。他走近丽莎，搂住她的腰。

“嗨。”他柔声说。

“请再说一遍，将军？不过你好像是越权了吧？”

瑞克把她拉近。“我情不自禁了，长官。你可以降我级，关我禁闭，不过，千万等过了蜜月再说……”

米莉娅酸得牙都要倒了。她转脸看向麦克斯，后者何时进来的都没人注意到。“听起来不是要结婚，而是要上军事法庭。”

直到这对情人短短地接了个吻之后，麦克斯才向他俩打了招呼。五分钟后他和瑞克就出发前往模拟战斗训练区了，他打算在那里给瑞克介绍一位年轻少尉。一路上他们都在讨论爱德华兹的事。不过麦克斯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看法，他只建议瑞克去和朗谈谈，而在那之前要尽量谨言慎行。

新兵们在卫星工厂的零重力核心区以及外面的月球基地进行实装训练，但只有在模拟训练时间，他们才会面对虚拟战

斗场景，即时心理状态也会被记录并做评估。模拟战场是机器人技术师们引以为豪的杰作，逼真的投射光束和全息效果密度极高，甚至老兵有时都应接不暇。不过，模拟训练的目的并非为提高射击水平，也非炫耀华丽的空战场面，而是为了检验受试人员在火力攻击下是否还能保持冷静，并在瞬间做出正确决断。

杰克·贝克就是麦克斯提到的那个少尉。此时他正穿梭在一个高级场景中，场景考验的是受试者在严格执行命令和个人英雄主义之间如何取舍。瑞克不太喜欢这个场景，因为他本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至少是他的全息影像——就是那个被击落的飞行员，漂浮在三维海面上。为了增加敌人的真实感，受试者将在战斗中面对虚拟的天顶星战斗壳。

场景第一阶段，贝克的分数远高于平均分；可最后当他决定去援救迫降的战友而不是奉命归队再战时，分数就降到了及格线上。

“表现不太稳定，”麦克斯评价，“不过你得承认他的表现的确可圈可点。”

“没错，”瑞克点点头，“不过我可未必欣赏他这一点。”

贝克奉命来到控制台，几分钟后他见到了麦克斯和瑞克。这位年轻人个子不高，但充满活力，浓眉，蓝眼睛，苍白的脸颊满是雀斑，一头橙红色头发蓬松纷乱。他给瑞克留下的印象是一个不守纪律的问题青年。但同时，他又显得强势而坚毅，像一名天生的飞行员。

“长官，我知道我的表现不太好，”贝克开门见山，“不过我觉得这个测试并没有公平地反映我的能力。”

瑞克伸手在少尉面前一一列数。“第一，你关闭了自动驾驶，违反了命令。第二，你让小队其他成员陷入了危险。第

三，你甚至也没能救出我。”

“是的，但是——”

“你可以走了，少尉。”

“但是，长官，我——”

“你听到将军的话了。” 麦克斯插话。

贝克不再坚持，敬了个礼。“感谢您的教诲，长官。”说完他就转身离开了。

“很搞笑，不过他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 麦克斯注视着贝克的背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一个叫卡特的飞行小子。”

“我看他的确是有点卡特的那种鲁莽风格。”

“这就是你对他那么严厉的原因吧，嗯？”

“只不过是想让他学会怎样参与团队行动，麦克斯。另外，” 瑞克笑着说，“他脸上那副表情可真是太难得了。”

他俩又观看了几名士官生和军官的模拟训练，之后麦克斯就陪瑞克回宿舍。瑞克满心怀旧，于是他们谈起了当年刚夺得卫星工厂后第一次踏上这里的情景，还有襁褓中的小戴纳在那场战斗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麦克斯本想谈谈如今要把戴纳留在地球的事，但瑞克似乎一味沉浸在往事中无法自拔。

整座卫星工厂正忙忙碌碌，热火朝天；穿梭机每隔几小时运来大批人员物资，SDF-3的登船手续也在平稳推进，技术人员排队等待最后的简报和任务分配；以吉英·格兰特为首的医务人员正对他们进行体格检查。而在卫星的另一角，养护员、木匠和厨师们正在筹备婚礼庆典。

“不仅仅是婚礼，” 走进自己的宿舍时瑞克说，“我还在考虑这次任务的重要性，还有我们要面对的危险。也许……也许我们这次冒的风险太大了。”

“拜托你别又开始唠叨那一套了，说什么自己是全军最年

轻的将军，自己是多么的不够格。”

“最优秀最明智的，”瑞克看着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那是我么。”

正在这时，门声一响，T·R·爱德华兹大步走了进来。瑞克向他表示了欢迎。

“希望我没有打扰你，将军。”

“有什么事吗，将军？”

“啊，我只是来祝你好运的，卡特。”

爱德华兹说话时面无表情，瑞克很难判断他这话是不是出于真心。而且，他也很难忽略文斯·格兰特对爱德华兹的怀疑。

“这是什么意思，爱德华兹？”瑞克戒备地问。

爱德华兹一脸惊讶，转而瞥了一眼麦克斯。“哎，我当然是来祝贺你的婚礼的，还能有别的意思么？”

“哦，哦，当然了，”瑞克起身伸出了手，“谢谢你，爱德华兹。”

“海斯将军的女儿，”爱德华兹和瑞克握手，沉吟道，“想想看……我是说，这可真够讽刺啊。以前你和他的关系也并不怎么样，不是吗？”

瑞克直视着爱德华兹。

“哦，抱歉，将军，也许你并不喜欢重提往事，”爱德华兹松开手，朝门口走去，“我只是来祝你好运而已。还有你，斯特林。”

当房门自动关上时，瑞克和麦克斯交换了一个困惑的眼神。

卡贝尔和雷依靠体力和一辆捡来的气垫车，把地狱猫偷运

回实验室，总算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这头无机兽躺在扫描台上，卡贝尔从它的侧腹取下一枚收发器，这怪物便彻底没用了。因为曾亲眼目睹生化人把地狱猫打得粉碎——真正的粉身碎骨——所以卡贝尔打开它后，毫不奇怪里面空空如也，而它的整个电路结构都埋在厚厚的外壳里。但即使他明白了这些设计，它的动力来源依然是个谜——卡贝尔希望在分析收发器之后能揭开谜底。

房间另一边，雷正被传粉兽折腾得手忙脚乱。爆炸之后它们就逃出了笼子，现在正在雷的身上上蹿下跳，嘶声尖叫。它们攀上他的胳膊、腿和脖子，拼命朝他的长袍褶皱里钻。这些传粉兽外表很像白色小贵妇犬，只是还长着松糕般的小爪和小圆头角。长期来佐尔一直对泰洛的精英阶层隐瞒了它们的存在，但统治者最终还是发现了它们在生命之花的传播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佐尔抢先一步偷藏了大部分传粉兽，并委托卡贝尔照看它们。

“这些小东西到底怎么了！”雷闷声大叫，从脸上拽下一只传粉兽，“它们都疯了！”

“它们和生命之花有生物起源上的联系，”老人平静地回答，举起地狱猫的收发器，“因维人的到来让它们非常不安。”

“也让我很不安。”雷刚开口，一头真正的巨怪就出现在一面显示屏上。他立刻断定这是一艘巨型飞船——因为这世上不可能有什么生物会长成这副惨绿的丑恶尊容。它的头部和躯干好像某种披甲的弓形蛞蝓，本像要长出双臂的位置却是两条连体婴般的多节长颈，颈端各有一个蜥蜴头，下颌长角；三条尾巴中两条长有尾刺，带吸盘的腹部下伸出八条腿，这让它看起来更像是一只海怪而非陆妖。

卡贝尔眯眼打量着屏幕，沉声说：“这是因维的强击蟹运

输舰。他们想逼我们投降，他们想让我们束手就擒，孩子。”

他忽然想起三长老，不由一阵愤怒。长老们正藏身于泰雷西亚地下迷宫的某处，不知因维摄政王捉到他们之后会如何处置？卡贝尔想。他开始考虑是否该把他们作为谈判筹码来换回泰洛的幸存居民，但随即又决定这事还是等到最后关头再做打算，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保证自己和这个孩子的安全。

“卡贝尔，我们必须放弃实验室，”雷说，此时新一轮攻击正响彻全城，“不能让研究成果落入他们手中。”

卡贝尔指着收发器对雷说：“我得到我需要的了。”他收拾好数据卡和芯片，激活了主控台上方的一排开关，两块地板活门滑开，一道楼梯出现在面前。它通向皇家大礼堂地下的迷宫，在大转变之前，那里曾是宗教典礼的场所。

“传粉兽怎么办？”

“带上它们。如果我们想重复佐尔的实验，就必须用到它们。”

雷按捺住诅咒的冲动。刚扒下来的传粉兽再次蹿到他身上，不停地疯狂尖叫。雷站在黑漆漆的楼梯口踌躇不前。

“我们要呆在下面直到因维人离开吗？”

卡贝尔的笑声从黑暗深处传来。“直到他们离开？小伙子，你可真乐观。”

因维旗舰上，瑞金特正兴致勃勃地坐在自己房间里，欣赏着灭顶之灾降临泰洛。那艘蛇怪般的飞船刚怒吼着降落，就咧开三张大口，喷出无数强击蟹、扫荡部队和警备队。这些部队所驾驶的单人攻击机，是金色的长管形飞行器，开放式座舱带有护罩，使用球形推进器。他们循着指挥机大军踏开的道路，沿途镇压泰洛人残存的微弱抵抗。死亡和毁灭不断展现在屏幕

上，瑞金特脸露微笑，触角泛光，急驱大军挥进。可没过多久，卫星表面传来的消息就打消了他这短暂的喜悦。

“殿下，所有的前线探测器一直没有反应。”

地面部队已经扫荡了整个泰雷西亚，可瑞金特仍然没有死心。“你肯定机器人统治者没把生命之花藏在其它什么地方吗？”

“是的，殿下。我们一丁点痕迹也没找到。”

瑞金特靠向椅背。“很好，”沉默了几秒后他说，“我再也不想碰这个肮脏的星球了。士兵们，想干什么就去干吧。”

他本以为下属们会立刻奉命执行，可他的副官却小心翼翼地提出一个建议：“请原谅，殿下，我们能否等他们交代了所有情况之后再处理掉他们？”

“好主意，”瑞金特原谅了手下的大胆举动，“让你的部队立刻把幸存者赶到一起，做好准备，我要亲自审问他们，看看能不能问出生命之花的下落。等城市安定下来就通知我。”

“已经安定了，殿下。”副官说完关闭了通信。

城市的神庙成了监狱。那些幸存的泰雷西亚居民，逃过了强击蟹的扫荡、躲过了涌进掩蔽所的等离子火海，现在却都被驱赶到一起，密密麻麻地挤在这个临时隔离区。这些原生人形容凄惨，他们身穿粗布麻衣，伤痕累累，受尽折磨；可更大的灾难还在等待着他们。其中有些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不禁开始嫉妒那已经死绝的克隆人。几世代以来，克隆人还是头一次从凡托玛的卫星上绝迹了，只有一人除外，那就是……

“他们又抓来了更多人？”当神庙大门开启，室外的光芒射进人群时，一名囚犯问他的同伴，“这些怪物想活活憋死我们。”

“小声点儿，他们会听见的。”旁边另一个人说。

但这人无法保持沉默。“强盗！你们到底想要什么？”他

高喊，这时瑞金特高大的身影正好出现在门口。

瑞金特俯瞰着俘虏们。他触角颤动，颈后的肉甲暴涨如鼓。“你们应该很清楚我要的是什么——生命之花，”他伸出四指手将那人的脑袋整个握住，把他从人群中拎了出来，“告诉我它在哪儿。”

“绝不——”

“蠢货！”瑞金特粗声说，握紧那人的脑袋，把他凌空提起，在尖叫的人群上方甩来甩去。那人疯狂地扑打着瑞金特的铁掌。“花在哪里？”

泰雷西亚人们惊慌失措，喃喃回答：“我们不知道——”

“快说，你这没用的小虫子！”瑞金特说，捏碎了那人的头颅。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人群中有人喊，“统治者从来不告诉我们那种事情！”

“朋友，我相信你，”沉默片刻后瑞金特开口说，抛开了那具毫无生气的尸体。“副官^①，”他转向身旁的士兵，“奖赏这些生物的诚实表现吧。”

副官面无表情。“马上执行，殿下。”瑞金特离开了大厅，紧随其后的副官拿出一个球形装置，反手扔出，小球越过他的肩膀落向人群。紧接着大门关上了，把俘虏们封死在里面。

一位老人接住了小球，悲哀地注视着上面的闪光。“这是什么？”有人惊恐地问。

老人艰难地吞了一口气。“这是我们的末日。”他轻声说。

① 此处称谓双关。原文是强击蟹，带有强制执行者的含义，这里指上文提到的跟随瑞金特的副官，是以强击蟹形式出现的军官。后文的因维“执行者”、奥布西姆口中的“副官”都是如此。

转瞬间，大半座神庙被炸上了天。

回到旗舰后，瑞金特会见了他的科学家们。他们没有因维步兵那样高大，但模样更像瑞金特本人。他们光着脚，身穿朴素的白色长裤和上衣，外束腰带，就像东方式的长袍。在摄政王面前，他们双臂交抱胸前，双手笼在袖中。

“告诉我，”瑞金特发话，从泰洛地表回来之后他就一直很沮丧，“这个星球是不是真的没什么价值？”

“我们还没有发现生命之花的任何迹象，”科学家发言人的声音像是经过了调制，“而且这里大部分人都是老弱病残，也不适合做奴隶。恐怕这个星球对我们毫无用处了。”

“也许只要挖得再深一点，就能找到我们要的东西。来吧，”瑞金特命令科学家主管奥布西姆，“我要跟你商量商量。”

他们穿过一间巨大的货舱，这里顶天立地排满了突击蟹、强击蟹和指挥机；然后他们进入了旗舰最深处的核心区。瑞金特向奥布西姆解释了自己的看法。

“瑞吉斯只不过比我进化得高一点，她就把我看成是刚从沼泽里爬出来的低等动物。我担心她会破坏我的权威，所以这次任务必须成功。”

“我明白。”奥布西姆回答。

“我任命你负责搜查泰洛，无机兽军队就是你的耳目，利用它们来揭开这里的秘密吧。”

奥布西姆点头哈腰。“只要这里有任何关于母体下落的线索，我就一定会找出来。”

“看你的了。”瑞金特威胁地说。

一道透明的垂直传送管把他们轻巧地送到飞船上层，那里

是因维主脑的临时安置所。因维主脑，这个巨大的器官是史前文化的媒介，表面满是深刻的沟洫和褶皱，悬浮在高达一百英尺、盛满无色液体的泡沫室中。

这是瑞金特竭力模仿统治者史前文化系统的成果：他的活体计算机。

摄政王和科学家来到脉动着的泡沫室前。

“侵入行动成功结束了，”瑞金特直接了当地告诉主脑，“我已经把泰洛踩在了脚下。”

主脑底部闪起一片神经突触信号，在脑垂体、脑桥和白质之间眩目地蔓延开来。然后主脑说话了：“可你还得继续搜索母体。”

“没错，是还要再花一点时间，”瑞金特辩解道，光亮的黑眼睛里映出面前翻腾的气泡。

“找到佐尔的飞船才能找到你需要的东西，否则你将一无所获。”主脑说话时声音抽抽吸吸，仿佛磁带倒放。

“你又和瑞吉斯说过话了！”瑞金特咆哮起来，“你要我去追一艘没准在半个银河之外的飞船吗？”

“计算显示，这样的旅行和继续攻击统治者的领地相比，对现存史前文化的消耗较少。”

“也许的确是那样，”瑞金特勉强承认，“但是，征服才是发展，征服才是进化！”他转向奥布西姆，“执行原定计划：切开主脑，一部分留在泰洛指挥无机兽继续搜查。如果找到我要的东西，我就给你封爵封地。如果找不到，你就永远烂死在这颗土球上吧。”

鉴于太空堡垒防卫军和南十字军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将出席（卡特的婚礼），人们认为一定会产生某些新闻看点；可实际上，唯一的负面事件是由明美的献唱引发的：姊妹联谊会^①的少数成员对这歌词惊呼不满。“我们同行，”歌中这样唱，“夫妻永结同心。”于是乎，丽莎·海斯——太空堡垒一号和二号的副，海军元帅，太空堡垒三号的总司令，就这样在明美的歌词里突然降格成了瑞克·卡特的妻子！

——艾莉丝·哈玻·阿尔戈斯少校（已退役），《支点：第二次宇宙大战解读》

瑞克注视着地球在视野里缓缓飘过，感到自己和那部经典科幻中的星孩^②有几分相似。他知道自己这种感觉有点牵强，但

① 作者杜撰的某女权组织名。

② 指1968年库布里克导演的著名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其部分情节基于阿瑟·克拉克的小说《哨兵》而来。结尾时男主人公死后，以星孩的存在方式出现在宇宙的子宫中俯瞰地球，这一标志场景是科幻影史上的经典之一。

从现实意义来说，地球的未来的确是掌握在委员会那些平凡的男女手中。平凡的人类，不是超人，不是救世主，也不是已经超越了时空与生死的星孩。

从这里望下去地球依然如故。白色气旋和浓厚的锋面云遮盖了她的伤痕，有些刚刚结痂，有些尚未愈合。可瑞克曾在地球饱受创伤的地表上走过了六年时光，他知道，他那昔日的世界已经一去不返。他需要一种全新的勇气，来接受这个现实，克服岁月流逝带来的惯性，舍弃年少时代曾经的幻梦。

“给你一分钱，告诉我你在想什么。”丽莎在他身后说。

瑞克没听见丽莎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从观景窗前转过身，表情有些心虚。

“我没打扰你吧？”

瑞克冲她微微一笑，摇了摇头：“一分钱，嗯……我的想法就这么不值钱？”

“那就五分钱吧。”

丽莎走过来吻他，立刻感到了他的疏远。她松开了瑞克，而他回过头继续观望窗外。几十架穿梭机满载着婚礼来宾，正朝卫星工厂飞来，翼尖上闪烁着点点阳光。

“‘群星，我的归宿，’^①”他打趣，“我总在想我们的决定对不对。这就像是一场疯狂的梦。”

丽莎微蹙双唇，点了点头；麦克斯已经跟她说过瑞克的心情不太好，而她只是想让他知道自己会永远支持他。但她不喜欢他这样忽然变得优柔寡断，还絮絮叨叨地说傻话。“这不是疯狂的梦，”她说，“如果我们成功，人类就拥有了未来。”

“我知道，我知道，”瑞克草草回答，“我的话是有点混乱，可我大脑还是清醒的，只不过事情一下子全凑一块儿了。远征任务，我们的婚礼……”

① 科幻名作《群星，我的归宿》，阿尔弗雷德·贝斯特著，1956年发表。

“六年了，你还没想清楚么，瑞克？”

瑞克搂住她；她用双臂环着他的脖子。“我是傻瓜。”他说。

“要是你对咱俩的事还有顾虑，那才是傻瓜呢，瑞克。”

“现在没有了。”他说，开始继续先前那个被麦克斯打断的吻。

在SDF-3上一间狭小的宿舍里，杰克·贝克用脑袋轻叩着面前的电脑。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单是空战演习中表现出色还不够，你还得了解所有这些额外的东西！武器规格，演习程序，编制及装备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天顶星语！老天爷啊……要是早知道当战机驾驶员还得学这些，那他还不如去念个大学什么的了。

电脑响了一声，催促他快点回答屏幕上的那道问题。

“标出从A到B的航线，”他念，“在上述矢量变化量条件下……”杰克绝望地扫视一遍图表，冲着天花板怒吼一声。

就在这时，房门吱一声滑开了，一名变形机飞行员走了进来。他仔细打量了一下杰克，然后目光掠过电脑屏幕。

“很难啊，贝克？”他努力不笑出声来。

杰克伸手关了显示器：“不，不难。”

飞行员暗自发笑：“给，这个应该会让你高兴一点。”

杰克接过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张便笺，上面是卡特将军的亲笔，邀请他去参加婚礼。“‘希望你能参加，’”杰克大声念了三遍，努力想确认这话没什么别的含义。

“落款是理查德·A·卡特^①，”杰克一脸洋洋自得地告诉飞行员，“伙计，是将军。”

① 瑞克的全名。

婚礼大堂位于卫星工厂上层，那里刚为婚礼建造了一面巨大的观景天窗。礼堂可以容纳几千名宾客，然而在婚礼当天，下午三点就已经座无虚席了。瑞克和丽莎要求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仪式，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礼堂布置得很简洁。中央走道两边是一排排递升的座椅，面向抬高的礼台，礼台后面的背景大屏幕上，显示着一个大大的花体十字。礼台上铺着红地毯，一直铺过长达一百五十米的中央走道。走道两侧和礼台四周都花团锦簇，礼堂外面还停着两队熠熠闪光的阿尔法战机，右队红机，左队蓝机。

前排座位是为亲朋好友和贵宾准备的，那里就座的人们都身着盛装，各式各样精美的礼服、制服、绶带、金色肩饰和蓝色晚装，令人目不暇接。大堂里充满了人们的窃窃私语，十几个扬声器中飘出了风琴的旋律。鲍威尔和戴纳本该和新郎新娘在一起的，这会儿却正在座位之间互相追打。吉英·格兰特追赶着两个孩子，一边责问儿子是不是难得乖一次也做不到。

“你就不能表现得像个大人吗？”最后她无计可施，嚷了起来。

“不能啊，妈妈，”孩子的回答让听见的人都乐了，“因为我还不是大人啊。”

座位并没按宾客来源特意安排，可走道两边却令人惊讶地泾渭分明。一边是陆军元帅安纳托尔·伦纳德和南十字军一派——T·R·爱德华兹、拉斯洛·赞德博士、瓦特·莫兰参议员，还有一些较低的军官和显贵——另一边则是防卫军的地盘：文斯·格兰特和吉英·格兰特、米莉娅·斯特林、乔纳森·沃尔夫、爱默森一家、朗博士、潘博士及其他全权大使委员会的成员，等等。委员会后面紧挨着的就是爱克西多，还有

戴纳那三个病得奄奄一息的教父利可、康达和布朗。布里泰那些微缩后的部下坐在更后面，和沃尔夫战队、骷髅中队和幽灵中队的部分成员坐在一起。

前面，右边台侧站着林明美和她的演出搭档贾妮斯·安慕。看来丽莎坦然接受了明美那天在婚纱店里的提议，邀请了她们到婚礼上演唱。

贾妮斯·安慕^①在媒体眼中是一个谜。有人说她是朗博士的外甥女，也有谣传说她和那位机器人技术大师有着更亲密的暧昧关系。不管怎样，两年前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子几乎在一夜间突然走进了公众视线，成为林明美不可或缺的重唱搭档和铁杆好友。她比明美稍高，略显苍白的迷人面庞上是一双大大的蓝眼睛。她头发的颜色几个月就变一回，今天是一种优雅的淡紫色，一侧耳后还别上了一个玫瑰色发夹。她身穿黄色细吊带长裙，颈上的古埃及式绿松石项链蓝光闪耀，和明美的蓝色系颈露背裙相映成辉。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和瑞克结婚的故事？”明美说。

贾妮斯听出了明美声音里的忧伤，但还是回答了她。“也许你应该去跟丽莎说，”她提议，“或者你是打算等到牧师问‘有没有人反对’的时候再说吗？”

明美就像挨了一记耳光。她叹了口气，又笑了起来。贾妮斯说话就是那个样子的。当记者们想从她这里打探贾妮斯和朗的关系时，明美总是说：“就算贾妮斯不是朗博士的亲戚，她也显然具有他的幽默感。”

“那只是假装的婚礼，贾妮斯，”明美解释，“那时，我和瑞克一起被困在SDF-1底下了。”

“可现在你还是没能从他的困境里走出来。”

明美没有理会这话。“我没法不去想，如果当初我走了另

^① 原文贾妮斯姓氏为M。

一条路，现在又会怎样。”

“‘如果当初——’，这话是最可悲的，”贾妮斯重复她的话，“忘掉这些吧，林。过去只是一列光速离开的光子。”

“那可真够浪漫的，贾妮斯。”

“浪漫只在小说里才有。”

“那我们的歌呢？你不觉得那也很浪漫吗？”

贾妮斯坦然转向她：“我们的歌声是武器。”

礼堂上层，在麦克斯称为“就绪室”的包厢里，瑞克身穿天蓝翻领的白色燕尾服，正站在镜子前打领结。

“马上就要开始了！”麦克斯突然从瑞克身后冒了出来，热情洋溢地说。

“我不行，麦克斯。你替我来吧。”

麦克斯愣了好几秒才明白过来：瑞克是在说领结的问题。他松了一口气，走到他朋友面前。“来吧，这我可在行。”

瑞克朝前凑了凑，让麦克斯打领结。他开始感到胃里在翻江倒海。

“好啦，”麦克斯说，“这可是精细活儿。”

瑞克谢过他，说：“像你这么好的伴郎和死党，别人上哪儿去找啊。我是说真的。”

麦克斯脸红了：“嗨，我还想你把这话留到祝酒时再说呢。”

“好了，”瑞克仿佛忽然下了决心，“我们过去吧。”

他最后一次整了整领结，可结果还是让领结松脱了。

麦克斯见状，耸了耸肩：“算啦，没准你会引领新潮流呢。”

最后，你还是得一个人去。十分钟后瑞克心里这样默念着。他转过身，看见丽莎正沿着红地毯走来。布里泰走在她身旁，麦克斯的女儿紧跟在他们后面。布里泰仍然戴着他那头盔般的大面具，穿得像钢铁侠，瑞克不禁觉得他和丽莎就像一对奇特的父女演出组合。但当丽莎走近时，这种印象就从他脑海里消失了，紧张和不安也一并无影无踪。她的头发上装饰着玫瑰和满天星，颈戴天然珍珠颈链，显得光彩照人。在她身后，戴纳朝拿戒指的鲍威尔做了个鬼脸，又朝她妈妈勾了勾手指。

麦克斯和布里泰很快就离开了礼台，牧师开始了仪式，宣读丽莎拟好的讲词。短短几分钟后，丽莎和瑞克互相执手，交换戒指，许下誓言。然后突然间，这一切就结束了。

或者，一切才刚开始。

他们接吻了，无数闪光灯照亮了这个时刻。欢呼和掌声从大厅的各个角落响起，压倒了热烈的管弦乐伴奏；观景窗外，几队变形机完成了一系列慢动作的飞行表演。宏亮的号角吹响，焰火洒满了这片夜空，绽放的星星，绚丽的雀尾，灿烂缤纷的喷泉，一片生机盎然。

丽莎和瑞克握过了无数双手，亲吻了无数脸颊，然后他们在明美和贾妮斯的歌声中翩翩起舞。追光灯紧紧笼罩着他们，舞步划出优美的弧线，在地板上快速旋转。瑞克满怀爱意地拥着新婚妻子，却发现她的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花。他紧握住她的手，感到一阵忧伤从心头掠过。也许是因为那歌声吧，分明歌唱着爱情，却又隐含了难以言说的落寞，和人生苦短的警醒。

当世界徘徊在夜晚，
星月生华，光芒亮闪，

烛光照耀你的容颜，
今夜只在你我之间。
为我戴上誓言之环，
完美的爱就像和弦，
追寻梦想我们扬帆，
共同向往幸福的彼岸。

风雨中同行，
一生珍爱的深情，
我们同行。
夫妻永结同心，
从今以后我们同行，
直到死亡来临，
我们的天堂依然永远闪烁群星。

“哦，瑞克，”丽莎在他耳边轻声说，那曾经击败了千军万马的声音打动了她，“我真希望克劳迪亚和罗伊也能在这里。”

瑞克带着她转过了半圈，现在她背对着宾客们。还有本，他想，还有格罗佛、萨米、范妮莎、金，还有数不清的人都被战争贪婪地吞噬了……

爱是最真的付出，
使你永远不会孤独，
无论沧桑还是幸福，
我们相伴走向前路。
心中满怀美丽梦想，
你我分享地久天长，

让我全心为你而唱，
歌唱真爱不再彷徨。

让我们同行，
共创美丽的前景，
我们同行，
夫妻永结同心，
从今以后……

宾客们也开始成双成对地步入舞池；一曲终了，晚会渐入佳境。当丽莎穿梭于圆桌之间的时候，瑞克终于可以歇口气了。奇怪的是，南十字军和防卫军的成员们都平安无事地混在一起，瑞克目之所及，人们一片快乐欢欣。也许只有吉英·格兰特除外，整个婚礼中她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到处追赶鲍威尔和戴纳了，看上去有些疲惫。

摄影师把瑞克和丽莎拉回来切蛋糕，不过瑞克决定到此为止了。即使乐队还在坚持演奏，他却再也不肯跳那些古典交谊舞了。他四处漫步，脸上的微笑已经僵硬，隐藏了内心的真实想法。此时，他才恍若大梦初醒——他刚刚意识到，现在，他的面前只剩下远征任务了。再没有婚礼来分散精力，再没有比SDF-3和指挥远征军更紧迫更重要的任何事了。

这觉醒令人畏惧。

宴会另一角落，乔纳森·沃尔夫目不转睛地望着明美。

“这是我表演过的最大的宴会。”明美对贾妮斯说。沃尔夫朝她走了过来。

“您的歌声太美了。”他自信满满地开场了。

明美察觉到他灼人的目光，于是环顾左右想尽快回避。
“哦，谢谢。”她随口敷衍。

“我是沃尔夫，对您仰慕已久。”

沃尔夫！哦，厉害角色，明美心想。一旁的贾妮斯却脱口而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沃尔夫的微笑顿时消失了。他在两名女子之间看看去，目光闪烁：“我，呃——”

“哦，对了，你是在和明美说话，不是我，”贾妮斯说，“那我失陪了，你可以继续试试。”

明美和沃尔夫目送她离开。

“别在意贾妮斯，她的幽默感一向与众不同。”

沃尔夫特意清了清嗓子，想拉回话题，可明美随即也告辞走开了。

“我得去和那边那个人讲讲话。”她回头扔下一句。

沃尔夫一点也不气馁。他整整军装上的束带——万一有人在看他呢。他看见明美正和爱克西多还有另外三个天顶星人说话。但紧接着，他就注意到了另一个男人。那人跟他年龄相仿，站立一旁，也在注视着明美——用一种不加掩饰的热切目光。沃尔夫换了个位置，这下看得更清楚了，看服装那人应该是一名维护人员。让沃尔夫不安的是，那人看起来有点面熟。沃尔夫肯定自己从没跟此人照过面，不过他也很肯定曾在哪儿见过对方。他打量着那人——高挑修长，蓄着络腮胡，一幅画面在他脑海里渐渐成形——应该没有胡子，头发要更长更黑一点……到底在哪儿见过这个人呢——在敌控区，也许吧——可为什么脑子里冒出来的，不是东方武术就是老电影呢？

凯伦·潘，正和她的父亲还有朗博士一起品尝放送下来的婚礼蛋糕块，同桌的还有一个不修边幅的非军方人员。朗向凯伦介绍了这位拉斯洛·赞德博士。赞德有一双冷冰冰的手，眼睛和朗一样漆黑一片看不见瞳仁。

“很高兴认识您，”凯伦勉强挤出笑容，暗暗怀疑赞德是不是刚从冰水里爬出来的。

“真迷人，”他回答，“你的金发，让我想起了小戴纳。”

凯伦后脊上一阵恶寒，手一抖，餐盘上的叉子掉到了地上。她弯腰去捡，不料有人抢先了一步。

“让我来，”那名红发少尉对她说，“我对硬件还算在行。”

“凯伦，这位少尉是姓……贝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朗说。

她和贝克仍然各握叉子的一端，四目相对。

“认识你，至少五成是我的荣幸，”贝克微笑，放开了叉子，“随时为您效劳，小姐。”

凯伦扬扬眉毛：“我会记住这话的。”

“而我会记住你的。”贝克说，告辞走开了。

“他是个好手。”朗评价。

“从今以后你就得跟这种人一起浪费时间了。”哈里·潘粗声说。

凯伦微微一笑：“那可没准，爸爸。”

“你父亲说的没错，”赞德插话，眯起了眼睛，“科学家才更有意思。”

凯伦受不了这人直勾勾的盯视。她心不在焉地叉起一块蛋糕送进嘴里。那叉子已经弯得不成样子了。

八小时后宴会仍在进行，但瑞克和丽莎要退场了。他们站在高处俯视大厅，向人们告别；丽莎正准备把她的新娘捧花抛出去。

贾妮斯在最后一刻把明美推进了那些未婚女子之间，自己却不知跑哪儿去了。现在明美被挤在一大群活力四射的年轻人中，有军官、技术人员、士官生，大部分比她年轻。她左边那个蜜金色头发的少尉看起来还不到十七岁。

丽莎居高临下，提醒那些有意独身的人应该站到“火线”以外。然后她投球般抛出了花束——明美看见它正向自己飞来。

她几乎没有伸手去接。可更奇怪的是，她旁边的女孩们好像都把花束让给了她。

“蜜月后再见。”丽莎高声说，她大概都不知道花束落到了哪里。

“是啊，大约八个小时后。”瑞克补充，拽跑了他的新娘。

明美把脸埋在花朵之间，很快摇了摇头，抬起了眼睛。结束了，她想，耳边似乎又响起了过去唱过的一首悲伤的歌。现在我要走自己的路了。

“再见，瑞克。”她轻声说。我看到的，只是你……^①

奥普特拉上，因维女王瑞吉斯听说她的丈夫即将回航，便决定立刻离开这颗星球。她并没有自欺地认为这是在尝试和丈夫分居。当然，这意味着她得放弃在这里已经开始的全部起源坑进化试验，还有她的“大进化工程”——从低微的形态中进

① 林明美《是你》中的一句歌词。

化，从堕落的环境中脱离——所取得的进展；但是，有瑞金特在的时候她还能指望什么进步？她还能有什么机会实施自己的计划？不行，他已经拖累她太久了。此外，这还意味着她必须定夺如何合理地分配资源。他已经霸占了主脑，但尚有其它史前文化工具可用，它们也能像过去的主脑一样为她出色服务。她还会带走她这一半活跃的子民，把仍在沉睡的另一半留给他——她看不到他们觉醒的希望。

他们在奥普特拉上的家，他们的城堡，是一座巨大的半球形蜂房，曾经是献给大进化工程的圣杯，现在却成了他亵渎神灵的居所，装满了他的玩物——他的奴仆，和他那些荒谬的战利品。他曾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有一阵子她几乎相信了他，因为当时他看起来是那么令人同情。但不久她就意识到，他不过是在满足自己的野心和征服欲而已。

瑞金特的愚昧和固执快要让她疯了。无论在智力上还是精神上，他都远不如她；可是他的意志却强大有力，只要他在场，她总能感觉到他那病态的意识在试图伸向她，压制她。她确信，除非她离开奥普特拉，否则总有一天她会被拉回到和他一样野蛮的下等状态。

但现在她摆脱他了，她很清楚下一步该做什么。再也不用对他阴暗的要求屈从恭顺，她将自立门户。如果母体再现踪迹，也只有她才能找到它。她不会去毁灭机器人统治者那些无足轻重的世界，她会派出星云传感器到遥远的银河深处，去追寻佐尔的星际堡垒。她会把花儿从窃贼的手里夺回来，会把花儿从母体的禁锢中释放出来，她会找到另一个奥普特拉来继续她的试验！在此之前，普拉西斯行星可以临时充当这个角色。而那些妄图阻挡她的人们，痛苦必将降临其身！

6

其实，我已经想了好几个月了，只是不知该怎么跟你说，而且我不敢肯定你是否理解我的决定。你能想象我跑去跟朗或是另一个委员会的家伙说：“呃，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所以我还是决定自己去——开始我的泰洛行动——也许你会笑我傻。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而且等远征回来后我会重新开始，从哪里中断的就从哪里开始。我是说，也许到时候我会在音乐里加上很多新东西，谁知道呢？无论如何，我坚信这样的经历对我是有好处的。

——林明美写给经纪人萨姆森·“鲨鱼”·奥图尔的告别信

清晨5:15，闹钟准时响起。“起床了。”一个合成女声从房间的主控桌传来。

瑞克拉过被子蒙住头，又把脸深深埋进枕头里。他感到身边的丽莎已经醒了，正坐起来伸懒腰。过了一会儿，她温暖的手搭在了他赤裸的脊背上。

“早上好。”

“懒觉都不能睡，当将军有什么好的？”他头也不抬。

丽莎笑了起来，轻吻他的脖子：“今天可不行，瑞克。”

“那为什么我从没觉得5点15分有这么早？”

“也许是床从没这么舒适过吧。”丽莎喃喃地说，依偎在他的背上。

瑞克翻身抱住她：“这倒是不假，夫人。”

门铃响了，结束了他们的拥抱。瑞克嘀咕着翻身下床，穿上长裤，过去开门。

“早上好，卡特先生和太太。”一个机器仆人站在门口。它只有半人高，外形很难看，底部围了一圈橡皮套遮住了轮子，一副塑胶夹手端着满满一盘早餐。“朗博士希望新婚夫妇在床上用早餐，”机器人用单调的平声说，“请下达指令。”

瑞克让这个铁皮家伙进门，但随即就把它关掉了。然后他自己接手了机器人的任务，亲自把餐盘端到床边。

丽莎坐了起来。瑞克戏剧化地冲她深深鞠了一躬：“为您竭诚服务。”

他们匆匆吃完，几乎没说什么话。然后他们一起洗了个澡，开始更衣。瑞克端详着站在镜前的丽莎，帮她抚平制服，理好外衣的领子。

“该上班了，”他检视镜中的自己，“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再次回到这房间的时候，我会问你今天做了些什么，而你会对我说你指挥星际飞船跨越了整个银河。有没觉得怪怪的？”

“怎么怪了？”她狡黠地笑。

“怪在新婚夫妇通常不会做这事儿。”

丽莎走上前，替他把军装拉整齐：“就当这是蜜月旅行吧。”

瑞克做了个鬼脸：“没问题，我还会告诉机器人统治者的。”

吉英·格兰特曾泪洒婚礼，那是回忆和欢乐的热泪；可今天，她的流泪完全不同。鲍威尔自己也快要哭了，却还努力做出男子汉的样子。不过并不只有这对母子这样，发射场上此时充满了无数相同的离别场景：眼泪、拥抱、动情的对话。婚礼宾客和远征军家属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返航地球，而四小时内，SDF-3就将启程了，这是船员们与亲友告别的最后机会。之后一个月里，卫星工厂的所有人类成员将被调往地球、月球基地或自由号空间站。对卫星工厂本身则没有任何明确指示，不过人们揣测天顶星船员们可能会把它驶离近地轨道——至于去哪儿，没人知道。

文斯·格兰特俯身爱抚儿子的小脑袋。“一切都会好的，鲍威尔。我们很快就回来了。”

“可为什么我不能跟你们去呢？”孩子追问，“别的孩子就可以去的，他们不比我们大呀。”他补充，把戴纳也包括进去了。鲍威尔说的是他在婚礼上认识的一个小孩，斯科特·博纳德，是朗博士的教子。

“没错，宝贝，”吉英满是泪痕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但你知道你不能去的，”她用指尖轻点鲍威尔的胸口，“你的心脏不让你去。”

戴纳已经有些厌烦了，正往墙上钉图钉玩。她皱起眉头说：“好啦，鲍威尔。反正我们也不想跟他们去。谁都知道太空里一点也不好玩。”

麦克斯和米莉娅相视摇头，似乎在说：这又是哪儿的话。

“戴纳说得没错，鲍威尔，”吉英微笑着强忍哽咽，“真的一点也不好玩。”

“是啊，可是戴纳，你已经去过太空了，”鲍威尔指出，

“我可从来没去过。”

罗尔夫·爱默森趁这一刻无人说话，把小男孩搂进怀里：“我们一定会过得很愉快的，鲍威尔。你就等着看吧。”

文斯和吉英也拥抱了罗尔夫。“替我们好好照顾他，罗尔夫。”文斯认真地说。

“你知道我一定会的。”

正在这时，拉斯洛·赞德沿着穿梭机的坡道走了过来。爱默森本能地把戴纳和鲍威尔拉到身后，深色眼珠里目光锋利，仿佛要一剑刺穿赞德的心脏。

在返地登机口的另一处，贾妮斯和明美换好了登机牌，正从贵宾候机厅走出来。今天她们穿着简朴的长裤和上衣，打扮得很普通。现在离起飞的时间还早，明美打算先去喝一杯。

“你今天怎么了？”当她们逐渐走进人群时，贾妮斯问，“云还在我们脚下呢，你怎么云里雾里的？”明美没有回答，贾妮斯拉起她的胳膊：“地球呼叫林明美，请给出你的超太空坐标。”

“嗯？”明美转向她。

贾妮斯看上去不太高兴：“到底为什么？瑞克吗？”

明美望着远处。“他总是会来找我的。我真不知道自己不能就这样离开他。”

“我说，林，”贾妮斯的声音变得有些担忧，“我觉得丽莎不会喜欢你就这样挤进他们的——”

“我多想再见他一面啊。见他们俩一面。只是想祝他们好运。”

“你已经祝过了——不下几十次了！”

贾妮斯看得出明美并没在听；她正朝码头区张望着。“看

那儿！”过了一会儿她说，指着辅助发射港的一艘小型太空舱，那是给修理人员用的。

“恐怕我得问问……”贾妮斯警觉地说。但明美已经走过去了。

“立正——敬礼！”一名年轻的技术员高声说，一边举手敬礼——丽莎正走进舰桥的舱门。她不由回想起格罗佛舰长经常撞头的那扇舱门，就跟这扇很像。他如果到SDF-3的舰桥来，也一定会倍感亲切，各种设备的位置和作用都跟SDF-1一模一样。这是丽莎坚持的。朗曾试图说服她，他说自从堡垒开始重建，他手下的科研人员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他还认为堡垒的原始设计有很多冗余结构，还有不少严重缺陷。但最终还是丽莎占了上风。她一锤定音，让这座舰桥变得更像是一种纪念，纪念格罗佛、克劳迪亚还有其他人……当然，总还是有点不同的……

譬如，工作人员，是清一色的男性。

“稍息，先生们。”她说。

她巡视着已经竣工的舰桥，手掌轻抚过控制台和过载座椅。后舱壁上安装着两组显示屏，每组由十六个子屏幕按4×4拼成，连接着内部监控系统和星际导航仪。右舷是一张复合激光通讯扫描台，上架一面高大的多屏幕警示板。而前方，在巨大的广角观察窗下，是两张值班座席，就跟过去她与克劳迪亚用了三年的那两张差不多。

丽莎与她的船员们一一握手，包括福尔塞提、布雷克、寇尔腾等等。这是一种礼节，尽管他们彼此都认识，这还是必要的。她祝每个人好运，然后走向属于她专用的那张高高抬起的指挥椅。她欣赏了很长时间，才坐了上去——她有充分理由这

样做：毕竟她耗费了六年心血才迎来了这个时刻。

她的脑海里忽然闪过上次那场短命的指挥^①，但她很快就将这恐怖的回忆抛之脑后。她在舰桥环视一周，然后用坚定的声音说：“布雷克先生，请报告系统情况。”

如果说丽莎的新地盘紧凑、整洁而亲切，那么瑞克的就显得空旷而冷漠了。这里是SDF-3的指挥、控制兼通讯中心，地球一方的对应单位是和它同时建造的。这是一座边长为二百英尺的正方形大厅，高度差不多是长度的一半。在悬挑的指挥台对面，一面五十英尺见方的显示屏及附属的六台控制器、监视器占据了舱壁的显著位置。指挥台居高临下，面前就是高大宽广的主工作区，靠近指挥台的这一区安置了一张水平定位板，周围环绕着二十多张单座值班座席。再往前不远处，还有一排数量相当的座席，和中央显示屏连接。沿着左舷舱壁架设着外部显示屏、技术人员座席，以及几排精密仪器。线缆、馈送器、电源中继接线，从地板直伸上天花板，缠绕扭曲，仿佛蛇发女怪美杜莎。

“蔚为壮观啊，是吧，将军？”右侧有人说。

瑞克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一直在瞠目结舌地瞪着大厅。他转过身，看见站在指挥台栏杆边仔细打量他的那个人，正是T·R·爱德华兹。“呃，令人难忘，”瑞克回身，尽量掩饰自己的惊讶。他当然曾来过好几次，但在不设防的时候，他的内心仍不免要和那重如泰山的责任斗争一番。

“‘令人难忘’，”爱德华兹大笑着走过来，“真是有趣的措辞。如果是我的话，会说‘令人敬畏’，或者‘难以置信’，或者甚至是‘宏伟壮观’。不过，我没跟SDF-1一起在太

① 指新麦克罗斯市战役中她在SDF-2上的指挥经历。

空里待上三年，不是么？你觉得超级大炮是不是也令人难忘，将军？你看见过的，不是么？”

“事实上，我没见过，将军，”瑞克回答，暗自揣测爱德华兹的弦外之意，“我只见过它的废墟……它本来就那样。”

爱德华兹咧嘴笑了。“哦，当然。我忘了。是你救出了那个姓海斯的女人，哦，应该说是海斯女将军。”

瑞克在爱德华兹的面罩上瞥见了自己的映像，接着他直视着爱德华兹的那只独眼。“你想说什么，爱德华兹？”

爱德华兹后退一步，一脸做作的无辜。“我？哪里，没事，根本没事。我想我只是有点被咱们这个大房间给震到了。”他交抱双臂，站在栏杆前，仿佛临阵的王子，然后扭头笑嘻嘻地看着瑞克：“将军，谁还能有比这更好的作战室呢？”

瑞克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我更喜欢叫它情势室。我认为我在通报会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请原谅，”爱德华兹做了个道歉的手势，“情势室，”他大模大样地回身继续欣赏，“多么令人难忘的情势室啊！”

船舱里，杰克·贝克正在不住地咒骂——咒骂太空堡垒远征军，咒骂指挥官，咒骂坏运气，最后是咒骂他自己。他完全可以肯定，这全都是因为那次模拟训练上的疏忽大意。就因为那个才把事情搞砸的，就因为那个才让卡特和斯特林不满的。至于这份手写的请柬——哈！理查德·A·卡特。其实是理查德·反贝克·卡特吧^①。不然为何不把他分到他想去的骷髅中队……那儿才是有乐子的地方。就算是幽灵中队也行

① 英文中“反”的首字母即为A。

啊，虽然他对爱德华兹将军还有点保留意见。可是，该死！要烂在格兰特指挥官手里了！当然，格兰特人是不错，可他的部队是陆基部队，地球人都知道。在这样的任务里，会有什么地面行动啊！他在那里能干些什么啊？不管是不是临时岗位，反正这不合情理，压根就不合情理。

“我本该去读大学的。”贝克嘟哝着，用肩膀开路，从一群士兵中间挤过。

聚在机库的绝大多数远征军成员，都在惊叹营部的中枢战斗力——两大运输工具。一个是GMU基地，另一个是将基地投下星球表面的降陆舰。可对杰克来说，这些都只是模块化的噩梦罢了：工作过度、马力不足、地位低下。变形战斗机让它们相形见绌。一名飞行员一架战斗机，速度、航程、火力样样都强，没什么来拖后腿。他经常想象早年麦克罗斯时代的样子：心无旁骛，踩爆油门，直冲云霄！耶！

而这些……巨大的怪物，却恰恰相反，就和老坦克一样脑满肠肥。当然其中也有不少好东西——气垫坦克，摇石战机，诸如此类——可他要是希望驾驶这些东西的话，那他宁愿调到沃尔夫战队去。

杰克决定绕GMU基地走一圈，看看能有什么新鲜东西，好让他打起精神来。这台基地很大，长约五百英尺，八只高达一百英尺的全向轮，架着巨大的驱动桥；还有一排排航行灯阵，隐蔽的粒子炮丛，以及多弹头导弹发射台。前上部有两架伸缩式装卸台；而在顶部，爆炸偏流器的后面，两座外部指挥站并排挺立，左右拱卫着这台基地的真正宝藏：一门巨大的脉冲炮，可以抬升旋转，就像救火车的云梯。

杰克一直在打量这个基地。五分钟后，凯伦·潘突然出现在一条大坡道上。她穿着紧身的远征军战斗服，比起那天的晚装更显得曲线毕露，身材曼妙。杰克顿时看得几乎呆了，满面

愁容一扫而光。

凯伦看见他，微笑着挥挥手。等到走近杰克时，她快乐地说：“嗨，贝克，你在这里干什么？”

杰克同样还以微笑，把手拢在嘴上回答：“撞大运了！”

“我太激动了。”朗博士向爱克西多坦言。他俩刚对堡垒的空间折叠发生器和反射驱动器完成了启航前的最后检查。虽然用的就是布里泰旗舰上的那些动力设备，但是经过机器人技术人员的改造，它们已经好看了些。很久以来，朗一直期待能拆下一台折叠发生器，就为了看看那史前文化能量的核心。可他知道这必须等待，直到折叠系统空闲下来才行。然而，此时此刻，史前文化仍然是这个宇宙中最宝贵的物质，朗的团队还没能发现创造它的点金石。于是他们只能原封不动地把芯片与动力设备从一艘船搬到另一艘，从一架战机搬到另一架。远征军已经搜遍坠毁在地球的天顶星战舰，尽可能回收了其中的能源块，但供给却终究无法用之不竭。

佐尔到底是怎样创造出这个东西的？朗一直在问自己。他知道这和爱克西多提到的所谓“生命之花”有关系。但他自己从没见过那种花，再说佐尔是如何把花变成史前文化能量的？这是他希望和平谈判实现之后，统治者能够解答的问题之一。然后，就是围绕佐尔自身的众多谜题。不过，眼下朗对自己获得的小小胜利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超出了我的预期。”

爱克西多可能注意到了朗的表情，朗看上去就和圣诞节清晨的小孩一样。于是天顶星大使也受到了感染，话音里充满了期待。

“是啊，博士，你能想象我的感觉么？这么多年后，终于

要再一次回家了。”

朗看着爱克西多，就像发现了新大陆。“是啊是啊，我明白你的意思，朋友。而且很奇怪，我，也觉得自己像是要回家了。”

爱克西多觉得自己领会了朗的意思，于是摇了摇头。“不是的，博士。你会明白泰洛并不是你的家。地球才是，永远都是。”

“也许吧，”朗的眼里亮起一丝光芒，“但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已经见识了更彻底的重塑，不是吗？”

爱克西多正要回答，一名技师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通知朗，全部系统准备完毕，舰桥正在待命。

“好，普莱斯先生，请转告将军一切如她所愿，”朗宣布，“该出发了。”

等候在穿梭机登机区的人群中忽然卷过一阵兴奋的低语。人们潮水般涌向各个观景窗，自发地喝彩起来。

“我们的机会来啦！”明美回头冲贾妮斯说。

她和贾妮斯躲在太空舱的前座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从那里她刚好勉强看到SDF-3前端浑圆的主炮。巨船正隆隆作响地缓慢前行，离开了卫星工厂的零重力建设舱，驶进了视野。

“快，贾妮斯，现在就走！”明美催促。

贾妮斯咬紧下唇，在仪表板上打开了一组开关。显示器一一亮起，小小的座舱里充满了嗡嗡的轻鸣和柔和的琥珀色光芒。突然，小船前倾了一下，是传送带启动了，带着它驶向发射区。

明美四下张望，看看是否已经有人发现了她们。不过，看来即使是技术人员，也被震撼登场的太空堡垒吸引了全部的注

意力。她还没来得及开始默祷，太空舱就发射了。

明美深信她的搭档完全能够驾驶太空舱并定位接近SDF-3。在她们两年的友谊里，贾妮斯曾做过更让人惊叹的事。

她时常回想起朗博士向她初次介绍贾妮斯时的情景。他口中的贾妮斯，仿佛是上帝赐给人世的一件礼物。渐渐地，明美也意识到朗博士的溢美之词并非夸大其词。在明美看来，贾妮斯很酷，还有点不合群——她的生活里只有一个男人，就是那个莫兰参议员，他们的关系似乎有点古怪——不过贾妮斯能驾驶飞机，能格斗，能迅速掌握数量惊人的各种知识，还能说几十种语言，包括天顶星语。可尽管她的天赋如此之多，让朗赞叹不已的仍是她的歌喉。她和明美的配合天衣无缝，相得益彰。这并不纯粹是出于娱乐目的。如果说明美的歌声曾经在对抗天顶星人时大获全胜，那么明美和贾妮斯的合唱，会把这胜利扩大十倍。万一在SDF-3离开地球后，机器人统治者又送来新一批人造军团，那么她俩完美的和声将成为坚强的防御，保护这可爱的星球。

我们的歌声是武器，贾妮斯曾这样对明美说。

对于远大梦想或者崇高目标，明美并不陌生。于是她欣然同意为朗博士保守秘密。贾妮斯也同意了。就这样，两个姑娘成了演出搭档和好朋友。但两年之后，明美面前忽然出现了更重要的梦想，而朗博士所关心的事在她看来却仿佛成了杞人忧天。现在，太空舱开始接近缓缓前进的堡垒，明美请贾妮斯和它保持航线平行。

“可我们不能在这里逗留，林。这船马上就要空间折叠了。”

“就算是为了我吧，求求你，贾妮斯。”

贾妮斯沉默了片刻。然后她说：“你就没打算回卫星工厂，对吧？”

明美在座椅上转过身，拉住她朋友的手：“你跟我一起来么？”

贾妮斯注视着明美的蓝眼睛，那双眸子里恐惧和热切混成了一片。她微笑了：“难道我还有选择吗？”

明美俯瞰着地球上的海洋和云团，结束了她的祈祷。

“工程部门确定已到达月球轨道，”布雷克不断汇报最新情况，“我们已做好发射准备，将军。”

丽莎端坐指挥椅，转身仔细看了看一面外部显示屏。整个船体传来一种持续稳定的低沉轰鸣，连舰桥上发出的指令声都已变得模糊不清。但此时丽莎还是清晰地意识到了，汽笛和警报器正鸣响不息，召唤全体人员前往各自的岗位。

“寇尔腾先生，请开始倒数计时。”丽莎命令，双手紧握指挥椅的扶手。

“倒数计时开始——十……”寇尔腾在轰鸣和战栗中高喊。

“九……”

“将军！”布雷克突然说，“我这里显示有一不明身份的光点，刚好出现在折叠范围内！”

“五，四……”

丽莎探头去看：“那是什么？！”

“船，长官——是太空舱！”

“二，一……”

“来不及了！”

“零。”

“启动！”丽莎喊。

一英里长的巨船跃迁了。

7

机器人统治者曾计算出标准天顶星飞行员的预期寿命^①为三年，相比之下，从来没人考虑过同级别因维战士的寿命问题。事实上，只需一道指令，因维所有部队（除保留性别差异的科学家之外）就能激活或失效。最初发令者只有瑞吉斯一人，后来为了安抚她丈夫（在佐尔事件发生之后）受伤的自尊心，这位一族之母协助创造了活体计算机，由它接任了这个角色……粘稠的绿色液体充满座舱，这是一种能自生的史前文化能量变体，对战机的运作至关重要。那些活体计算机，或者说“主脑”，浸泡在这营养液（奥普特拉成熟植株果实的液化体）中，与各级部队通讯交流。

——赛利格·卡勒，《泰洛星战役》

“是啊，孩子，我早就想带你来看看这个地方了。”卡贝尔指着地下密室里的奇妙景象坦率地说。他和他的助手正站在泰雷西亚皇家大礼堂地下的迷宫深处。“不过很遗憾，居然是

^① 生物群体中衡量单一生命存活平均长度的统计量。

在这种情形下。”

雷从未见过这样的实验室和监视设备。满屋遍布着控制台和显示屏，网络终端上高高堆着大量的数据卡和古旧的打印文件，还有无数难以辨认的工具和设备。在老式发光板的光芒下，这地方显得灰扑扑的，已经很久没人用过了。

“这里真的曾经是他的工作室吗？”雷不太相信地问。

卡贝尔心不在焉地点头，他正在考虑如何处置传粉兽。这些毛茸茸的小动物忽然都变得安静温顺了，紧紧挤成一团蜷缩在屋角。看来它们本能地感应到了某种集中能量源的存在。这时卡贝尔听见雷响亮地倒吸了一口气；那年轻人正呆呆地瞪着一幅佐尔的全息像——这是他刚从网络里调出来的，是泰洛星上仅剩的佐尔的照片。

“这……这不可能！”雷惊叫，“我们长得一模一样！”

卡贝尔干咽了一下，恢复了镇定。“好吧，你们可能是有点像，”他故意轻描淡写，“眼睛和嘴有那么点……不过，把它关掉吧，孩子，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尽管一头雾水，雷还是照办了，开始清理台面。而卡贝尔则在屋里巡视一周，打开了各种设备终端和显示屏。老人知道在这里可以直接和三长老联系，但现在还没那个必要。他专心研究那枚收发器，不出一个小时就有结果了。他得到了需要的数据，找出了地狱猫的动力源。

“和我想的一样，”卡贝尔若有所思，屏幕上，图表一张张滚动涌现，“他们几乎就在我们的正上方，在皇家大礼堂里。显然他们把某种指挥单元从战舰上搬下来了。不过，奇怪的是……发射源更像是一种有机体，而不是机器。”

“这是什么意思？”雷站在他身后，越过他的肩头看向屏幕。

“意思是我们现在知道该怎么反击了。”卡贝尔还想继

续，可自动提示音突然响彻实验室。他立刻循声看向左首外侧的一面屏幕，马上意识到这屏幕还联接着泰洛仅存的几架轨道探测器之一。很快，屏幕上显示出一幅深空画面。这回轮到卡贝尔惊呼了。

“哦，孩子，告诉我，我该不是在做梦吧！”

“是一艘飞船，”雷凝视屏幕，“但这不是因维人的船，对吧？”

卡贝尔惊喜交加，用力捂住脸颊。“这不是真的，雷，这不是真的……你没看到吗？——是他的飞船，佐尔的船！”

“可是卡贝尔，这怎么可能呢？”

卡贝尔猛然站了起来。“是天顶星人！他们夺回了飞船，他们回来了！”他抓住雷的双肩，“我们得救了，孩子。泰洛得救了！”

不过，发现这艘飞船的，并不只有泰洛轨道上的那些探测器。在昔日的皇家大礼堂，也就是现在被瑞金特的手下改造成司令部的地方，安放着一艘奥布西姆搬来泰洛的那一部分主脑切片。此时，它发话了。

“入侵警报，”合成的声音发出警告，“一艘不明身份的飞船进入瓦利瓦星系，正在朝泰洛方向前进。预计到达时间：一个周期^①。”

瑞金特主脑的这具分身，和它的父体非常形似。它也悬浮在一个盛满无色发泡液体的高大容器中，安装在沙漏形的底座上。

“识别飞船身份，给出建议。”奥布西姆命令。

“开始检索……”

① 作者杜撰的因维人时间计量单位。

这位因维科学家看向一台通讯球，它的球面上布满了弧形网格线。他等待着图像显现出来。

“数据不足，无法识别唯一性。”

“那就对比推测一下。”

“奎尔察·库埃拉米茨级别，”主脑迟疑片刻后回答。通讯球里的深空中，那艘神秘飞船正在不断接近，主脑在一旁列出了从库存里搜索来的各种相关资料。

“继续鉴别。”

“天顶星战列巡洋舰。”

奥布西姆吻喙旁的感应器官一阵抽动，变得苍白。天顶星人，他想，经过那么多代，他们终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他多么希望这是一支先遣队，而统治者自己就紧随其后，这意味着花儿回来了，希望也回来了……

他命令主脑立刻通知各战舰指挥官。“准备随时发动进攻。”

超太空折叠不仅仅是扭曲了一片时空，还让头脑经历了一场光怪陆离的风暴。整个世界突然充斥着万千声响，天马行空的神话奇景在一个个平行世界中重演，真切无比而触手可及，倏忽即来又转瞬即去。群星不断地闪亮、黯淡、重现，光化为影，影生成光。宇宙已是海天一片的银白，数不清的黑洞成群迸发，烟雾般的星云萦绕不散。

这是丽莎所经历的第六次跃迁。但以往的经验未必能减轻这次的冲击，在SDF-3挖掘的时空隧道中旅行依然历尽艰辛。丽莎并没感到自己已经到达了银河彼岸，她只觉得好像掉进了一场梦里，真正的自身却灵魂出窍，遥望着坐在指挥椅上的那个人偶——那只是从她心灵里裂出的一具分身而已。渐渐地，舰

桥上开始浮现出人声，含糊不清，虚幻不明，仿佛来自深深的地底。

“……报告，飞船已进入瓦利瓦恒星系。”

“报告舰况。”丽莎机械地说，声音虚弱。

“自从发射以来一直状态可控。”

技师中有些人比丽莎更晚清醒。他们工作时不堪重负，好像已经精疲力尽。

“系统检测全部通过。将军，朗博士有话要说。”

丽莎匆匆瞥了一眼显示屏，朗博士正向她表示祝贺。之后他说：“先前的我负责调整了航向和速度，希望你别介意，丽莎。”

穿越时空似乎完全没影响朗的状态。时空跃迁的怪事之一就是：它和高原反应类似，没法预见谁会有反应，谁又完全免疫。丽莎敢肯定已经不少人进了医务区。而她自己的状态还算不错——这倒让她有些惊讶。她摇摇头笑了：“我们成功了。我们真的成功了吗？”

“你自己看看嘛。”朗回答。

丽莎转过身，仔细查看屏幕。上面已经展开了凡托玛的远距主视图——一颗带着尘环、大理石般的绿色巨行星，在背后阳光的照耀下，呈现出一条光亮的弧边，仿佛一弯银白项链；弧边正中光芒璀璨，犹如镶嵌了一块燃烧的宝石。接着，行星系概要图显现出来，凡托玛十二卫星中的一颗被标亮并放大了，一旁的辅助屏上滚动着分析数据。

“泰洛。”丽莎轻叹。这颗卫星很快就将转进凡托玛的暗面了。她心一沉，想起了雷达屏上那艘被卷入空间折叠的不明太空舱。

“太空舱还在我们后面，”一名技师忧心忡忡地报告，“不过我们正和它拉开距离。”

“朗博士——”丽莎开口说，但就在此时警报信号突然闪遍了整个舰桥。

“长官，雷达发现多个信号，正朝我们接近中……”

丽莎瞪大了眼睛。“通知全体成员进入一级战备，打开通讯网络。立刻联络卡特将军。”

稍后，瑞克出现在屏幕上：“终于碰上他们了。”

“有没有收到对方的信号？”丽莎问负责警示板的技术官。她喉咙发干，声音涩哑。

“没有，长官。身份不明，动机不明。”

丽莎起身走到广角观察窗前。“我要尽快看到视频影像，请爱克西多和布里泰立刻来一下。”

“嗯？”丽莎坐在指挥椅上，一只脚不耐烦地轻叩着。警报喇叭仍在不停嚣叫。太空舱的事尚无眉目，可现在她又又要面对更重大的问题了。

爱克西多转身直视丽莎。“这不是泰洛的船，将军，我向您保证。”

布里泰和瑞克也都来了。三个男人围坐在警示板技术官的身后。“有新信息进来了，丽莎。”瑞克头也不回地说。

屏幕上出现了几个贝壳状的图形，热点区域都被标亮了。

布里泰喃喃着站起身来，舰桥上所有目光都聚集到他身上。“因维运兵舰。”他愤怒地大声说。

“因维？但是怎么会——”

“他们会和统治者结成某种同盟吗？”丽莎沉思着。

“那是不可能的，将军。”爱克西多回答。

瑞克转向一直守在显示屏上的朗：“看来我们有伴了，博士。”

“必须保护SDF-3。”

“长官！”一名技师喊，“这片星域到处都是信号！”

瑞克等人都看见了，那些贝壳舰打哈欠般张开大口，吐出了无数小型战机。螯击蟹，布里泰是这么称呼它们的。

“骷髅中队，紧急起飞。”

“幽灵中队已经出发了，长官。”布雷克在自己的座席上报告。

“什么！”

警示板显示，有两团光点正在互相接近中。瑞克重重拍下联络情势室的通讯按钮，要求那边报告是谁擅自命令变形战斗机出击的。

得到的回复是：“爱德华兹将军。”

“爱德华兹！”瑞克大怒。

一连串请求接踵而来，布雷克击键应答：“长官，幽灵中队报告说他们马上进入交战状态。”

卡贝尔迷惑不解。这根本就不是佐尔的船，只是某种仿制品而已。更糟的是，这艘快飞到凡托玛尘环的天顶星飞船已经遭遇了因维人的小型贝壳舰队，而船上放出的战机也已经和螯击蟹交战了。一开始卡贝尔还企图说服自己：也许天顶星人是出于什么特殊原因，才以缩小的形态返回。但现在他的愿望落空了，看来这艘星船更像是被武力夺取的，他正在猜测这批新来的入侵者是什么来路。这时，一台网络计算机传来的数据证实了他的想法。

他的目光停留在机器人统治者过去收到的一段信息上，那时雷诺的舰队刚被击溃，卫星工厂刚被掳去。在离泰洛八十八光年以外的一片广阔星域里，散布着无数残骸碎片，其中有一

些机甲残片和眼前这批“天顶星人”派出来迎战因维人的战机很像。那样的话，这些入侵者一定是机器人统治者前往征服的“小小地球人”，也就是得到了佐尔之船以及史前文化母体的那批人。

因维人和地球人激战正酣，谁都没注意到一艘小飞船悄悄离开了泰洛星。卡贝尔目送这艘小船消失在监视屏上，微微一笑。是老人们。也许和他一样，他们也上当了，以为是天顶星人回来了。那些老笨蛋！卡贝尔大笑起来。

于是，突然间，泰洛不再有统治者了。卡贝尔端详着这场在巨行星土环畔爆发的激斗，不禁对泰洛是否将再次易主疑惑起来。

在皇家大礼堂——现在的因维军司令部，奥布西姆正思考着同样的问题。星船上的军队并不是天顶星人，但他们的生理体征和泰洛人或普拉西斯人有些相似。目前看来他们也不是泰洛人。通过监听这些入侵者互相之间的无线电通讯，主脑发现他们使用的不是机器人统治者的语言。

“采样分析。”奥布西姆命令。

这是一种仅通过语音来传递信息的原始语言；几分钟后，主脑便轻松掌握了它，同时还破译了入侵者使用的战斗指令。

奥布西姆饶有兴致地盯着通讯球。战况趋势对他的螯击蟹部队不利。尽管对手缺乏智慧，并不老练，但他们的火力之强劲，战机之敏捷，是奥布西姆前所未见的。看来他们不太会像史菲利普思、普拉西斯和卡巴拉那样轻易屈服。不过，火力并不是决定战争的唯一因素，战争中更重要的是指挥才能，而这正是对手所缺乏的。

“主脑，”奥布西姆说，“用他们的密码给他们自己的飞

行员发出新命令，让他们不顾一切地追击我军。”

这艘星船正躲在凡托玛的尘环带中，如果能把它引诱出来，只需要一会儿，贝壳舰队就可以给它致命一击。

奥布西姆转身面对主脑：“定位敌舰的推进系统，把有关数据传给所有的舰队指挥官。”他的双手深深笼在袍袖里，心下对这个策略盘算了片刻，“还有，准备向摄政王上报我们这里的情况。”

通讯网络中各种声音层出不穷，尖叫、惊呼、战机爆炸后迸发的静电噪音、濒死前的低沉怒吼，所有这些混作一片，构成了一部死亡交响曲。

“呼叫幽灵队长。”一名飞行员说。

“收到，向右50度，射程适中……”

“收到。”

“幽灵三号，幽灵三号，有敌机撤退，方向0-7-9……”

“幽灵六号，有六架敌机咬住你了！快转到战斗员模式！”

“不行——”

瑞克咒骂着接通了网络。“幽灵队长，你是否需要增援？重复，你是否需要增援？完毕。”

“长官，”幽灵队长立刻回复，“我们可以坚持，但这儿真他妈——呃，真的很辛苦，长官！”

“你能否查明敌人的武器系统？完毕。”

对方的回复被静电干扰掐掉了头。“……还有某种等离子炮，长官。它们打出来的是能量飞盘或者类似的什么东西！但这些家伙动作不快——是很凶恶，但的确很慢。”

瑞克抬头仰望舰桥的天花板。我本该和他们一起并肩战

斗！布里泰和爱克西多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岗位，照理说瑞克此时也应该回战术情报中心^①。但在这种关头，每分每秒都危急得要命，他根本没法把视线从屏幕上挪开哪怕一小会儿。丽莎已经命令SDF-3驶向凡托玛的向阳面，那里的局势正在得到控制。

“有谁知道爱德华兹在哪儿！”瑞克冲麦克风咆哮。

“爱德华兹将军正在前往情势室的路上，长官。”有人回答。

瑞克摇摇头，不禁怒火中烧。丽莎转头望着瑞克：“将军，你最好回自己的岗位去，这里我们可以处理好。”

瑞克垂下目光注视丽莎，绷紧嘴唇，点了点头。

“长官，敌人正在撤退。”

瑞克扭头瞪着屏幕。“感谢上帝……”

“幽灵中队正在追击。”

瑞克顿时脸色刷白。

“快联系他们！是谁下的命令？——爱德华兹？！”

布雷克在控制台前手忙脚乱。“不是爱德华兹，长官。不知道是谁下的命令，长官。”

“立刻让骷髅中队出击！”瑞克大步冲出了舰桥。

丽莎注视着凡托玛的尘环，这让她想起了当年的土星环，那时的情形和现在也有几分相似^②。“启动电子对抗，”她命令，“升高船体。还有，真该死，快派人去营救那个太空舱！”

麦克斯·斯特林率领骷髅中队从SDF-3发射区出发之后，

^① 即前文的情势室。

^② 指第一次宇宙大战中，SDF-1在天顶星舰队追踪下藏身于土星环的一战。此战中丽莎首创代达罗斯攻击，瑞克首次正式出战。

乔纳森·沃尔夫也紧随其后飞出。他驾驶的是摇石，一种轻型变形战斗机，日后将成为南十字军战术装甲太空部队的主力装备。由于摇石机的小巧外观和碟形雷达，人们经常戏称它为“带翅膀的小船”。尽管比起阿尔法，摇石机少了些变形战机的传统特征，但它的效率和机动性丝毫不弱，多功能性也优于普通变形战机。而且，它还加大了座舱，可以容纳两人，甚至能挤下三个人。

扫描器显示，那艘被卷进空间折叠的倒霉太空舱里有两名乘员。他们还活着，但似乎失去了知觉，也许更糟。SDF-3向他们发出的讯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护盾的启动使堡垒的牵引光束没法正常运作，因此沃尔夫主动请命营救任务。其实他是一心想离开堡垒加入战场，哪怕只是为了救人。可一旦真正进入了太空，他却又有点无所适从。连串爆发的橘黄色火球，交错的蓝色激光束，还有等离子能量弹的眩目光芒，交织在一起，点燃了这片星空。当年天顶星战斗壳人们领教下来不过如此，可现在变形战斗机所面对的，却好像一群刚从老式恐怖电影里跨出来的怪物，人们很容易会以为这些酷似螃蟹的家伙就是外星人本身。不过布里泰和爱克西多在出发前的简报里就已经提到过：这些螃蟹里坐着的才是真正的外星生物，在战斗中它们将迅猛而又致命。

事实也的确如此，沃尔夫周围的这一场混战正可以证明这一点。骷髅中队从因维人第一波进攻的残军中杀出一条血路，全力追赶幽灵中队，而后者仍在不明就里地猛追因维主力大军。沃尔夫惊奇地看着变形战斗机变身为战斗员，和因维螯击蟹正面对射，一架架战机燃烧、爆炸，化成碎片；有些战机已经耗尽弹药，就和敌人展开了近身格斗。缠斗的机群中他还认出了米莉娅·斯特林上校的红色战斗机，她的战锤导弹刚完美地摧毁了挑战她的三架敌机。麦克斯更不用说，又是一场酣畅

痛快的个人表演。但敌人在数量上占据明显优势，沃尔夫很怀疑骷髅中队还能再坚持多久。

现在，他自己正在迅速接近那艘太空舱。太空舱的后座似乎有动静，可当摇石机飞得更近时，他却发现里面的两名乘客都一动不动，生死不明。沃尔夫把摇石变形为战斗员后，打算接住太空舱，再朝凡托玛的向阳面推过去，这样就能返回SDF-3。但就在这时，通讯器里传来了避让的命令。不一会儿，太空堡垒从凡托玛的尘环中浮现出来，进入视野。令人费解的是，此时骷髅中队却调头朝凡托玛那蛋白石般的表面飞去，这样一来，SDF-3就完全暴露在因维舰群的面前。所幸这些敌舰几乎立刻就在堡垒主炮喷薄而出的巨大火柱中灰飞烟灭，成为了历史。

尖锐的噪音几乎撕裂了沃尔夫的头盔，战场上光芒大盛，令他完全无法直视。但当他终于能把目光重新投向战场时，却发现有两艘贝壳战舰忽然出现在太空堡垒的薄弱地带。

沃尔夫第一反应就是通过网络向舰桥发出警告。堡垒启动了备用动力准备开火，同时挣扎着奋力规避，但为时已晚。在SDF-3来得及还击之前，敌人的强大炮火已结结实实地击中了它。

SDF-3的引擎舱里，伤亡者横七竖八躺了一地。损管队冲了进来，竭力控制火势。遍地都是鲜血和冷却液，不时有人打滑摔倒。打破的船壳一部分已经自行封闭，但更多部位完全无法修复，不得不疏散人员，用气密舱壁彻底隔断。

在一片浓烟和混乱中，朗和爱克西多径直奔向折叠发生器舱。当他们到达门口时，刚好看见一台断裂下来的机器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朗拼命朝手下喊话，但所有的人在一开始那次大爆炸时就都几乎被震聋了。

正在这时，第二次爆炸发生了，朗和爱克西多被掀翻在地。浓烟与烈火纠缠成无数鬼魅般的黑色幻影，塞满了船舱，但又出人意料地很快消散。

大火和金属熔化的气味刺痛了朗的鼻子。他爬起来冲进发生器舱，合上所有的开关和线路。这时爱克西多也跟来了。朗已经被火灼伤，浑身是血，不停发抖。

“他们知道从哪……哪里攻……击我们，”他结结巴巴地说，黑洞般的眼睛里怒火熊熊，“我们被困在这里了，我们被困在这里了！”

我认为，朗在这件事上（关于贾妮斯）做法和机器人统治者差不多——也许更直白的说法是，他满足了史前文化阴暗面的需求。赞德和所有协力促成“支配权”的人，也在达成这个目的。除了征服、战争和死亡，还能利用史前文化做什么？史前文化的明亮面还没有通过某种超自然的方式为人们所知。当然，也可以说史前文化独一无二的光辉时刻最后还是到来了，瑞吉斯与它合二为一，完成了转化变形。

——明涛，《史前文化：战机外的旅程》

奥布西姆看着通讯球，陷入沉思；损失了四艘运兵舰和不计其数的螯击蟹，但入侵者的星船不是被击毁，就是失去了战斗能力，他的目的大致达到了。现在，从凡托玛的明亮面上已经可以看到那艘飞船的全貌，它停泊在靠近这颗巨行星外尘环的轨道上。虽然电子干扰装置阻断了他和瑞金特的联络，但奥布西姆已派出了一艘传令船，援兵一定会到来。

但现在会发生什么？因维科学家自问着。这些无望取胜的

外来者肯定发现了，泰洛就将进入凡托玛星的阴影区。他们是否会借机将船驶入轨道内，冒险登陆？不管怎样，奥布西姆决心已定，指挥机部队将恭候他们的到来。

与此同时，太空堡垒远征军正在救治伤员、统计死亡人数，堡垒里蔓延着忧惧的情绪。船员们操演过的可能战况之一就是应付无端发动的攻击，但谁也没料到会是因维人。朗和许多人一样，认为天顶星人几乎消灭了这个种族；他想起，佐尔在SDF-1上留下的“问候信息”中有一张因维战舰的图片，但爱克西多和布里泰都不能就此提供更多的信息。而且，“来访者”的降临和紧随其后的宇宙大战，使地球军事力量错误地相信是人类在支配着这个星系。虽然天顶星人是身材高大、利用生物基因技术系列的克隆体，但人们在某些方面还是能理解、接受他们。这次的新敌手则完全不同。启航前的简报会上确实提到了外星种族，但天顶星人对因维人、卡巴拉人和史菲利思人的描述，就像是野营篝火旁的鬼故事，或者恐怖电影《鲛鱼之乱》^①的赞辞。所以，堡垒上的每个人听到谣言时都在自问，为什么以前会相信远征是明智之举呢。而实际上，朗还没有报告真正的坏消息。

为了防止小道消息扩散，瑞克要求幽灵中队和骷髅中队一回来就立即汇报任务执行情况。在了解全部事实之前，一切都得保密。

瑞克在舰上一间会议室里来回踱步，各中队的指挥官和总参谋部成员在U形会议桌边就座。瑞克面色铁青地首先向爱德华兹发问，要他解释越级命令交火的原因。爱德华兹留心听着瑞克的话，会场中一片意味深长的沉寂。

“将军，SDF-3被攻击。我只想保护这艘船。”

①《鲛鱼之乱》是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1937年所著黑暗讽刺科幻小说。该作者是机器人（Robot）一词的发明者。

瑞克眯了眯眼睛，“如果对方为和平而来，将军，那会是什么后果？”

“他们没有好心。”爱德华兹轻蔑地哼了一声，不愿接受这种责备。

“你在拿部下的生命冒险！那时我们根本不知会面对什么。”

爱德华兹看了看桌子另一侧的幽灵中队指挥官们。“我的部下尽职尽责，他们击退了敌人。”

瑞克厌烦地做了个手势，扭头问变形机飞行员。“我想知道你们为何追击，是谁下的命令？”

麦克斯起身答道：“将军，我们收到了追击命令。”

“使用了正确的验证密码吗？”

“是的，长官，”五六个人同时低声答道。

瑞克清楚，除了要一份报告之外他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只有全权大使委员会才能审查爱德华兹。常情下瑞克和丽莎本该全权管理堡垒，但委员会的规定迫使他们与爱德华兹、南十字军代表分享指挥权。这样安排，是为了迎合陆军元帅安纳托尔·伦纳德在纪念碑市迅速发展的势力。实际上，爱德华兹的存在多少起了些调停作用，以缓和太空堡垒防卫军和南十字军之间的进一步争斗，这是远征任务的内部和约。SDF-3回到地球时，毕竟没人想看到派系林立，军阀割据。此外，爱德华兹还代表着一些委员会成员（隆尚议员和斯廷森议员，原地球联合防御委员会的老成员）的仇外心态，他们始终认为格罗佛舰长和SDF-1司令部在第一次宇宙大战中对天顶星人态度过于软弱——例如，给微缩天顶星间谍提供避难所，向布里泰吁请和平。因此，只要爱德华兹继续得到委员会支持，瑞克就只能束手束脚地干。瑞克明白，这种关系像极了古往今来将军与政要间的不和，也是他对现状日渐不满的关键原因之一。

瑞克扫了爱德华兹一眼。“十四点整之前，把完整的报告放到我的桌子上。明白了吗？”

众人恢复了常态，热切表示赞同，接着便开始讨论机密问题。瑞克听取变形战机遭遇的敌方机甲情况汇报时，一名中尉走进会议室，带给他一条私人信息。这是朗博士的条子：那个太空舱已经被营救进了堡垒，舱内乘员也已转移到医疗区。

瑞克看到乘员名单时，脸一下子白了。

真是一场噩梦：她站在舞台上，演唱的准备工作全部做好了，歌词却怎么也记不起来。演出大厅似乎在太空中，本该是观众席的位置上一片漆黑，只能看到许多颗行星和卫星。接着，是瑞克，怎么？——他挽着丽莎，沿着通道走过来了……

明美醒来时看见了瑞克的脸。她躺在床上，瑞克正弯腰关切地望着她。她虚弱地笑了笑，伸出双臂搂住了瑞克的脖子。

“哦，瑞克，我做了个梦——”

“明美，你还好吧？”瑞克摆脱了明美的拥抱，握住她的手。

“嗯，很好，”明美说，“除了……”那一瞬间就像晴空霹雳。

瑞克发现了她眼中的惊恐，想让她平静下来。“你在SDF-3上很安全，医生说你会恢复的。”

“瑞克，贾妮斯在哪！”

“就在隔壁。”瑞克指了指。“她没事。朗博士正陪着她。”

明美双手捂住脸，哭了起来，瑞克轻轻地拍着她的背。过了一会儿，他问道。“明美，你为什么这么做？”

明美抬起头来看着瑞克，抹去了眼泪。“瑞克，我不想让

所有人都离我而去。你对我是多么重要，你明白吗？”

“你是否知道，这样会丢掉性命？”

明美点了点头。“谢谢你救了我。”

瑞克清了清嗓子，“嗯，其实你该感谢沃尔夫上校。不过听我说，你最好休息一下。我也很多话想对你说，但不是现在。”

“谢谢你，瑞克。”

“睡吧，”瑞克说完站了起来，给明美盖好了被子。

瑞克还没离开房间，明美就睡着了。所以她没看见走进来的勤杂工，也没有看到这个蓄着胡子的男子看见瑞克时的惊讶表情。他认出了瑞克是谁，但这最初的印象转而又被怀疑推翻了。看到勤杂工仔细打量入睡的明美，瑞克想起自己也曾奋力从巨人手中、在各种险境下保护过她。

在明美的隔壁房间里，朗直视着贾妮斯蓝色的眼睛。她的才能的确救了明美一命，但贾妮斯怎么会首先听从明美的想法呢？她俩的小花招毁了他苦心经营的计划；而空间折叠发生器损坏的一系列后果和对远征任务的重大影响，实在让朗感到难以承受。

“贾妮斯，”他平静地说，“视网膜扫描。”

贾妮斯的眼睛内部发出明亮而稳定的光，和朗博士视线相对。但只一会儿光便消失了，她的眼睛和面颊没了生气，皮肤也暗淡失色。

“朗博士，您还有什么指令？”

“贾妮斯，重放一遍SDF-3出发前发生的事。我想了解你做出决定的内部逻辑。明白吗？”

“明白，朗博士。”贾妮斯刻板单调地应道。

听到贾妮斯的陈述，朗不禁有点嘲笑自己。他虽然意识到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但没想到现在必须面对事实……这个人造人的一部分，即人工智能部分居然逐步形成了一种情感：她喜欢林明美！东京中心的研发团队曾多次提出、讨论过这种缠绕不去的忧虑，但最后朗还是拒绝了他们加装安全装置的迫切请求；但这么快，他就得面对那次草率决定的后果了。

对这个人造人的深入研究，花费了十多年光阴；但贾妮斯迈出的最初几步说明，耗费的时间和工作的隐密性都是正当的。新麦克罗斯市被毁后不久，朗就开始考虑让贾妮斯成为林明美的拍档。与贾妮斯合作对地球的安全可能非常重要，明美轻易就被说服了。朗选择明美，是因为她俩的歌声能抵挡千军万马，而且明美能在那些朗无法涉足的政治敏感地带来去自如，特别是南十字军组织。所以不难理解，当朗得知莫兰参议员对贾妮斯感兴趣之后，他是多么激动。一些人认为这个年轻的公众焦点人物是朗的外甥女，也有一些人以为她是朗的情人。可如今她和这艘船上的其他人一起，搁浅在距地球许多光年之外，他的间谍还能有什么用处！

命运弄人，朗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把手伸到贾妮斯的脖子后面，拔出藏在她浓密长发下的塞子。这个塞子外层是真皮，盖住了一个高速传输数据的接口。朗预备好便携式传输软管，正要插进接口，这时瑞克径直走进了房门。

朗不动声色地将数据线丢在床后，低声给贾妮斯下了一条指令。他从病人身上转过头来，发现瑞克正盯着他看。

“啊，抱歉，朗博士。我该先敲门的。”瑞克尴尬地说。

“别瞎扯了。”朗站了起来。

瑞克看看贾妮斯，又看看朗。他对明美的拍档知之甚少，但也听说过一些关于她和朗的传闻。这时，贾妮斯对他淡淡地一笑。

“现在感觉怎么样？”瑞克问。

“想家，”贾妮斯说。“但脑子有点乱。”

“我们治不了思乡症，但休息休息一定会好得多。”

“好主意。”朗很支持。他关上电灯，和瑞克走出了房间。

“她……很可爱。”瑞克说，两人随即都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中。

在电梯口，他俩碰上了刚走出电梯的乔纳森·沃尔夫。虽然他手捧两束鲜花，但还是设法行了个军礼。“我想，我应该尽力让新乘客们振作起来。”沃尔夫边说边解释。

瑞克和朗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啊哈，将军，我猜每艘太空堡垒上都预定过搭载平民的计划。”

“好像是这样，上校，”瑞克说。“明美在11号房间。”他点头指了指方向。

沃尔夫朝房间走去，瑞克和朗走进了电梯。“潇洒的上校要给他们打气？不会这么简单吧。”朗说。

瑞克摸了摸下巴，“他在地球上是不是有妻子和几个孩子？”

“这得问他。”

瑞克耸了耸肩，“不关我的事。”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召开了第二次任务报告会议。除了参加过上次会议的成员，还有文斯·格兰特少校，莱因哈特准将，沃尔夫，朗，布里泰，爱克西多，和各个中队、连队的指挥官。这一次，会议室中多个大屏幕上满是照片与图表；所有船员仍在随时待命，认为堡垒很快就要重新定位，进行轨道跃迁。

最后，朗说出了受袭时两个空间折叠发生器被毁的隐情。他解释说，也许还能进行一次折叠，但无法确保堡垒出现在地球上空，而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折叠是不能进行的。十二人全权大使委员会已投票决定对船员封锁这个消息。但正因为这个缘故，尽快和机器人统治者接触更是势在必行了。

“因维人的出现，对我们也许是因祸得福，”朗继续说，“因为，如果机器人统治者的确是泰洛星上的囚徒，那我们的远征任务就等于是去解救他们。”

朗在主显示屏上调出了凡托玛的星系图。和天王星一样，在极其漫长的地质年代中这颗行星的自转轴就一直向一侧倾斜。巨大的尘环结构外围是环绕的人造卫星，和许多颗大小不一、地表及大气状况不同的天然卫星。泰洛是它的第三颗天然卫星，略小于地球，也是唯一具备适合生命存在的大气层的卫星。但它却略显荒凉，土地贫瘠，到处都是喷涌的岩浆。为什么机器人统治者统治着半个星系，却选择留在那里？朗的一连串疑问又增加了一个。再过些时日，这颗卫星将进入凡托玛星的阴影区，那时情况将变得更加复杂。

“地表扫描和亮度搜索的结果说明，这是一颗差不多被人们废弃了的星球，”泰洛的近景出现在显示屏上，朗又说，“除了这里，这座靠近泰洛赤道纬度的城市。我已经向总参谋部建议，从这里入手。”

瑞克站了起来，对在座者说，“有证据表明这座城市最近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因维人在这里埋有重兵。我认为最佳方案是先派遣GMU部队去侦查整个地区，探明对方的部署。太空堡垒将停留在拉格朗日点，万一我们低估了敌人的防御能力，诸位可以得到需要的所有增援。还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纷纷摇头，低声表示没有疑问了。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收到了新的验证密码？”瑞克问格兰特和沃尔夫。

“收到了，长官。”

“我请求爱克西多勋爵……”朗刚开始说，布里泰就打断了他。

“我和爱克西多已经决定，我的部队将与格兰特少校的地面部队并肩作战。”

瑞克打量着这个天顶星人。“您没有必要参加这次行动，布里泰司令。您不归我们指挥……”

“哦，将军，和这些没有关系。您好像忘了，我以前走遍了这颗星球。”

瑞克笑道，“确实忘记了……格兰特，沃尔夫，你们有没有意见？”

文斯摇了摇头，向布里泰伸出了手。“欢迎加入，司令官。”

“好，就这么定了。”朗边说边站起身来，“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补充，关于因维人的机甲。”他说话时，螯击蟹的结构图出现在主显示屏上。“这个看起来像嘴巴一样的东西是它的扫描天线，据说这是机体上最薄弱的部位。所以下次遇到它们，就直接朝这里打。”

“我希望不会有下一次了，”瑞克插了进来，“我们同因维人的初次交战可能是场误会，我不想让你们以解放者的姿态去那里。记住，这仍然是一个外交任务，只有对方先发动进攻才能交火。”瑞克特意瞅了瞅爱德华兹。“说得很清楚了吧？”

“是的，”沃尔夫和格兰特齐声回答。

“好，那么，”瑞克顿了顿，说：“祝你们好运。”他在心中默默念道：真希望我能和你们一起去。

紧急起飞的命令下达后，降陆舰的机库里一派紧张、协调、热闹的景像。人们匆忙装配着设备和火炮，庞大的GMU基地发出隆隆声响，朝准备登陆泰洛的降陆舰里驶去。杰克·贝克也在人群当中，手执金刚狼突击步枪，和队友一起听着出发前最后一次任务简报。和他的同伴们一样，杰克也错过了昨天的舰外行动。但与新外星种族交战的传闻已不脛而走，传说敌人的机甲就如同巨型的独眼陆生螃蟹。在这次进攻机器人统治者家园的行动中，GMU部队更被选为先头部队。虽然杰克还是更想和骷髅中队一起驾驶阿尔法战机，但照眼下的情形看，这只能是仅次于最佳方案的第二方案。

此时战机的飞行员们正列队等候登上降陆舰，杰克沿着长长的队伍看去，发现凯伦·潘正在戴头盔，她的金发被机库内红色的灯光照得如火焰一般。

“凯伦！”杰克挥手喊道，期望能在高音喇叭和高声指令声中引起她的注意。杰克想再试最后一次，可凯伦已经戴上了头盔，不可能听见他了。但他还是从队伍里探出身子，看见凯伦跑上了登机坡道。

正在这时，他眼角余光瞥见一名队长迈着大步，怒气冲冲地向他走来。杰克赶紧缩回脑袋，定下心来，小声祷告队伍立即前进。

“你他妈的在搞什么鬼，少尉！”几秒钟后，队长对着他的脸开始怒吼，“你以为这次任务是他妈的野炊吗？耍什么鬼聪明！你还有心思对朋友挥手！你以为是在游船上吗！好吧，我来教教你，你这个丧失判断力的太空垃圾！没有野炊也没有游船！你不过就是一摊毫无价值、没有生命的小小蛋白质！要是我再看到你离队，那开战前你就得在真空中漂着了！”

杰克觉得这个女人的吐沫星子飞到了脸上，但他把这想像成大海里清凉的浪花在拍打船头。直到队伍突然开始前进，队长的咆哮才停止，她猛推了杰克一把。

哦，好吧，杰克安慰自己。想到呆会儿可能被下面的敌人干掉，这严厉训斥他就能忍受了。

机库的另一端，明美正在向沃尔夫道谢。此刻她正和沃尔夫一起站在降陆舰宽大平坦的船头装甲板上，卡特将军的便条让她一路通行无阻。几个微缩天顶星人在一段合适的距离之外张目结舌地看着大明星，但布里泰很快就出现了，把他们骂进了飞船。

“在你出发前，我得说声谢谢，”明美说，“贾妮斯也让我代她对你表示感谢。你救了我们的命，上校。”虽然在婚礼的几个小时里她遇到过许多人，但她还是模糊地记起了那时的沃尔夫……此刻，沃尔夫仍有一些什么在吸引着她。也许是他的胡子，明美想，他那剑客般的英俊容貌，高个子，宽肩膀。她真希望自己穿了另一件外套，那件远征军制服太不合身了。

但沃尔夫似乎没注意这些。“其实，每个人都可能得到这份荣誉，”沃尔夫打趣地露齿一笑，“我只是最幸运的一个。”

明美喜欢听他这样讲，“贾妮斯和我只是想找一个看堡垒的好角度，突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都知道了。”

沃尔夫抬了抬眉毛，“真的？这就奇怪了。我检查过你们的飞行记录，上面显示，折叠发生的瞬间你们正笔直地飞进折叠区域。

明美脸颊发烫。“哦……不管怎样，我很高兴我那样做了。”

“我也是，”沃尔夫凝视着明美的双眼说道。

突然，明美踮起了脚尖，轻轻地吻了他的嘴角。“到了那里要小心，上校。”

沃尔夫拉起了明美的手，回吻了她。“在我回来的时候，能见到你吗？”

“希望能，上校——”

“乔纳森。”

“乔纳森。”明美笑了，“要当心啊，乔纳森。”

沃尔夫转身离去。

“傻姑娘，”瑞克讲完明美的事之后，丽莎说道。他俩正单独呆在离舰桥不远的休息室里。“她想干什么，自己去送命吗？”

“你得站在她的角度上想一想，”瑞克想说服她，“她觉得每个关心她的人都离开了。”

丽莎不太信任地看着他，“我不想站在她的角度上。不过我敢说你很理解她，对吗？瑞克，她是不是哭了，还靠在你的肩膀上？”

“哦，好吧，我能做什么呢？你知道，如果可行，我肯定会把她送回去的。”

“我不敢肯定。”丽莎说，双臂交抱在胸前。

瑞克做出了和解的架势。“哦……瞧，我可不想继续这个话题。她已经在这儿了，我们没法改变这一事实，对吗？”

丽莎看了看瑞克，走过去倚在他的肩膀上。已经一天多了，他们连和对方说几句话的机会也没有，那张舒适的大床似乎也远在千里之外。一上岗位就发生了这些接二连三的事，让他俩都既惊恐又疲惫。

“这是你期待的蜜月吗？”瑞克搂着丽莎问道。

丽莎的呼吸一下子急促起来。“真是一场噩梦，但愿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情。”她离开了瑞克的怀抱，凝视着他。“我们为和平而来，但现在……”

“也许再也不会有和平了。”瑞克说，扭头看着窗外隐现的泰洛星。

泰雷西亚旧日皇家大礼堂的正殿里，奥布西姆正耐心地听着大脑计算机的汇报。大脑计算机表皮皱褶上舞动着突触电流，橙色的光闪映照在奥布西姆和周围士兵的脸上。交战之后这艘星际飞船一直在尝试联络泰洛星，但奥布西姆选择了沉默。如果他们真的是为和平而来，那为什么装备了这么多的武器？更让他疑惑的是，他们的船和机甲都由史前文化驱动，这无疑证明他们和统治者的帝国有某种联系。

现在正如他所料，他们向泰洛星表面派出了一艘降陆舰。

“让指挥机部队做好准备，”奥布西姆命令副官，“让你的部下待命，随时发起袭舰攻击。”

“奥布西姆，启动无机兽吗？”副官问道，“是否用主脑重新激活它们？”

奥布西姆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要到合适的时候，副官，合适的时候。”

9

事情没有更早发生，我本该惊讶才对。瑞克认为自己绝不是天生当司令的料。我也记得，SDF-3刚刚投入运作时，瑞克就在努力说服自己辞去这个职务。我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但他不领我的情。说到底，他还是不肯倾听他否认的内心恐惧。我只好自己拆解谜团了。我深信，罗伊·福克的死和瑞克一直以来的“小弟”心态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行为举止。

——丽莎·海斯，《丽莎·海斯的回忆录》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降陆舰降落泰洛地表标志着人类的足迹第一次跨出太阳系，来到了一个新世界。但和以往一样，这次带来的又是战争。

GMU基地从降陆舰的左舷坡道上辘辘驶下，踏上了泰洛贫瘠的土地。几分钟后沃尔夫战队便驶离了移动基地，沃尔夫在气垫坦克里对着座舱麦克风大喊“前进！前进！前进！”。他们降落在一条由高不可攀的峭壁连成的黑色山脊脚下，但沃尔夫战队很快就通过了一片地表受过辐射的区域。他们身后巨大

的GMU基地越来越小，由沃尔夫领队、二十名队员组成的中队全速驶向泰洛的首都——布里泰把它叫作泰雷西亚。此时正是泰洛黄昏时分。

气垫坦克是适合地面战的机体；整个机体由一组可变形的装甲组成，外形平整而略带倾斜，边缘锐利，机体首部呈下沉的流线型。在标准模式中，坦克在一张自生成气垫上行驶；但处于守护神模式或格斗模式的形态时，机甲便如同长了双腿的房子般步行前进，顶部还架着一门粒子炮。

沃尔夫打开通讯网络向GMU基地要一份战况报告，文斯·格兰特那张让人愉快的棕色脸颊出现在座舱的显示屏上。基地周围已设置了一道防御圈，目前还没监测到任何来自敌方或其它方的活动信号。“拨给你一个不受限频道联络基地，”文斯告诉他，“我们要了解你看到的所有情况。”

沃尔夫答话后离开了通信网。虽然没有泰雷西亚的地图，但SDF-3上观察仪器的鸟瞰式扫描给沃尔夫战队提供了相当完整的全景图。这座城市的布局犹如轮辐向四周延伸，城市中心是一座胡夫大金字塔般的巨型建筑。在这块区域外围的地磁北极方向上，规则地辐射出八条街道和许多从城中心扩展出来的不重要建筑物。这里任何建筑都无法和中心金字塔的规模相比；事实上泰雷西亚的大多数房屋都最高三层，只够得上中央神庙的一小截而已。

爱克西多口中的泰雷西亚建筑风格，与地球上的古典建筑相仿，也有泰雷西亚独特的超高技派创新。这正如沃尔夫随战队进入城区后的所见；沃尔夫虽然不是博学之士，但也看过不少地球上古代世界的照片和效果图，他确信天顶星大使所言不虚。

“嗯，有凹槽的圆柱和柱顶线盘，尖顶山墙，”沃尔夫通过无线电传向GMU基地报告。“拱门、拱顶……这里的建筑物

很像帕特农神庙^①，或是罗马的那个——大竞技场。不过，它们使用的材料不是大理石或类似的东西。所有建筑表面都覆盖着某种不渗水的混合物或陶瓷，连街道和庭院也不例外。”

但这只是对事实的一半报导，仅仅是外表。其它一些场所的建筑物是由直线和曲线结构而成的现代主义风格，常常外露着古怪的触角状塔楼和一簇簇大得惊人的输水管道。

大部分建筑已被毁坏，成了冒着浓烟的断壁残垣。

几分钟后，沃尔夫报告：“我准备让中队分开行动。”正前方就是中央金字塔，尽管距离较远，但在临近的暮色中它高得就像一座小山。沃尔夫把频道切换到机甲的战术通讯网，“我带A分队从中间这条街进入。温斯顿、巴里斯盖带B分队沿下一条街和我们平行前进。时刻保持联系。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走，别心急。”

“收到，沃尔夫队长。”温斯顿答道。

“开启红外线扫描器，出发。”

还是没发现因维人，也没有任何动静。但沃尔夫感到一阵熟悉的心痒难耐，这种战士的直觉是不满者起义时期在南部丛林里追捕天顶星叛军时形成的。他检查了机舱内的显示器，又调高了探路扫描器的信号强度。在这条宽阔大街的尽头，也就是街道与轮辐中心相接的位置上，有两根漂浮在半空的结实圆柱，柱子之间有一个锃亮的球体。他离金字塔底很近，能看清金字塔一面的阶梯，而塔顶的神殿却被挡住看不见了。

就在这时，通讯网络突然传来温斯顿的喊声。

“我们发现情况了，沃尔夫队长！这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信号！”

“小队长，报告你的位置！”温斯顿立即传来了坐标。

^① 帕特农神庙是雅典卫城的主体建筑，为歌颂雅典战胜波斯侵略者而建，女神雅典娜的主要神庙，建于公元前447年—公元前432年之间。

“你能否识别这些信号？小队长，收到了吗？”

“我们没见过，”B分队队长的声音透过强静电干扰传来，“比飞行员们报告过的机体都大，大很多。”

“我们这就过来，”沃尔夫的话音刚落，突然从一个半球形建筑顶部飞来一个三十英尺高的家伙，落在他的左侧远处。这是一个漆黑的双足机体，手足像甲壳动物的钳子那样张开。头部也覆盖着装甲，状如钢盔，不同的是脑后狭长，被肩上的两门大炮夹在中间。沃尔夫目瞪口呆，这时，它雪茄烟形的枪口里闪出一道桔红色的爆炸电光。刹那间，两束激光便射向一辆气垫坦克，把它击成了碎片。

沃尔夫下令还击，四架敌机从周围建筑物中钻出，第五架出现在这条倒运的街上，正挡在他眼前！

气垫坦克都切换到了战斗员模式，各自为战。街区立时成了战场，重型机甲行进时阵阵轰响，爆炸发出刺眼光芒。沃尔夫看到，又一个队友牺牲了。通讯网中传来温斯顿的声音，他的小分队也处境不妙。

沃尔夫命令部下：“进入战斗员模式。撤退，重新编队，”接着，他便设法联络GMU基地了。

GMU基地指挥心里，文斯·格兰特收到了侦查中队的战报：四五辆坦克被毁，沃尔夫正在请求增援或撤退。沃尔夫战队被追赶到市郊，在一片废墟中困难前进，上校说那里类似“古罗马的巴西利卡”^①。

“叫他坚持住，援兵正在路上，”格兰特对通讯员说。然后他踱着步子，走到了指挥中心的战术板前。就在沃尔夫战队

① 巴西利卡是古罗马综合用作法庭、交易会与会场的一种大厅性建筑，该型制对后来的基督教堂与伊斯兰礼拜寺建筑均有深厚影响。

遭遇伏击时，因维部队也对这个机动基地发起了进攻。最靠近敌人的前沿阵地上火炮齐射，声音震耳欲聋，在GMU背后起伏的山谷中发出阵阵回响。夜幕已经降临，但泰洛的天空却好像毫无察觉。

“所有防区地面部队的伤亡率仍然很高，”无需军官们询问，一个通讯兵已经在更新战报了。“敌人投入的机甲与昨天战斗中出现的一样，此外还有单人攻击机小队。”

指挥官正在屏幕上翻来倒去地研究一张计算机化结构示意图。文斯想寻找一点灵感。“致命的武器”，他暗想，羸弱的前臂其实是前火炮，底部推进动力密集。不论它们是什么，这些家伙正在前线大肆屠杀。伤亡数字已经高得无法统计了。

“指挥官，沃尔夫进退两难，”一个通讯兵报告，“他需要增援。”

“找到他的位置。”文斯对这个女兵说。

通讯员呼叫了一会儿，但没有得到回音。她拍打着话机，反复地把沃尔夫的呼叫号码和密码输入通信网络。

文斯俯身在控制台上，抡起拳头捶向通讯按钮，“挺住，上校！我们正在找你。上校！”

“上帝，真不敢相信！”沃尔夫终于回话了。

“上校，”文斯喊得更大声了，“回话！”

“它们……它们正在追赶我的部下，把他们从坦克里拖出来……”

指挥心里所有的通讯员齐刷刷地看着文斯。“那是什么，少校？”

通信网络里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沃尔夫开口了：“猫，指挥官。这该死的东西长得像猫一样！”

文斯抬起了苍白的脸孔，“告诉布里泰，他的战斗壳部队可以出发了。”

“呵，”卡贝尔咕哝着，关闭了远程监视器的音频信号。“我们的生化机器人比地球人更善于和因维人作战。地球人怎么会打败天顶星人的，真是不可思议。”

老人转来转去忙其它事情时，雷监视着显示屏。二十多辆人类机甲开进了城区，但现在幸存下来的恐怕连一半也没有了。人类反击因维指挥机，成功地改变了局面。因维人大为惊讶，但在那之后援兵便不断到来，多得数不胜数地狱猫分散在人类仍坚持战斗的最后几条街道上。

“卡贝尔，难道我们就不能帮帮他们？”

卡贝尔摊开双手，“怎么帮，孩子？我们被‘实实在在’地困在这里了。”他指了指传粉兽，它们安静地在角落里缩成一团。“你指望这些‘凶猛的’动物上阵，去对付敌人？”

雷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我们可以告诉人类皇家大礼堂的事。”

“打破无线电静默？”卡贝尔问道，“让因维人发现我们？”

“你更愿意让因维人统治我们的世界吧？”

卡贝尔摸摸胡须，注视着雷，“你真的很像他……”

雷眉心一跳。“谁？”

“哦，当然是你父亲。”卡贝尔转过脸去。“他也是一个不怕牺牲的人。但是听好，我的孩子，我们怎能断定人类就比因维人友善呢？我们毕竟对因维人知根知底，而对人类一无所知。”

雷指指屏幕，“卡贝尔，也许这个能改变你的看法。”

卡贝尔将信将疑地扭头看着显示屏：二十架天顶星人战斗壳已经赶到，增援地球人的坦克。

“是天顶星机甲，”主脑宣称，“型号为雷古特与格劳格。”

“果然，”奥布西姆说，略带惊讶，“这些入侵者和我们的老对手有关联。”他来回扫视着主脑计算机和通讯球。“其它因素都考虑过了，但也许我们仍有危险。主脑，评估一下，给点建议。”

“从先前的战斗来推算，”主脑开始工作，“除非奥普特拉的援军能够及时赶到，否则敌人会在7.4个周期内击败我们的地面部队。我方火力可以有效损毁敌人的机甲，敌方伤亡人数将超过六百；但，这还不足以确保胜利。”

“建议。”

一股原始能量物质从漂浮的器官主茎中涌上来，扩散到主脑里。“保存我们的力量。把战场移到敌人的基地。牺牲军队堵住入侵者，不能让他们进入城市。等待援军到来。”

奥布西姆考虑了一会，“还有其它建议吗？”

“有，”过了几秒，主脑又开口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主脑计算机。”

“无头鸵鸟”，是宇宙大战时期变形机飞行员对天顶星战斗壳的戏称。这种有反向腿关节、激光枪直立在球状驾驶舱外的战斗壳，原先是为巨型战士设计的。内部空间狭小仅能容纳一人，飞行员是十足的消耗品，驾驶舱内几乎没有缓冲保护垫，装甲薄弱。但朗的小组改造了它们，现在战斗壳可由两名微缩驾驶员操控，还有大量剩余空间。远征军的变形机飞行员也都接受过操作战斗壳的培训，但人类和天顶星人有一条不成

文的禁忌：人类只驾驶人类机甲，天顶星人驾驶他们的。

但布里泰的部队赶来紧急支援沃尔夫战队时，人类和天顶星人就不分你我了。战斗壳和气垫坦克并肩作战，一同对抗因维指挥机。激光脉冲和旧式穿甲导弹撕裂了泰洛的夜空。战斗越来越激烈，四分之一的城区变为火海，交战双方加大火力，烟雾和炮火之强已达到了饱和点。

无机地狱猫像是被天顶星战斗壳吓破了胆，放弃了战场，因维指挥机也调头而去。

因维部队放弃缠斗，升空飞走。沃尔夫还坐在驾驶舱里，机械地扣动气垫坦克的武器扳机。这时身后一幢建筑的柱廊轰然倒塌，熔化的金属块向空中飞溅。沃尔夫打开了GMU基地频道，报告最新战况。

“我们正受到狂轰滥炸！”从网络那头传来了惊恐的声音。“格兰特指挥官命令你集合部队，立刻返回。”

沃尔夫命令仅存的几辆坦克变形，对布里泰说：“基地被螫击蟹重重围住。我们得行动了。”

“上校，听候您的调遣。”布里泰答道。和从前一样，他得体地担起了责任。

GMU基地的外科医疗舱里没剩下一张空闲的床和工作台，不断地有伤员送进来。这个混乱的大厅是伤员分类区和战场创伤包扎点，杰克·贝克这会儿站在正当中，他是被指派来帮忙的。他身旁的地板和工作台上，躺满了痛苦挣扎的伤员。一个半侧身体三度烧伤的女兵乱挥着双臂不让医生捆牢她，护士也无法进行静脉注射。另一个士兵昏昏沉沉地忘记了疼痛，直勾勾地盯着血肉模糊的截肢残桩，一个小时前他的腿还在那儿。一些伤员一边呻吟一边祷告上帝和亲人来到身边；但杰克也看

到有几个人，没哭也没口吐怨言就死了。

吉英·格兰特医务制服的前襟被血和消毒液染成了棕红色，她在工作台之间来回穿梭，检查伤口，指挥下属工作。

“士兵，让道！”杰克身后传来一声大喊。担架的一头猛撞在他的屁股上，他侧过身去，两个女医务兵抬着一个他认识的上尉快步向外科手术室走去。

一个负责的长官向他招了招手，示意他过去，有三具尸体堆放在血迹斑斑的墙边。“这几个人死了，”军官说着站了起来，两手在裤子上擦来擦去。“把他们搬出去吧，完事之后赶快回来。”他看了看四周。“你！”他在人群中找到了一个协作者。“到这儿来，搭一把手。”

杰克弯下腰看着死尸，不知该怎么干。

“抓住他的胳膊，”一个女子的嗓音从背后传来。杰克转过身，看见凯伦正站在旁边。凯伦疲惫地一笑，用手背把挡在额前的湿发拨开，在脸上留下一道不知从什么人身上带来的血印子。

“我想离开这儿，”杰克抬起尸体，嘴里嘀咕着，“他们一定得付出代价。”

“没准这家伙也这样说过，”凯伦讽刺道，“省省豪言壮语吧，先做好眼前的工作。”

“我们走着瞧。”

他们把阵亡士兵放在隔壁房间的地板上，凯伦开口道，“如果以后在这儿看到了你的苦脸，我一定会想起你的豪言壮语的。”

“随你吧。”杰克气喘吁吁地说。

泰洛上空中，SDF-3还停泊在原先的轨道上。总参谋部正一

刻不停地接收着由GMU基地发回的战报。这时，一份传进堡垒的报告引起了爱德华兹的注意，他离开战术情报中心的平台栏杆，走上前来仔细听。负责收报的通讯员调整了接收频率，在控制台上输入解码指令。

“是格兰特的电报，长官，”通讯员发觉了正在背后张望的爱德华兹，汇报道，“局势恶化，他们快坚持不住了。”

爱德华兹瞅瞅平台四周，卡特和莱因哈特已经离开，去和朗博士、委员会部分成员开会。“上尉，说明白点。”爱德华兹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他们被打得很惨，长官。格兰特正在恳求提供空中支援。”

爱德华兹挺直身子，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上尉，这会不会是敌人的诡计？GMU基地有没有用正确的验证密码？”

“用了，长官。”

电报又传送了一遍，爱德华兹终于忍不住说：“上一次，敌人就破译了我们的密码。”

通讯员会意地咧嘴一笑：“我想我明白了，长官。”

“你会步步高升的。”爱德华兹边说边把音量旋钮调到了零。

从此再也不用见格兰特了，这真是爱德华兹的美事一桩；而此时，明美也在想象着怎样才能让乔纳森·沃尔夫走进她的人生。上校送来的花篮引来了她的幻想；他肯定在出发之前——也许是在降陆舰机库告别后，就预订了鲜花。明美摆弄着花儿，做着白日梦。贾妮斯在房间的另一头瞅着她。

“别老是动它们，不然在盛开前就会枯萎的。”贾妮斯在躺椅上说。

明美惊讶地看了看贾妮斯，然后又把花篮最后调整了一次角度，退后几步欣赏起来。

“新娘的花束让你浮想联翩，对吗？”

明美笑了，“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的心思全写在脸上，”贾妮斯叹了一口气。她拍拍身旁的坐垫，“到这儿来，明美。”

明美倒了两杯酒坐了下来，踢掉鞋子，盘起双腿。贾妮斯拿起杯子抿了一口，说：“赶紧向你的伙伴全部坦白吧。”

“你相信缘分吗？”

“缘分？”贾妮斯摇了摇头，“要相信这些，就必须首先承认未来早已注定，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实是由人们的言行改变和改造的。”

“我不是在谈哲学，贾妮斯。”

贾妮斯又喝了一口酒，看见了那束鲜花。“你认为命运把你和乔纳森连在了一起？”

明美点了点头，“你不这样想吗？”

“是啊。我就从没有想过：是命运让我遇见了你。人们总喜欢想像，某些重要的时刻早就安排好了。”

“我对自己保证过，瑞克离开之后绝不再爱上一个军人，”明美似乎没听到贾妮斯的话，“现在我又开始为乔纳森担心，就像当初担心瑞克一样。”她看着贾妮斯的眼睛，“我不想失去他，贾妮斯。”

“担心改变不了任何事，林。”

“我的担心有什么用呢？也许以前就是因为，我担心瑞克担心得还不够。”

“他们都对……”贾妮斯欲言又止。

“嗯？”

“只不过是些道听途说。”她握住明美的手，“你就继续

操心吧。我们都有各自的使命。”

“每个人都向我汇报，我真是受够了。”瑞克狠狠地抱怨着，在床边坐下。他和丽莎忙里偷闲，在住所见了一面。“委员会已经决定，召回GMU，离开泰洛空间。转眼之间，他们都相信这次流血冲突是误会了。他们想抹掉我们‘危险举动’的印象——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努力展开沟通。他们要在这里留下一小支非武装人员，或者……”瑞克重重叹了一口气。“这是不同世界间的斗争……连朗也变了一个人。从他的研究小组解剖我们找到的因维机甲开始，他就突然迷上了这些屠夫。”

丽莎把头靠在瑞克的肩膀上。“别这么想，瑞克。”

瑞克看着丽莎，目光闪烁。“你说的对。好吧，我已经厌烦了这个要处处留神的角色。”

“瑞克，没有人要你……”

“我属于变形战机。我天生不是做司令的料。”

丽莎蹲在瑞克面前，为的是让他看清自己眼中的怒火。“如果你再这样说的话，也许你就真的不是了。请先告诉我，我们该让谁来指挥。告诉我，你认为你在战斗中能起什么作用？”

“你是说，我不中用了？”

丽莎睁大了眼睛。“别激动，先生，我绝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想问问你，当我们需要明智的决策时，战场上多一个战士有什么益处呢？”她的目光柔和了。“你考虑过这些吗，瑞克。你需要休息，我们都太累了。”

“也许你说的对。”瑞克承认。

这时门铃响了，麦克斯走进房间。

“瑞克，丽莎，原谅我不请自入。”

“没关系，麦克斯，”瑞克站起身来。“发生了什么事？”

麦克斯迟疑了一下。“瑞克，我们为何对GMU基地的求救置之不理？”

瑞克一脸茫然地看着麦克斯。“你在说什么？”

“他们伤亡惨重。”

“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是谁在情势室？”

“爱德华兹。”

瑞克在心中暗骂。他飞快地吻了吻丽莎，一把拽住麦克斯跑了出去。

几分钟后，两人冲进了战术情报中心。瑞克扫了爱德华兹一眼，要求通讯员报告最新战况。

“长官，沃尔夫上校和布里泰司令的部队已经脱离了困境，他们剩下的兵力不到一半。最近情报显示，他们位于N-R扇区——”

“将军！”警示板前的另一名通讯员在远处喊道，“从GMU基地发来了重要情报。”

“说吧，”瑞克答道。

通讯员听了一会，扭头对瑞克说：“他们说正在接收讯息。讯息来自泰洛，长官——城市里的某个地方。讯息使用的是天顶星语，长官。”

“他们有没有说自己是誰？”

“没有，长官。只说了他们是泰洛人，有重要的情报给我们。”

“骗局，”爱德华兹嚷嚷起来，“因维人的诡计，整个早上他们都在发送假消息。”

瑞克看了爱德华兹几秒钟，对麦克斯说：“集合骷髅中

队，指挥官，我们去支援。”

“是，是，长官。” 麦克斯敬了个礼，跑出了房间。

“请格兰特指挥官继续追踪这个讯息，” 瑞克命令通讯员，“让他们临时接入我们的线路，这样我们可以自行收听。” 瑞克按下了麦克风的开关。“通知爱克西多和朗博士到简报室见我。我也马上就到！”

瑞克考虑着接下来要做的决定，向大门跑去。

10

和爱克西多、布里泰，还有其他几个接受赞德小组研究的天顶星人一样，卡贝尔的年龄也大得难以估算。这些克隆战士一“出生”就长成了标准尺度，而且不会变老，但卡贝尔却经历了真实的童年、青年和成年期。他自觉自愿地接受了史前文化疗程，让自己的年龄不再变老。DNA与史前文化一同造就了这个奇迹，其运作机理还有待考证。就像微缩过程一样，这仍是个谜。

——路易·尼可斯，《蜂潮涌动：佐尔之前的星系》

“我叫卡贝尔，一名泰洛科学家。在遍布这个城市的建筑物中，我们的人民被因维人剥夺了言论和行动自由。泰雷西亚皇家大礼堂里有一台主脑，因维舰船和无机兽就是从那里接收命令的。要打败他们，就得摧毁那台主脑。你们必须快速行动。因维大军人数众多，极其凶残。稍有迟疑，他们的增援就会赶到。我已以命相拼，现在只能把这颗星球的未来寄托在你们身上。地球人，即刻行动吧，绝不能手下留情。除了这颗小

卫星，还有许多的地方也危如累卵。”

卡贝尔重复了两遍这则讯息，关掉了通讯装置，转身对雷说：“孩子，就这样了。我们的位置暴露了。”

雷坚定地答道：“但我们可能救了泰洛，卡贝尔。”

老人的目光在房间里四处游走，神情既痴迷又渴望。他长长的手指抚拭过控制台。“这里曾是个不毛之地……我们完成了何等的壮举，我们应该能在第四星区创造更多的奇迹！”

这时一阵轰响震动了实验室，如同远方惊雷。雷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听到远处传来能量光束的滋滋爆裂声。“别再心存幻想啦，卡贝尔。”雷说。

“看来你是对的，搜捕已经开始了。”

雷又打开了通讯器，指着控制台的采音器说：“继续发送讯息吧，我们没什么好顾虑的了。”

“讯号在重复播送。”因维主脑告诉奥布西姆。

“主脑，请查明信号源。”

主脑皮层的褶皱上窜过一条波浪状的脉冲：“这个房间的下面，有地下室和走廊，像迷宫一样复杂。”

奥布西姆回头对一名执行者副官说：“让无机兽去扫平他们。告诉你的部队待命。”

副官敬了个礼，离开正殿来到一个邻近的地方，几个因维人正在那里观看一架装甲突击蟹用湮灭光弹灼烧一段耐火的表面。出现了一条几码深的宽缝，还有许多已经敞开的缺口。

“继续干，”副官用他的合成声音命令道，“找到并消灭他们。”

“他说的‘无机兽’是什么意思？”瑞克不太明白。

朗的身体从简报室的桌子旁靠了回来，他双手叠成一座尖塔：“我想，他是指沃尔夫上校在市区里碰到的那些恶魔般的无人战斗机甲。可以肯定，我们捕获的那些飞行器不是无机兽。”

朗力图让自己的声音别太激动，但他肯定瑞克和其他人还是察觉到了。他费了大半天时间，在实验室仔细检查了飞行器和一名外星飞行员的残骸。对因维人的新发现，让他陷入了短暂的精神狂乱。现在回想起实验和发现的过程，仍感觉像在乘坐狂野的过山车。这些生物的体形和构造令人惊叹，它似乎没有遵循任何一种进化规律！他们的大脑构造，与史前文化自身的造物难以置信地相像！此外还有很多谜团，比如蟹状飞行器里浸泡着驾驶员的绿色营养液，飞行器的推进、通讯和武器系统，被捕获的驾驶员和飞行器都毫发无损的原因。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机器人技术的进展是多么粗糙而幼稚……这些促使朗不断——确实跑断了腿——恳求委员会，采用战争之外的其它手段……

“朗博士，”瑞克开口道，“我想知道，这个信息能否改变委员会离开泰洛空间的决定。”

朗刚要答话，这时迟到的爱克西多闯进来打断了他。天顶星大使致歉后，坐在了朗和爱德华兹将军之间的桌子前，后者显然被搞得心烦意乱。瑞克把那则信息给爱克西多重放了一遍，等候他的评断。

爱克西多沉默了很久。“我……不知该怎么说，”他开口道。这个天顶星人情感外露的模样，瑞克从没见过。

“卡贝尔，”爱克西多说，“是和佐尔同时期的人，用你们的话讲，就是‘导师’。对我来说，最好的说法是，他……他创造了我。”

朗和瑞克听到爱克西多的说法，不由惊讶地交换了一下眼色。这么说来，卡贝尔参与了第一批生物起源性设计克隆体的创造。“那，爱克西多，这消息可信吗？”

“将军，不会有人顶着‘卡贝尔’的名字干坏事。我深信不疑。”

“胡说，”爱德华兹咆哮道，“这是因维人的另一个诡计。他们想诱骗我们去这个什么……‘皇家大礼堂’。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里拥有某种武器，他们在耍我们。”

“大家怎么看？”瑞克问与会者。

朗的一名技术员开始发言：“扫描仪显示讯息的来源是地下——多半就在那个我们认为是皇家大礼堂的建筑物下方。沃尔夫上校形容它是……”技术员翻了翻他的笔记，“‘一个大小同小山差不多的平顶金字塔，顶上有立有圆柱的神殿。’我们探测到，从那个建筑中发出了很强的能量读数。”

“武器。”爱德华兹急忙插了一句。

瑞克试图理清思路：“假设这些是真的，爱克西多，卡贝尔会故意请求落在自己脑袋上的打击吗？”

“如果这样做能救泰洛，他肯定会会的。”

“这么说，机器人统治者可能还在。这能说服委员会吗，博士，行不行？”

“我猜，他们会听听理由的。不过，如果我们能达到目的，而不导致破坏……”

“呼叫GMU，”瑞克命令他的一名副官，“通知斯特林指挥官，我要他飞行侦察那个金字塔。任何人不准轻举妄动。让格兰特的GMU继续开掘通道，等候我的进入命令。”

“那卡贝尔呢？”爱克西多说。

“是啊，”朗附和道，“派一支救援队——”

“博士，我很抱歉，”瑞克打断了他，“爱克西多，你也

不必多说了。我希望在派遣部队之前，弄清楚状况。”

爱德华兹哼了一声。“我们会在墓地上祝福他的。”他说得很大声，爱克西多听得清清楚楚。

蒙面骑士总会在最后一刻到达战场，这次也是。穿梭机将骷髅中队运送到交火最激烈的战区，它们猛冲进泰洛的天空，像愤怒的大鸟般落下，捕食敌人的螯击蟹和震击蟹。守护神模式的变形战斗机俯冲而下，发射导弹、机枪扫射，战术通讯网络里爆发出一阵气垫坦克手和机甲指挥官们的欢呼声。

布里泰的天顶星精锐部队正与一组因维蓝巨人指挥机厮杀，米莉娅·帕丽诺·斯特林上校带着她的红色战斗机队加入了进来。在因维人顺利突破GMU前沿防线的地方，宽广的高地上满是弹坑、冒烟的战斗壳和攻击舰船的残骸。米莉娅的阿尔法战斗机打中了一对巨大的双子加农炮的基座，分体式起落架机关炮咔咔作响，横扫过驾驶舱防护罩和机体，熔化了焊条，多枚红头热寻导弹也在搜索着因维指挥机上脆弱的传感口。爆炸产生了忽亮忽暗的白热光，随着因维指挥机一架架坠落，战斗发出的光亮减弱了，粘稠的绿色液体流到了干燥的地面上。战斗壳陆续而来，跳跃进攻夺取失地，它们与大型舰艇来回交替地齐射能量弹，放出的橙蓝闪电形成了细长的电离辐射，狂暴地充斥着这颗卫星的稀薄空气。

在另一处，麦克斯的蓝色小队也以战斗员模式投入了近战，他们在支援沃尔夫战队受挫的气垫坦克队列。天空中，各自为战的变形战斗机追逐着机动性较差的因维突击蟹。战机上升或者下降，相撞时翻滚、倒转成一团。

GMU主炮也开火了，带着雷鸣般的巨响加入到战斗的血腥交锋之中。基地的前部坡道上突然出现了第二波、第三波的增

援驱逐舰——怪兽二型、石中剑、猛士——但是，因维人既没后退，也不投降。

麦克斯正在锁定视野里的两架外星战机，“拼个你死我活吧”，他想。导弹从战斗员肩部的发射架上呼啸而出，直奔目标而去；敌机爆裂了，变成两团火光和浓烟。战场上到处是太空堡垒远征军的机甲残骸，那情景就像发生过一场大屠杀；与此同时，男人和女人也在接连不断地死去。

战斗员模式下，麦克斯操纵飞机大步奔跑，随后拉动操纵杆，用思维发令变形为战斗机模式。战机拉出一条弹道冲向天空，他要僚机跟上配合。麦克斯正准备去增援米莉娅，文斯·格兰特的脸出现在座舱内的一个对讲屏幕上。

“指挥官，你有新命令了，直接从上面下来的。”

“嗯，收到，总部。请讲。”

“带领你的小队去侦察一个神秘地点。飞越指定点就行了，尽量不要发出响动和光亮。骷髅一号，明白了吗？”

“明白，总部。请给我坐标方位。”

“现在就给你，”文斯说。

麦克斯的机载计算机正在工作，显示屏上陆续出现了目标的向量和坐标。

“还有，麦克斯，”文斯补充道，“务必保持联络。”

夜晚的阴影再度笼罩了泰洛的表面；南方天空中凡托玛星隐约露出一弯新月，它的尘环平面现出一抹轻盈的色彩。战斗结束了——很难说是暂时结束还是永久结束，更没法说谁输谁赢。从统计数字上看，太空堡垒远征军获胜了，但当天的五百名阵亡者却永远不会知道这些。

杰克穿上了全套制服，来到筑有防御工事的地带。终于站

在泰洛的地面上了，他一直觉得这才是他想呆的地方。此刻，他的周围人们正在忙忙碌碌：机甲拖着残骸，装甲战机运输车高速驶过，变形战斗机在进行侦察飞行。但他仍然心怀不满。他被指派参加埋设地雷，而这意味着当角斗士在战场上装备AM-2看门狗地雷时，他只能袖手旁观。（高速塑料炸弹式的反机甲地雷是R·伯克博士开发的，他也负责研发金刚狼突击步枪。该地雷配有敌我目标识别芯片，其中保存着敌方战场识别标志库，和最近GMU电脑构建的识别因维侦察蟹和突击蟹的信息。）所以杰克没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角斗士身上，而是跑到一旁偷听在一间前线指挥所里进行的对话。杰克知道敌人已经被彻底击败，但对下一步计划不甚了解。他预感会有什么重要的事发生，一会儿他就听到了让人惊骇的细节。

远征军收到了一条从泰洛沦陷城市发出的讯息，讯息由一个反叛小团体发出，提供了因维中央司令部的的位置。骷髅中队已得到命令去侦察那个地点，虽然反叛者很明显就在邻近的同一地区，但没采取任何行动营救他们。杰克曾看过一张粗略的泰雷西亚地图，他确信很容易就能推断出那个地点的位置。如果一个小组——哪怕只有一个人——能突破进去，就可以救出那些反叛者。就差挑个合适人选了。

要命的是，杰克不知道他刚才的所作所为全被凯伦·潘看在眼里。杰克在指挥所后拐了个方向，准备去前线补给区，凯伦紧跟在他身后。杰克趁岗哨分心，溜进补给区拿了一支金刚狼突击步枪和一条能量包子弹带。这时凯伦掏出了手枪，决定和杰克打个照面。

突然被发现，杰克吃惊地高举双手转过身来，准备估摸一下形势。但发现是凯伦后，杰克抖抖脑袋，用肩膀把她一推，走开了。凯伦打开了手枪保险，一声短促但明确无误的装弹音让杰克停下了脚步。

“杰克，你想和我聊聊，还是和部队指挥官谈天？”

“你瞧，”杰克小心翼翼地转过身，说，“我有些事要办。”他解释了那条讯息和反叛小团伙的事儿，和一个小分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入那里的办法。

凯伦一声不出地听着，突然笑了，收起枪说：“你精神失常了，知道吗？”

杰克做了个鬼脸，说：“凯伦，我正打算自个儿去呢。”

“噢不，你可不能单干，”凯伦说着从武器架上抓起一支金刚狼突击步枪，“我和你一起去。”

杰克冲她咧嘴一笑：“我知道哪里有两辆气垫摩托。”

凯伦把子弹带束紧。“大英雄，带路吧。”她对杰克说。

奥布西姆眯眼看着士兵们在皇家大礼堂地板上打开的深沟。他们已经向下挖掘了五十英尺深，一直通到一个狭窄走廊的顶板，这就是主脑发现的那个迷宫般的地下工程。

奥布西姆又走进皇家大礼堂的正殿时，主脑向他报告：“无机兽会在这个区域内找到泰雷西亚人。”

“很好，”奥布西姆学着用威严的语气说。

“还有几件事……”

“拣重要的说。”

“一队飞行机甲正在接近我们。”

奥布西姆扫了一眼通讯球信息屏，上面出现了六架蓝色变形战斗机的全息图像。

“主脑，有什么建议吗？”

“保护主脑。启动防护罩。”

奥布西姆计算了能量消耗的情况。“就按你说的办，”他沉思了一会后说。

在主脑的液体槽底座上，泡沫室形成了。

“操作完成。”

在降低高度近距离观察之前，麦克斯带领他的机队在城市上方的高空盘旋了两轮。骷髅战斗机上地形扫描仪的图像显示，泰雷西亚的皇家大礼堂是一座极其巨大的建筑，如同近一千英尺高的平顶金字塔，上面建有古罗马式的神殿，它统治着泰洛星荒凉地表上这座状如圆形祭坛的城市。扫描仪还捕捉到了城市街道里的微弱活动信号，但是信号强度不大，表明下面的移动生物比骷髅中队这之前遭遇的任何因维敌舰都要小。

“好，保持警惕。”麦克斯在通讯网络里下达命令，此时中队正紧跟在他后面。“密切注意彼此的情况。蓝色丝绒，你去查看第一现场。”

“明白，骷髅队长，我这就出发。”那架变形战机答道。

麦克斯注视着他脱离编队，翻转机身，向目标俯冲而去。他们已经接近皇家大礼堂，只有不到五百英尺的高度。突然间，一个发出闪光能量的透明保护膜快速膨胀，升起，出现在他们面前。保护膜迅速扩张，包住了整个大厅和单独行动的蓝色丝绒。其余的战机立即散开，向高空爬升。

“这是某种力场。”麦克斯喊道，“蓝色丝绒，马上离开那儿！”

“骷髅一号，我无法控制，系统崩溃了！必须立即变形着陆……”

麦克斯掉转机头再次飞向皇家大礼堂，看见守护者模式的变形战斗机正在向下坠落。突然，在神殿的阶梯上出现了三个外表古怪的家伙——无头，恶魔般的双足机甲——它们挥舞着手臂，能量弹填满了枪口。

“蓝色丝绒，有客人朝你那儿去了！”麦克斯在飞行员联络网里连续呼叫了两遍，但没听到任何回话。阿尔法战斗机正要着陆，这时那些机甲开火，把它报销了。麦克斯无能为力地看着变形机掠过金字塔建筑，起火爆炸，燃烧的碎片如雨点般落在皇家大礼堂陡峭的斜墙上。

“揍他们！”麦克斯下达了命令。

变形战斗机机腹下的导弹挂架上释放出了数枚导弹，它们四散而开，呈螺旋状轨迹射向那些无机兽，可最后只击中了皇家大礼堂上的防护罩。但敌人的火力却能穿过保护膜，麦克斯还来不及命令撤退，又有一架变形战斗机被击落了。麦克斯正在想下一步该怎么办，他的一个僚机出现在战术网络中：“骷髅队长，雷达显示我们下方有两个友军。”

麦克斯记下了坐标，倾斜机身，俯身向下看，“你确定他们是自己人？”

“确定。敌我识别系统说是两辆气垫摩托，他们正在接近皇家大礼堂。”

气垫摩托？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麦克斯心里想。“好吧，”他说，“我们下去看个究竟。”

“哟——呼！”杰克兴奋地大喊起来，驾驶气垫摩托沿着一块干旱的斜坡而下，又急速冲上了前往泰雷西亚市中心的一条辐射形街道。“飞速奔驰，这才是生活！”

“傻瓜，”凯伦嘟哝着，握紧摩托的把手，加大油门试图追上他。“他会让我俩送命的。”

这是一款外形很酷的摩托车。它的车把手式样传统，通过与把手垂直的轴杆和车身相连。车前端底部有个像是老式地毯吸尘器的气垫。这款摩托虽是为单人设计的，但座椅和靠背是

一个宽大的衬垫，必要时后舱平台上可以乘坐另一个骑手。它们快速灵活，机动性强，静音无声，操作简便，但却没有配备武器。

“你到底想干什么？”凯伦从一侧赶上了杰克的摩托，问道。“这是营救任务，还是驾车兜风？”

杰克扫了她一眼，开始发表他那套“为什么自信最重要”的哲学。凯伦根本没在听，她睁圆了眼睛看着他。没等他反应过来，凯伦就举起了枪，直指着他。

“闪开！”她大叫，飞快地射出两枪，子弹险些打散了杰克橙色的头发。

“呀！”杰克说，他俩的摩托停了下来。“你想干什么？！”

“看看这个。”

杰克在座位上扭过身来，看到无机兽几乎被凯伦打穿了。它身躯懒散地向下耷拉，还靠墙站立着，这让他想起了一部老动画里的角色。因维探地无机兽滑倒在安静的城市街道上，杰克弹了弹手指，终于记起来了：“大嘴怪^①。”

“它还活着？”凯伦问，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

“不可能。”

“那，这是什么？”

“我不明白，”杰克从肩膀上取下金刚狼突击步枪，“又有三个，向我们走过来了。”

凯伦重新拿起她的随身武器，跟上杰克。突然，几道蓝色的能量束尖啸着从她身旁擦过，打在墙上，变成一团白热的粘稠物质。她举起来复枪瞄准了无机兽，这时一股炙热的气流向她窜来，刺痛了她的眼睛和鼻子。

^① 大嘴怪是美国华纳兄弟娱乐公司的著名动画形象，动画系列剧《乐一通》中的人物。

原来是杰克开火了。他的扫射打中了离他最近的一个无机兽，凯伦看见那怪物炸开、碎成几块，就像身体是空心的一样。一会儿，又有两个无机兽被击中，像瓷人一样裂了开来。

“我们快离开这里！”杰克冲凯伦嚷道，这时能量束像下雨一样从周围的屋顶上向他们俩倾泻过来。

凯伦跟上杰克，一手操纵着气垫摩托，一手拿枪向后扫射能量弧，依靠良好的传感器定位又干掉了两个探地无机兽。

“现在我们去哪？”凯伦的声音在热浪、浓烟和爆炸声中显得异常焦躁。

杰克驶上街道，指着一座像山一样的建筑。“一直向前走，那里就是皇家大礼堂！信号就是从那下面发出的，我想那里一定有路可以下去。”

“你确定吗？”凯伦有些迟疑，“我正打算掉头呢。”

“啊哈。现在我也想往回走啦！”

凯伦抬头一看，十多个无机兽挡在街道上，正要开火。

卡贝尔不知所措地看着雷递给他的武器，他学着拨动来福枪的控制杆，“这样可以吗？”

“不，小心，卡贝尔！”雷已经几乎失去耐心了。“像这样。”他摆弄着自己的武器，给卡贝尔做示范。

卡贝尔模仿着雷的动作。“哦，我明白了……你这样拿着它，嗯，你用右手，呃，等一下，让我看看，你——”

“把枪给我！”雷飞快地从老人手里夺下来复枪。卡贝尔有点尴尬地冲他耸了耸肩。“会把你的脚打飞的！”

“一时半点儿我肯定学不会。”卡贝尔承认了，“真抱歉，我从来没有在格斗技术上显露过任何天赋。要说原因嘛，那得追溯到机器人统治者第一次——”

“别说了，卡贝尔。我们还走不走了？”

卡贝尔最后一次深情地环顾着这间屋子。在运作的电脑终端上，他俩看到了人类的侦察尝试，他们无法突破因维主脑部署的防护罩。但是，现在没时间继续监测情况了，因为无机兽正在逼近地下实验室。他们不能在实验室里被抓，卡贝尔拒绝妥协。他留给因维人的礼物是传粉兽，和一些生命之花种子，或许它们能使饱受蹂躏的奥普特拉星重获生机，结束接连不断的屠杀……

“来，瞧瞧这是什么？”卡贝尔突然说道。

雷咒骂着回到实验室，看见卡贝尔正指一个显示屏。上面显示力场外有两个人，一男一女，骑着怪异的气垫船。

“他们会不会是来找我们的，雷？”

“别自我陶醉了。”雷说，把卡贝尔拖到了走廊里。他们能听到无机兽就在附近，炸开走廊的墙壁，闯进一个个房间。

“或许他们真的是在找我们。”

雷继续拖着卡贝尔，沿着走廊向下走。“好，就算你是对的……”

卡贝尔伸手抓过雷身上的一件武器，“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马上出去会会他们。”

主要参赛者都相识了：机器人统治者和因维人、天顶星人和地球人、地球人和因维人、地球人和机器人统治者。肯定是史前文化在起作用；但怪异的是，这场比赛中没有一个参赛者拥有全套拼图碎片。这真是个疯狂、疯狂、疯狂、疯狂的世界。

——埃米尔·朗博士，《新约》

摄政王瑞金特在浴室里放松时，终于收到了奥布西姆的消息。他的私人房间中有一个陷在地板下的浴缸，像后院游泳池那么大，浴缸四周满是瑞吉斯讨厌的各种装饰品。她以前经常抱怨：“你的玩物太多了！”确实是玩物！——要知道，她的目标一直是免除物质的外部标志。摆脱低贱的状态……和佐尔的风流韵事过后，她总是这样表达对自己的世界的感受。奥普特拉曾是一个伊甸园，可是统治者的克隆战士毁坏了她的植被，夺走了那些花儿——对他们无比珍贵，至关重要的花儿。如今他们就像是一群快饿死的野兽，虽然还能靠着肉身中残存

的营养苟延残喘，但内心却渴求着只有花儿才能提供的养分。

瑞金特爬出浴缸时吐了一口长气，他凝视着浴缸里既洁净又结不出果实的绿色液体，眼神悲哀又鄙夷。洗澡水固然是从花儿和果实中萃取的，但那是来自佩里顿的变种，只能作为真品的代用物使用。同样稀缺的还有传粉兽，那些毛茸茸的小动物对生命之花的繁衍至关重要。所以，瑞金特不再为强健体魄而洗澡了，他只想重温美好时光。

的确是美好时光，瑞金特暗想。这时一名侍从走进来，给他披上了长袍。从前，瑞吉斯提醒过他：“你走错了方向。”“这条路通向退化与邪恶。”那时她已具泰雷西亚人的形态，并极度渴望效仿佐尔的种族。她曾恳求瑞金特换上和她一样的新外形，但他拒绝了。他的王后、他的妻子被亵渎，他的世界遭受了玷污，她竟然还提出这样的要求。就在那时，他的心中燃起从未有过的强烈怒火。在那样的时刻，谁还会奇怪他选择了自己的路呢？目标——亲爱的——我的目标就是征服和消耗；而玩物——军队、武器和战斗机甲——是达到目标的关键！

如果她还不能理解他的决心，就让她去见鬼吧！

然而……然而这里没有她了，又是多么空寂！现在除了身边的仆役和士兵，什么都没了。他甚至很思念最后那几天的争吵。那是种压倒一切的情感。为了进行疯狂的变形实验，为了找到最完美的物理载体，她带着半数子民出逃。好让她在“大进化工程”完成之后能栖居于某种形态，它与她的才智和美梦更相配，也比他的拥抱更有力。

“让她不得好死！”他不禁怒气冲天，快步走向前厅。

走进前厅后，一个信差在他面前曲膝跪下，低着头，将一支手臂放在胸前。瑞金特的地狱猫不安地走来走去，呼哧呼哧嗅着，又发出凶狠的吼叫。瑞金特用手示意它们安静，让信差

起身陈诉。

信使递上一个音盒，便退下了。瑞金特打开了设备，开始听。为了彻底听懂奥布西姆每句话中的微妙含义，他反复听了好几遍。

泰洛被袭。开头奥布西姆认为来袭的是微缩的天顶星人，但后来更相信入侵联军由天顶星人和某个形态类似泰雷西亚人的未知种族组成。让人震惊的是，这个种族还拥有史前文化驱动的机甲飞船！要知道，史前文化只能从生命之花中获取。而有功效的花儿原产地是奥普特拉，也仅仅产于奥普特拉。看看佐尔亲自在卡巴拉、史菲利普和其它星球上试种的结果都是些什么东西，就能明白这一点。

“这说明什么？”瑞金特自言自语。难道存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那里生命之花已繁茂成熟，正在等待采摘？

他把信差叫了回来：“迅速通知奥布西姆，援军在路上了。”瑞金特又转向自己的副官，他遮掩不住心头的激动，颈后肉甲像刺魮鱼^①一般膨胀起来。

“不能让瑞吉斯知道这件事。新大陆将是我们……我们给她的礼物。”

“但她得先服我才行，”他反复对自己说，“只有她认可了征服之道才行！”

瑞金特的大手捏紧了音盒，音盒碎成了几片。

杰克和凯伦站在皇家大礼堂闪闪发光的防护罩边呆住了，不知道他们面对何物。虽然他们已躲开了敌人的无人机群，但也没时间闲逛。

“我说，咱们应该试试能不能进去，”杰克说道。

^①又名蝠鲼，一种浅海鱼类，尾部细长，身体宽扁，像一面薄薄的圆盘。

凯伦盯着力场里那些透过光看不清楚的邪恶影像，说道：“我倒觉得你该查查你的脑袋。”

“只是摸一下——”

她还没来得及阻止，杰克就伸出了手。一道闪光过后，他仰面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凯伦尖叫着冲了过去，跪在他身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她不由自主地挥着双手。“你这个傻瓜白痴！”

杰克苏醒过来，傻傻地看着她，接着一阵袭来的疼痛让他尖叫起来。他左手紧握住右腕，似乎那里极痛。凯伦扳开杰克的手指，把他的手拉了过来。他的手看起来比初生的婴儿还要苍白，没有一点褶皱和纹理。她让杰克躺着别动，自己跑回空转的气垫摩托，拿来一个急救包，给他注射了一管预装好的止痛针，静等药物生效。

片刻之后，虽然杰克还是满脸汗珠，但是药物已经起作用了。他朝她露出一丝虚弱的笑容，使劲地急速呼吸着，“你刚才说什么了？”

“检查你脑袋的事儿？还是算了吧！”她把他失去血色的手拿给他看，“你整个人都要换新的了。”

“没啥大不了的，”杰克喃喃地说：“反正原来那个也用得差不多了。”

“真高兴你这么说。”凯伦笑着扶他站起来，“我们回基地去吧。”

他们向摩托车走去。可是一阵金属机甲的脚步声传来，他们又不得不退了回来。五个地狱猫从角落里窜了出来，不知为何，它们没有扑上来，而是滑动着停了下来。这些无人机散开成扇形，逼近两人。他俩慢慢朝一辆气垫摩托后撤，凯伦掏出了炸弹。

“乖猫咪，”杰克的声音很冷静。“数到三，我们就跳上

摩托，”他从嘴角悄悄地对凯伦说。

“但是——”

“别担心，我来驾车。你拖住那些家伙。”

凯伦将手枪扳到全自动档，“准备好了，就等你了，”

“一、二——三！”他大喊道，两人跳上了摩托。这时两个地狱猫朝他们一齐扑来，凯伦在空中击中了它们，碎片如雨点般落在摩托上。杰克脚踩发动引擎，车发动了。

第三个地狱猫想要和他们并驾齐驱，凯伦一枪打穿了它，子弹正好击穿了它那闪光的眼睛。她一支手臂抱住杰克的腰，同时向后射击，杰克驾着摩托打了一个急弯，转入一条小道。

“我们去哪儿？”她喊道。

“向左！”他回答，这时又窜出两个地狱猫，它们从山墙顶跳到了街面上。

凯伦在后舱座位上扭着身子，射出一排子弹，打断了其中一个的腿，但是其他无机地狱猫继续加入追击；她数到十一个之后，停下来不数了。

“还有多少燃油？”她想了想问道。

“消耗得飞快，”杰克答道。他举起了受伤的手，诙谐地问：“有好主意吗？”

“有呀。下回再有这种事儿，你提醒我，让你自个儿去干就好了！”

“骷髅中队长，我找到他们了，”一架变形机传来证实信息。“他们同乘着一辆摩托车，在皇家大礼堂西面两条主干道之间的连接道上。他们身后有十几个敌人。”

“蓝色淑女，他们看到你了吗？”

“嗯，没有。他们正忙呢。前面的地势很糟糕——都是弹

坑和倒塌的房子。”

“你能带他们突围吗？”麦克斯问她。

蓝色淑女沉默了片刻，说：“我看可以。”

“我绕过来掩护你。”

“我要动手了，”女飞行员对她的贝塔机搭档说：“贴近他们，保持直线……”

“你们两个，把头抬起来！”一个女声从气垫摩托控制面板的扬声器中传来。

杰克仿佛听到了什么，但又怀疑力场不仅打伤了他的手掌，还有其它器官。凯伦一直在后舱座位上向后射击，但是她每消灭一架敌机，就会有另外两架跟上来；像是有个操控一切的智能生命在指挥这场追逐。

杰克只好又向皇家大礼堂方向拐去，想从前面的废墟中找出一条路。这时，那个没有明确来源的怪声音又出现了。

“抬起头来！”

这次连凯伦也听到了，杰克才明白不是幻觉。“一架阿尔法，”凯伦边说边用空出的那只手指给他看。他抬起头，看见一架变形战斗机正在低空飞近，试图跟上气垫摩托。

“你俩离家太远啦，”驾驶员说：“我是来让你们搭便车的，收到请回话。”

“我们很乐意，”杰克答道。发觉变形战斗机没回音，他又补了一句：“但愿她没改主意？”

凯伦停下射击，头伸过杰克的肩膀观察着。她猛拍了一下杰克的肩膀：“你这个笨蛋，快用通讯网络！”

杰克这才惊起，打开网络，向战机确认应答。阿尔法战斗机射出两枚导弹，干掉了一半地狱猫部队；接着战机分离开，

后面的贝塔机垂下了一架硬梯子。

“抓住它，”杰克对凯伦说。

他们再次接近了城市的中央广场，这一地带见证了多次战斗；他们从一个大弹坑的边上绕了过去。

凯伦收回武器，利用杰克的肩膀保持平衡，在座位上跪起抓住梯子，变形战斗机的吹出的热气直扑在她的脸上。

过了一会儿，凯伦在风中喊话：“杰克，快上来！”

杰克伸出受伤的手，但觉得有些不便，于是松开了握紧前刹的那只好手。凯伦在梯子上蜷曲着身体，斜倾着想帮他一把。就在这时，两只地狱猫突然从一个小巷里冲出，直扑摩托。杰克立刻发现了它们，反射性地抓住摩托的把手，却忘了那只有手有伤。

一阵巨痛袭来，就像液体炸弹击中了手臂似的。气垫摩托立时失去控制，向右一偏，冲向大弹坑的边缘。

杰克感觉自己飞离了变形的驾驶座，被甩到空中。在这一瞬间，他不知自己是否还神志清醒。因为他似乎看见眼前悬浮着像柱子一样的东西——准确地说，是两个柱子，它们被一个漂浮、但没有明显特征的球体隔开了。他撞上了上方那个柱子，与此同时听见气垫摩托坠毁在下方烟雾重重的弹坑里。他手脚并用，想寻找支撑点，却很快发现自己正在向下滑……

他摔在那个球形物上，但根本来不及抓牢，要是他的双手能变成吸盘就好了。紧接着，他开始缓慢下滑，身体与光滑的球面间发出尖锐的摩擦声。

“啊……”泰洛的寒夜里只听见他的尖叫。

杰克设法用指尖成功抓住了下方柱子的边缘。他憋住呼吸悬在那里，鼻子卡在柱子的凹槽上，而贝塔战机在围着他打转。突然，他感到手上不对劲……

杰克松开双手尖叫着，记起了当年在军校对付一名士官生

的把戏：火烧脚心^①。他重重地摔在地上，双腿立即失去了知觉。

他屁股着地，头晕目眩、疼痛难忍，嘴里不停说着为自己打气的话，嘀嘀咕咕地挣扎着站了起来。

六双发出寒光的眼睛出现在弹坑的浓烟中，正在向他靠近。

“你能看到他吗？”凯伦从梯子爬进战机的座舱，向贝塔机驾驶员询问。

“不能，”驾驶员答道，带着一丝怒意。“生命探测器有信号，但是下面的烟雾太浓了。”

凯伦从舱盖向外看着，“我们得回去。”

“真是意外，你怎么不想找死了啊！”

“嘿，瞧那儿，”凯伦说，“我们就过去——”

“跟能解决争端的人说吧，”驾驶员打断了凯伦的话。

“骷髅队长，我已经找到了其中一个，”她通过通信网络说：“第二个只好听天由命。气垫摩托报销了。”

凯伦听见麦克斯·斯特林指挥官答道：“重新组织行动。但别再添乱了。一旦情况不妙，你们就离开那里。”

“明白，指挥官。重新组织……”

杰克摸了摸臀部的手枪皮套，倒吸一口凉气。武器没了，猫型无人机恰好挡在他和摩托残骸之间。否则，杰克肯定能自己从浓烟中把它找出来。他环顾四周寻找出路，发现了一个外表古旧的建筑物上有个部分损坏的拱门通道。虽然双腿阵阵颤

^①一种把火柴偷偷塞进鞋底点着的整人玩笑。

抖，他还是毫不迟疑地跑了过去。

一会儿，他就看到眼前出现了宽阔的台阶，它通向拱门另一侧的一个带廊柱的平台。无机兽就在身后不远，传来啾啾作响的脚步声。

但刺眼的浓烟中还有另一个声音，那是贝塔机垂直起降信号灯发出的。杰克知道战机正在变形，下降。要命的是它把方向选错了，在他和赶来救援的战机之间有六个无人机。

杰克决心尽力坚持下去；变形战斗机会解决那些敌人，等到身边的敌人扫清之后，他再现身。他一跛一跛地爬上台阶，加快脚步走向那个建筑。

突然，一个地狱猫窜到杰克面前。他站着没动，等敌人扑来时才滚到一根柱子后面。他和地狱猫近在咫尺，它调转身，再次冲了过来，杰克迅速爬上了柱础。地狱猫撞在柱子的另一侧，发出一声巨响，它的双爪猛地绕过柱础合抱过来，差点就铲中杰克那个位置。杰克像是障碍滑雪一般，沿着平台从一根柱子跳向下一根柱子，只领先发狂的敌人一步。

他已经跑到了这排柱子的末尾，在一级台阶上步伐不稳，跌了一跤。地狱猫就在他脑袋上方咆哮，准备他一翻身就猛扑上去；正在这时，杰克听见有人开火了，一阵凶猛的火力把地狱猫打得七零八落。热浪和冲击波扑面而来，他立即倒地翻滚躲避。

这时，有人拍了拍他的肩膀。

杰克以为自己在做梦。他看见一个头顶无发、天庭饱满的老者，留着两英尺长的雪白胡须。

“干得好！孩子，干得好！”老人用天顶星语向他祝贺。

杰克摇摇头想清醒一下。在老者身后有个和杰克差不多年纪的英俊青年，头发染色，身披长袍。他正在摆弄一支突击步枪。

“你们是，反叛军吗？”杰克磕磕巴巴，不知自己说话是否得体。

卡贝尔惊讶地后退了一步，这个人竟然懂老帝国的通用语。“反叛军？不。但讯息是我们送出的。我是卡贝尔，这位是雷。”

雷点点头，用一种杰克从没听过的语言说了句什么。

卡贝尔点点头，拉着杰克站起身。“你的船，”他说的很快，“我们必须上你的船。”

“但是——”

“快！没有时间了！”

卡贝尔和雷把杰克夹在中间，向贝塔降落的地方跑去。杰克想警告他们还有无人机，但疼痛打断了他的话头。况且，这两个泰雷西亚人似乎对情况很了解。

透过眼前的浓烟，他们看到橙白相间的光在闪动。杰克听到贝塔机近距离武器特有的嗒嗒射击声，随即又传来了爆炸声。他真希望，那一声意味着最后一个无人机也被消灭了。现在卡贝尔正架着杰克；雷则在前面开路，穿过了一片白磷般燃烧的碎片。

所有的枪声一下子都停止了，和枪声起来时一样突然，只有凯伦的声音在可怕的寂静中回响。

她在喊杰克的名字，但他虚弱得无法回答。雷和卡贝尔用杰克听不懂的语言简单交流了几句，便夹着杰克向凯伦声音的方向跑去。他们终于接近了变形战斗机，听到了战斗机的嗡嗡声，感到推进器发出的热量正从大弹坑底部扩散开来。

杰克看见航行指示灯的亮光，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卡贝尔用天顶星语言发出了致意，片刻之后凯伦就回应了他，指示他们举起双手走过来。

两名泰雷西亚人在烟尘中出现时，凯伦正蹲在变形战机一

侧的后掠机翼旁，保持着战斗姿势。卡贝尔和雷把杰克放在地上，杰克模模糊糊看到凯伦一脸的惊讶。她先说了几句话，杰克没有听清，之后她又向贝塔机打开的舱盖里发问。

卡贝尔走上前去和她打了招呼。

杰克听见她紧张地笑了起来，她压低了手上金刚狼突击枪的枪口，对飞行员又重复了一遍卡贝尔的话。

“不，我发誓”，凯伦肯定地说。“他说的是：‘带我去见你们的首领！’”

“你在开玩笑吧。”

12

卡贝尔是一个宽厚、爱好和平的人，这让我们印象深刻。我明白，他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他提议我们，在深空中预先安排好与机器人统治者会面，给予他们所追逐的东西（史前文化母体）。他才详尽描述了机器人统治者波及四星区的白色恐怖，现在却又说，还有机会与他们和平共处。极有同情心的人才会那样想。

——《瑞克·卡特将军的航行日志》

“你们胆大妄为惹的乱子，我不想多说了！”两个小时后，文斯·格兰特正在发怒，“卡特将军要求宽大处理，这是我没关你俩禁闭的唯一原因。如果他知道所有细节，我肯定他也会改变主意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凯伦和杰克费力地吞了吞口水，一起答道：“是，长官。非常明白，长官。”

格兰特愤怒地瞪着他们。他的大手抵着桌面，但这会儿正直直指向这两个拘谨立正着的少尉。他们一小时前才回到

GMU，只在医务室呆了一会儿就被带到格兰特的办公室。杰克的右臂垂在吊腕带上，削去了一些头发，额上缠着绷带。凯伦的境况稍好一些，因此，指挥官的高射炮火力向着她来了。

“我对你的期许，本该和对他的一样，”格兰特指着杰克，继续说道，“潘士官生，我希望你表现得更好。好更多！你是否明白，你们自作主张的救援行动会导致什么其它后果？你有没有想过，救援行动让很多人面临险境？啊？”

凯伦感到透不过气来，“我明白，长官。我错了，长官。”

格兰特吃惊地盯住她，“‘错了’，潘——道歉了！好吧，这是你起码该做的。现在我想知道，是你们哪个想出了这个好主意。”

“我记不起来了，长官。”凯伦说，双眼直瞪着前方。

“真的吗，”格兰特嘴角向上微翘，目光在凯伦和杰克身上扫来扫去，“啊哈，阴谋团伙？”格兰特两手叉腰，横跨了一步，黑眼睛闪闪发光，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杰克。“还有你，贝克……生来就是大英雄的，贝克。”格兰特走到他的身后，“听说，你想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是吗？”

杰克抬起眼睛。“是的，长官，”他小声说。

“少尉，要是你运气好，到最后还能给环卫班开开涡轮喷气机吧！”

杰克脸色苍白，“我很荣幸能为环、环卫小组飞行，长、长官。”

“贝克，我敢说你会喜欢的。”

格兰特回到他的桌子旁。“俘虏在哪？”他向副官问道。

“在起降缓冲区，长官。穿梭机和骷髅中队正在等候指挥官的命令。”

格兰特最后横了潘和贝克一眼。难以置信，他俩会意外碰

到那两个泰雷西亚人，这次外出兜风居然解了远征军眼前的燃眉之急。但即使结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也不能轻率处理违纪事件。

文斯认识凯伦的父亲，也了解他们父女之间的摩擦。如果凯伦现在被降级，她就投靠无门，只能跟随父亲哈利·潘博士从事研究工作了。不过，麦克斯已请求文斯尽量从轻处置。看来他和瑞克是为鼓励凯伦的独立抗争意识而求情，他们也为贝克求情了——后者是怎么回事，文斯还没完全琢磨清楚。贝克的独立抗争意识已经太强了。

“上尉，带俘虏上穿梭机。至于这两位，”他靠在椅子上说，“呆在营房里，不准外出。我不想再看见他们的脸。明白吗？”凯伦敬了个军礼，杰克也使劲行了个礼。

“是！”

“立刻带他们离开这里。”

杰克跟着凯伦离开了办公室。“等我们挨过了这次，没准要六个月之后，一起吃顿饭怎么样？”他压低了嗓门问。

凯伦忍住没笑，“贝克，六年后再来试试吧。没准到时候我会想和你聊聊呢。”

杰克做了个鬼脸，这办法没用。不过话说回来，至少他那一箩筐英雄故事里又多了几个传奇。

瑞克希望第一时间审讯俘虏，但估计委员们不会听他的。他已直接向朗陈述了理由：这两个泰雷西亚人是笔军事资本；假若他们是联络GMU的那个小组，那么他们对因维人军事指挥调控的了解就极为重要了。朗对他说过：“我们会在报告上写清楚的。”爱德华兹仍不相信泰雷西亚人的讯息可信，但委员会还是得到了爱德华兹将军的意外支持。最后，瑞克拟定了

审讯委员会的成员，有四名全权大使——朗博士、爱克西多勋爵、贾丝廷·赫胥黎和奈尔斯·奥博斯坦，和四名太空堡垒远征军成员——瑞克自己、丽莎、爱德华兹和莱因哈特。

八名审讯委员会成员，和安保、秘书、翻译等其他人员都聚集在委员会的简报室里。这是一个狭长的房间，有一张桌子，和两面几乎占据了整个右舷舱壁的矩形观察窗。泰洛星尽在人们眼中，而由于SDF-3所处的位置，凡托玛星变成了一弯细长的、不引人注目的月牙。这时，卡贝尔和雷被护送进来，坐在桌子的一端，他们对面坐着贾丝廷·赫胥黎——地球联合政府的高级大法官，和奈尔斯·奥博斯坦——前任议员兼纪念碑市的地区立法长官。

瑞克听见有人在急促地喘气，他斜过身子向左看，只见朗从座位上探出了半个身子。

“是你吗？”朗向那个年轻的泰雷西亚人问道。

朗思绪飞驰，回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天。那时SDF-1刚刚坠落地球不久，他正站在舰内一台数据显示屏前，这时一张长着杏仁眼的清秀脸庞映入了格罗佛侦察队的眼帘。接着，一个重新改装过线路的机器人走到了他们中间，当众人都目瞪口呆时，朗试图启动那台大型主机，却出其不意地接受了脑力提升，他的生活也从此改变……

“是你吗？”

这个身披斗篷的泰雷西亚人露出迷惑之色，他在座位上转过身来，以为朗在和他身后的什么人说话。

“佐尔，”朗颤抖着说——瑞克还从没见过他这样抖过，“你，你就是那个……”

卡贝尔故意清了清嗓子，笑着把一只手搭在雷的肩膀上。“不，”他笑了起来，“不是他。可能眼睛和嘴有些相似，但他不是佐尔。佐尔在很久以前就死了。”

朗这才回过神来，说：“当然……我知道。”

卡贝尔顺着朗的目光向桌子另一头看去，发现了一个外表非同寻常的人物：身材比例发育不正常，乱糟糟的红头发，额上排满皱纹。这个泰雷西亚人惊讶地张开了嘴。

“卡贝尔，欢迎你，”爱克西多平静地说，“朗博士认错人了，但你没看错。”

“可是，爱克西多，这怎么可能呢？”卡贝尔看看这个又瞧瞧那个，心想是不是还有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最后，他又盯住了爱克西多。机器人统治者制造的第一批生物起源性设计克隆体！就是这个人，机器人统治者把巨人矿工变成战斗工具之后，卡贝尔迫于压力改变、再造了他的历史……

情节一步一步展开了：SDF-1（卡贝尔称之为“佐尔的船”）在地球迫降，大约十年后天顶星人紧跟而来，一场争夺太空船的战斗爆发了。

卡贝尔正襟危坐，留心听着每一件事，他只偶尔提供一两个日期，或其它细节。

“那么，你们击败了天顶星舰队？”他极为震惊，“近五百万艘战舰啊……”卡贝尔突然兴奋起来：“也就是说，你们有母体！你们肯定有，不是吗！”

“我们没有找到，”朗答道，“我们搜索——”

“不，不，不，不，”卡贝尔激动地说，他摇着头，白胡须像旗帜般舞动。“母体肯定在那儿！不难猜想，你们搜查了折叠发生器。”

瑞克，丽莎，朗，和爱克西多面面相觑。

“嗯，不是这样，”朗说，他几乎是在道歉了，“我们不想草率地乱动折叠装置。”

卡贝尔“砰”地一拳砸在桌上：“它就在那儿！母体藏在折叠发生器里！”

朗摇了摇头。

“为什么会这样？”卡贝尔问，有些动摇了。

爱克西多答道：“凯龙毁坏了这艘船，卡贝尔。它的残骸埋在地球上。”

卡贝尔局促地安静下来了。他的一只手撑着额头，像是不堪忍受极大的痛苦。瑞克看见他神色焦虑，凄苦而惊恐。

“可是……你们不明白，”卡贝尔又开口说，“轻微的碰撞毁坏不了那设备。它肯定还在——四星区的唯一史前文化来源——机器人统治者已经离开泰洛去寻找它了！”

“离开，去哪去？”瑞克急切地追问。

“地球，指挥官，”雷答道。

“我的上帝，”丽莎说。

爱德华兹和瑞克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他俩脑海中闪现出赞德、莫兰和伦纳德的名字。那位战区元帅警告人们地球易受攻击的场面历历在目。瑞克胸中升起一股难以抵抗的恐惧，他差点没嚷出声来。

“不过你们还可以赶上他们，”卡贝尔说道，“虽然机器人统治者的母船都有超光速驱动器，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史前文化储备来进行超太空折叠。用你们的时间计算，他们已经出发十年了。你们可以和他们会面，交换史前文化母体以达成一致。他们肯定不想和你们的星球开战——有那么多的星球他们可以去呢。”卡贝尔的声音变低了，发觉没有人在听他说话。这一刻让他下了决心，把不久前长老们离开泰洛一事憋在心里。他心里想，长老们肯定在冷酷无情的太空中孤立无援。

莱因哈特准将嘲讽地说：“远征任务就是想防止发生一场这样的战争。我们来告诉机器人统治者，地球上没有他们找的东西。”

“真倒霉，我们对这里的情况一无所知，”朗又说，“因

维人的进攻损坏了我们的折叠装置。我们本以为，如果和泰洛结盟的话……”

“那就带着你们的想法回地球去吧。”

“确实如此。”

卡贝尔盯着自己的双手，什么也没说。

“你为什么给我方部队发来那个讯息？”瑞克插话了，急于回到审讯的中心议题上来，“那边局面如何？”

卡贝尔简要说明了因维人这次征服泰洛的情况。他描述了远征军在战斗中遭遇的那些因维战斗机甲，还说出了它们的名字：震击蟹，螯击蟹，指挥机，无人无机兽——包括刃爪、探地、螯拳和地狱猫四种。

“他们的军队是‘执行者’，”他对委员会说，“实质上没有独立意志，除了个别进化了的个体——这些人是‘科学家’。但是主脑控制着所有的人。”

“主脑？”爱德华兹说，“是什么鬼东西？”

卡贝尔捋了捋胡须。“它勉强算是一部电脑——但很特别，你或我的种族都造不出来。我们认为，它和因维人留在奥普特拉上的一个更大单元连接在一起。不过，如果你能找到他们放在泰洛皇家大礼堂的那个，你们就能在这里打败他们。”

“他们设置了力场，”瑞克说，他的目光转到卡贝尔身上，“到此刻为止，我们还没法穿过这个力场。”

“将军，不如进行一次局部精确打击？”奈尔斯·奥博斯坦提议。

卡贝尔站起来道：“地球人，请别这样做。我知道我没有权利请求什么，但是我们的人民就囚禁在那里……”

瑞克做了个镇静的手势，让老人安心。“我们不会轻举妄动。但是，卡贝尔，确实得有条路让我们进去。”

“你们可以从我们出来的那条路进去，”雷突然说，“卡贝尔会为你们画张地图。”

卡贝尔飞快地瞪了他的助手一眼。他希望把佐尔实验室的秘密保守得更久一点，但现在他也明白不可能了。“当然，我会画的。”他对瑞克说。

爱德华兹联系上了GMU控制台。“很明显，格兰特也想到了这点，”爱德华兹报告说，“他已经派出了沃尔夫战队。”

“那台电脑非常宝贵，”卡贝尔极力恳求，“必须让你们的部队明白：有办法让它停止工作，不必破坏它。它会为我们发挥巨大作用。”

爱德华兹摸摸面罩，阴险地盯着卡贝尔。

它非常宝贵，控制着所有因维部队……它会为我们发挥巨大作用。爱德华兹琢磨着这些话，想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鬼主意。

“听我的命令，”趁着其他人都没注意，他对通讯机说，“让幽灵中队做好出发准备，我要亲自率队出击。”

审讯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爱克西多和朗博士又单独和卡贝尔、雷会面。军事将领们已经离席，去商议应对卡贝尔所说的因维主脑的最佳策略。而朗明知违反规定，仍带着两个泰雷西亚人来到SDF-3工程区，进入放置空间折叠发生器的货舱。一路上，卡贝尔讲起了泰洛历史和社会政治剧变，这些变化为泰洛大转变和机器人统治者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与一个小时前的卡贝尔一样，朗和爱克西多也听得全神贯注。他俩曾试图利用在SDF-1和天顶星旗舰上找到的资料拼凑出漫长岁月中的故事，如今终于有了一个见识广博的人补上了所有的漏洞。现在可以证明了，那些资料完全失实！这其中甚至

包括朗博士亲自推测的情景、花费无数时间拼凑出的时间表以及归结出的的动机和解释。

卡贝尔谈到佐尔时，就像是在说一位造物主。在许多方面，泰洛的故事就是佐尔自己的故事——他生来血统高贵，是一位议员的独子，过早地死在瑞金特的新式部队手中。卡贝尔详细叙述了佐尔在奥普特拉星上的非凡发现，其后史前文化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创造天顶星人，和一派政治精英的成长；还有那场席卷整个帝国的战争，和一个寻求新等级平衡的反叛者……

听到这些，朗明白了：佐尔——卡贝尔以前的学生——把史前文化传播到了星系间，但没有对机器人统治者严格保守史前文化的秘密。在奥普特拉和佐尔死前播种过的许多地方还有生命之花，但因维人发现它们既不结果也无法利用，因为传粉兽也被抢走了。机器人统治者虽然有这些古怪动物，却失去了母体——而只有它才能从生命之花中召唤出史前文化。佐尔早就想确保没人能利用他的发现；到头来他终于把自己逼得半疯，认为自己能设法控制全局，把这个永生的礼物拆成几份，分发到宇宙中去。

爱克西多和朗也知道了一些卡贝尔的事，他、佐尔，和其他几位泰洛科学家仔细权衡后，拒绝奉行机器人统治者采取的危险策略——一条代价高昂的强胜之路。机器人统治者离开后，卡贝尔和他年轻的助手雷一直在尝试重现佐尔的成就。但卡贝尔现在开始相信，这个过程更多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永远不可能用纯科学的方法从生命之花中唤出史前文化——它必须是自觉自愿地生成的。

卡贝尔评价机器人统治者时，朗感到自己越来越疲惫。这次远征任务的结果与预期完全相反，真让他茫然：他们把地球留在后方，敞开了大门等着机器人统治者到达。朗不禁想到，

和这样一个种族和平共处是绝对不可能的。地球的命运取决于无能的伦纳德和南十字军，这念头更让他不寒而栗。

一走进折叠发生器舱，泰雷西亚老人模糊不清的泰雷西亚方言就变成了纯科学术语。电脑充当了他们之间的解释程序，卡贝尔一边检查发生器，一边和朗用数学和图表交流。朗很惊讶，这个泰雷西亚人能很快调整、形成新思路，以适应人类的人工智能系统研究。

“但是，你们有进行一次折叠的史前文化储量，”过了好一会儿，卡贝尔说，“事实上，足够一个小型舰队用的。美中不足的是，反射驱动引擎没有充足燃料。”他知道朗没听明白，便飞快写下了一段说明程序。有时，还得请爱克西多详细解释某个字句。

朗注视着屏幕上一长串难懂的全息画面。他思考了一会，对卡贝尔有些尴尬地笑了，说：“现在我明白了。”

他的研究小组绝不会想到，史前文化与燃料（燃料为反射驱动引擎提供能量）之间存在非常重要的相互作用，而这是折叠的前提条件。

“卡贝尔，但是这需要有一种磁性单极矿石。”

泰雷西亚人急躁起来，“是的，当然。那又怎么样？”

“我们没有生产这么多原料的设备，”朗告诉他，“就算我们有，也需要有更多的时间……”

“废话，”卡贝尔轻蔑地说，“那里就有你们需要的足够矿石。”

朗和爱克西多顺着卡贝尔的手指向舷窗外看去。

“凡托玛星？”

“爱克西多，你忘了有一个时期天顶星人都是矿工吗？”

卡贝尔问。

这个问题让爱克西多有点难堪。“我记得，卡贝尔。但是

我们从来不知道挖的是什么。”

卡贝尔转头对朗说：“你们利用那个基地可能有些困难，因为它是按适合天顶星人的尺寸设计的；但矿石就在那里，等着被开采。”

朗走到舷窗前，长久而专注地看着这颗巨大行星的翡翠色月牙。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了体积极小的泰洛星上，想起了在SDF-3离开地球很早之前，当自己看到船上的身形调整室和布里泰的微缩战士时，所感到的不祥预兆。

爱克西多站在他的身边。“先生，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吗？”

朗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时间。”

天空中发亮的是星辰。乔纳森·沃尔夫对自己说，快到隧道入口了。他从气垫坦克上下来，凝视着泰洛无与伦比的夜空。但那些闪耀的光芒中有一个不是星星——那里有他渴求的东西。

那颗不会眨眼的星星就是SDF-3，明美在那里，也许能听到他的心愿。过去的两天里，沃尔夫时时刻刻都想着她。第一天的战斗间隙中，他回想起那天明美在降陆舰货舱里祝福、拥抱他，她的脸庞和她秀发散出的芬芳。沃尔夫不知她是怎样迷住自己的，也许她会用魔法。一切都太突然，太不循常轨了。他原本只是想献献殷勤，从未想过她会有所回应。他问自己，那么凯瑟琳又会怎样呢？她是否也会凝视着夜晚的星光，搂着他们独子的单薄肩膀，为他送上一个穿越银河的祝福呢？虽然他已经遗忘、违背了发誓要信守的诺言，但他们的婚姻仍迫切需要第二次机会。

今晚怎么会有这么些奇怪想法，沃尔夫陷入了沉思。

“长官，一切就位。”一名中尉在他身后报告。

沃尔夫飞快地吸了一口气，转过身来。“要有秩序地前进，中尉，”他提醒着，“分成两组，别轻举妄动。嗯，我们的通讯兵在哪？”

中尉喊道：“奎斯特！”一个身材矮小，壮实的突击队员快速走了过来。

“下士，你要像胶一样粘着我，”沃尔夫告诉他，“随叫随到，明白吗？”

“明白，长官。”

沃尔夫上下打量着奎斯特，“好吧，我们开始干。”

中尉带领队伍穿过烟尘，向地下走廊进发。他们知道那架骷髅中队贝塔机的确切降落地点，因此不费什么劲就找到了入口的位置。贝克，这年轻人很狂热，但至少记性不错。沃尔夫不得不承认：他对这片废墟的记忆和实际情况极为接近。

沃尔夫示意所有人在入口处停下。他向黑暗中窥看，又瞧了瞧身后，四辆气垫坦克正在后方警戒。走廊高大宽敞，但却容不下机甲通行。从这里向下可以看见楼梯、下面一层走廊，和一些圆形浮雕般的巨大透镜。

沃尔夫想起了祖父，他在一场无人记起的小规模印度支那战争中坚持写日记。那时，杰克·沃尔夫经常身怀手电筒和黑火药手枪，和几只地下道老鼠共同面对难题。沃尔夫一边检查着爆破机的保险装置，一边不由地笑了：他想起了祖父写的那些稀奇古怪的随身物品、蜘蛛和老鼠。如今他身旁是无智能的猫式无人机，和其它许多他们肯定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不管怎样，事情一点没变：这是稚子的探求未知之旅。

“让‘巡行者’过来，”沃尔夫命令。

两台矮行双足探照机走上前来，强光射进洞里。

沃尔夫和他的部队跟着它们，向下走去。

13

如果要在因维人里找一个爱克西多型的人物，那肯定是科学家泰斯拉（原文疑误），瑞吉斯其它的孩子没人能比得上他的才智和人格。然而有趣的是，虽然泰斯拉颇有瑞吉斯的风采，但天性中更多遗传了瑞金特的性格。人们只能怀疑，由于因维女王只采用了佐尔做唯一的原型，所以错误地将某些特征赋予了男性，而将另一些赋予了女性。瑞吉斯那些拥有人类形态的孩子：玛琳、塞拉和考克，便是绝佳的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不是该为瑞金特的生物性退化行为负责？

——布鲁姆·耐斯特菲格，《因维人的社会组织形态》

泰斯拉向瑞吉斯汇报了泰洛星上发生的麻烦。他是瑞金特的一名“科学家”，瑞吉斯认为这称呼相当可笑。同时，他也是卡巴拉飞船的现任指挥官，这艘飞船负责将各种生物送回瑞金特在奥普特拉上的动物园。泰斯拉从前大概是个幸运儿，但瑞吉斯却渐渐开始怀疑他看似超脱的种种钻营；由于泰斯拉已经和她疏远的丈夫结成了同盟，她现在完全不信任他。泰斯拉

总让她想起了瑞金特，他的黑眼睛同样闪闪发光，他的触角也同样肿胀发红。特斯拉告诉她，瑞金特已经从奥普特拉星另外派了两艘飞船以应对新的紧急情况，除了这个细节，特斯拉没有说起任何泰洛星上的情况。

“这么说，他又把自己套进了另一个死结。”瑞吉斯冷笑道。

“可能是很混乱，陛下，”特斯拉勉强向她行了个半心半意的礼，“也许是一团乱麻。但不能说是个‘死结’。”

此时二人正在普拉西斯星上，从卡巴拉船上来的一艘穿梭艇已经卸货完毕，带来了各种补给和样本。这艘星际飞船由标准组件的推进器和来自十二颗星球的运输舱组成，停泊在靠近普拉西斯的卫星轨道上。卡巴拉飞船的船员们都是卡巴拉星球的土著，外表就像熊一样，那颗星球上有充足的史前文化能量块用作飞船动力。

这时警卫报告，一名副官要向特斯拉汇报。获得瑞吉斯的准许后，副官立即走进来，身后跟着两个手脚上铐的普拉西斯人。这一对普拉西斯人长得很漂亮，由特斯拉精心挑选，即将送往瑞金特的动物园。瑞吉斯打量着她们：高个儿，毛皮厚实光亮，有泰雷西亚人的特点，裸露的皮肤和适于战斗的狭长粗陋装束正相配。确实，瑞吉斯特别喜欢普拉西斯人和她们那颗丛林覆盖、物产丰富的星球，但这些都比不上普拉西斯火山深处隐藏的魅力。不过，特斯拉对她在这里用起源坑创造性地改造生物进化过程一无所知，这是瑞吉斯的秘密试验。

“要我把这两个人带上船吗？”特斯拉的副官问道。

特斯拉走近普拉西斯女人，想更细致地察看一下。这时，那个个子较高的女人开始朝他吐唾沫、咒骂，又疯狂地扭动想挣脱镣铐。看守走过来制止，却被她在手上咬了一口。“魅力十足，”瑞吉斯暗想，“但到底还是个武士。”

最后副官找来武器打中了她俩；两人都被打晕了，倒在地上呻吟。

泰斯拉点点头，双臂交抱在胸口，这是他在下属面前特有的动作：“好，她们会就范的，”他对士兵们说，“把她们看牢了。”

瑞吉斯看着两个女人被带了出去，冷笑一声：“我的丈夫没有宠物就活不了。他不提高自己的进化层次，却沉迷美色，用来保持那种自欺欺人的优越感。”瑞吉斯怒视着泰斯拉，觉得他外表可厌，很多方面比他船上运的生物更低等。“奴才，这次你给他运来了什么？”

泰斯拉没理会这个蔑称，答道：“陛下，请随意检验我们的货物。我们从卡巴拉星、史菲利思星、嘎鲁达星、佩里顿星和现在的普拉西斯星上挑选了样本。只要在海顿四号星上稍作停留，货舱就装满了。”

瑞吉斯突然转过身来，面对着科学家。“海顿四号星？”她的语调极为关注，“你仔细考虑过这一行动的可能后果吗？”

泰斯拉耸了耸健壮的肩膀，“陛下，会出么麻烦呢？海顿四号星是属于我们的，不是吗？”

瑞吉斯暗想：海顿四号星不属于任何人。撇开这些囚犯不说，泰斯拉自己也很难活着离开那里。

她的丈夫即将犯下大错，但她不想多管闲事。

扬声器里传来掺杂着静电噪声的沙哑声音，贾妮斯从电动羊的梦境中^①醒了过来。她微睁一眼，瞥向床尾，看到明美正走

^① 指菲利普·迪克1968年发表的科幻名作《机器人梦见了电动羊》，也就是经典科幻电影《银翼杀手》的原著。

向房间另一边，去调广播的音量。

“这么晚啦。”贾妮斯大声说。

明美吃惊地转过身来，手指放在嘴唇上：“我不是有意吵醒你的。”

贾妮斯坐起身来打了个呵欠：“我知道。”她睡了一个小时，那时明美刚刚离开她们的新住处，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那是什么？无线电收发机？”

“嗯，可能是个倒频器。没人告诉我乔纳森的事情，我想也许能从这里听到些战况报告。”

贾妮斯站了起来，细看这台扬声器和广播解码器，“你从哪儿弄来的？明美？”

“你得保证不告诉别人。”

贾妮斯向四周望望，想起二人独处一室。“我能告诉谁呢？”

“是一个为朗博士工作的女士给我的，我跟她说了说情况。”

“当明星就是有好处，是吧？”贾妮斯说，在明美身旁蹲下，动手调节频段。一会儿她就找到了指挥部的通讯网。

一个声音正在报告：“爱德华兹将军和幽灵中队已经出发，完毕。”几秒钟后，另一个声音答道：“真是好消息，第二指挥部。但我们失去了和沃尔夫的联系——”

最后几个字让明美屏住了呼吸，贾妮斯赶紧安慰她：“听，明美，继续听。”

“……暂时联络上了他，但现在什么信号也没有了。也许是那个力场造成的。刚才所有事情都凑一起了，现在却没有任何敌人活动的迹象。”

“你瞧。”贾妮斯对明美说。明美还是心烦意乱，但又开始恢复了希望：“我想情况会变好的。”

明美颤抖着关上接收器，坐倒在地上。“我不想听了，”她绞着手指，“他一定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她哭着扑进了贾妮斯的怀抱。

在皇家大礼堂的中央大堂，因维主脑随时可能支撑不住而瘫痪。由于能量持续向力场分流、能量储备衰竭，主脑细胞一个接一个闪烁着。十几个士兵一动不动地站立一旁，等待主脑发令。

奥布西姆惊惶失措，深信瑞金特要把他遗弃在这里。他惊恐而绝望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在主脑的防护罩前来回踱步，而他的部队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

奥布西姆猛然发觉了士兵们的异样目光，吼道：“谁敢这样瞪着我！是谁让泰雷西亚人逃走的？告诉你们，那不是我干的。难道我没有竭尽全力吗？难道什么事我都得亲自动手吗？”奥布西姆的四指手紧握成拳头，在士兵面前晃动：“我敢说，你们都要掉脑袋了！”

奥布西姆不敢去想瑞金特将怎样处罚他，也许会给他一张去起源坑的单程票：快速生物性退化。个体发生的瞬间退化最让人印象深刻。奥布西姆见过其他人受罪的模样，他们就像上岸的螃蟹一样从起源坑里爬出来。这种恶心的生物形态是因维人进化过程中从未经历过的，它只存在于因维强击蟹和震击蟹的外观与设计上。

奥布西姆停下脚步，向主脑下达了指令。

“报告敌人的位置。”他说。

主脑挣扎着想恢复正常运行。它在容器正中无力地漂浮着，看起来呆滞而污秽。奥布西姆重复了一遍指令。

“入侵者已经进入了地下拱顶和走廊。”主脑终于说道。

“显示出来！”奥布西姆咆哮起来，竭力掩饰声音里的恐惧，“让无机兽去侦察。”

通讯球中开始成像，虽然扭曲得像用了超广角镜头，图形却渐渐清晰了。奥布西姆看到一小群武装入侵者正徒步穿过走廊。他们有男有女，装备了头盔、铠甲、视听探测仪。无机兽让这些人安然通过，躲在隐蔽处没有出来。

“还有第二队人马，”主脑说，“比第一队离得更近，就在泰雷西亚人发射信号的地方。”

因维人一直没能找到那个地方，所以无机兽转而追捕泰雷西亚人。

“他们和另外一批人刚好错开，”奥布西姆猜测着，“他们能会合吗？”

主脑评估了两队人会合的可能性，把结果展现在通讯球上。

奥布西姆暴躁地说：“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必须阻止他们。”

“激活无机兽就能充分削弱他们的火力。”主脑答道，揣测着奥布西姆的意图。

“不管结果怎样，就这么干吧。”科学家伸直了他粗壮的脖子，抬头仰望高高的天花板。“从现在开始，让他们浪费子弹从上面打吧，我们就在下面击垮他们。”

“小狗？”沃尔夫又问了一遍，和话务员交换了一个疑惑的眼神，“请他说清楚点。”

奎斯特听了一会儿。“长官，她说它们看起来像小牧羊犬，不过眼睛形状很滑稽，还长着角，还‘嗯嗯’地一直叫唤。”

“你能听到它们的声音？”

“是的，长官。”

沃尔夫戴上耳机，好多声音在他耳边同时尖吠。“像哭声，”他说，“确定他们的位置。告诉他们盯牢一点。”

沃尔夫担心和地面部队失去联络，便派了一个士兵回到入口处，然后命令小分队开始行动。他的小队什么也没发现，只看见了一眼望不到头的走廊与服务通道，其间不时出现又大又深的空房，打破了走廊的冗长单调。所有人都相信，他们就在皇家大礼堂的正下方，但仍须找到一条通向地面的出口。不过，B分队已经在—个密封的迷宫里迷路了，那里由更狭小的隧道构成。现在他们进入的房间，B分队中尉说它像是一间数据库试验室。就是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小狗。

半小时后，两支小分队再次会合了。

这里的确是一间计算机房，有许多控制台和显示屏，但是中尉说的“小狗”却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些小动物挤在试验室的一个角落里，哀鸣着，似乎不愿离开自己的地盘。

中尉向沃尔夫报告：“将军，我试着从它们中间拎了一只出来，但它就在我的胳膊上消失了。”

沃尔夫不太相信地看看她，打算自己来试试。这时走廊里的一个卫兵大喊了起来。

“侦测到生命运动迹象！有人！四面八方都有！”

沃尔夫迅速察看运动迹象探测仪的显示屏。在试验室左边有一条两百码的走廊，除了两三个小弯，它几乎是直通向出口。他又派了一名通讯兵去给坦克部队传达指令，同时命令所有人快速向走廊撤离。

“将军，我们不管那些……东西了吗？”

沃尔夫瞧了瞧传粉兽，这些白毛动物在房间里挤作一团。“它们可能只是泰洛人的‘小白鼠’。但现在我们得离开

了！”

幽灵中队几分钟前才进入泰洛的上层大气，可这会儿战斗发出的耀眼火光就已经比泰雷西亚的黎明还亮了。打坏皇家大礼堂的防护罩之后，爱德华兹的精锐人马跟着沃尔夫战队冲了进来。现在，爱德华兹手中有了卡贝尔的地下迷宫地图，他想赶在其他人之先找到因维主脑。

在通道内凹的入口，气垫坦克部队的指挥官看见爱德华兹将军跳下变形战斗机的座舱，怒气冲冲地大步走来时，不禁大脑一片空白。他马上也从自己的驾驶舱里跳了出来，命令所有人立正敬礼。不过很快大家就都看出，爱德华兹对礼节和训话根本不感兴趣。

“沃尔夫在哪里？”爱德华兹脱下头盔和手套，问道。

一名中尉跑上前，拿着一张沃尔夫传令兵送来的地形草图。他还没来得及把地图展开，爱德华兹就一把夺了过去。

“他们在半英里之内，将军。”中尉说，而爱德华兹已经开始把沃尔夫的草图和卡贝尔所画地图做比对了。

“谁最后离开那里的？”爱德华兹头也不抬地问。

一名年轻的女下士应了一声，简洁地汇报了战况：“沃尔夫上校已经撤到……这个位置了，”她说，指着草图上一个走廊交叉点，“上校想把敌人从这条走廊上引过来——”

“下士，上校的意图很明显。”爱德华兹还没来得及正眼看这名女兵，她的中队长就接过了话头。

爱德华兹又研究了一会儿地图，满意地咕哝着，接过一名部下递来的另一套装备换上。“我要你明白，不能有人跟着我们上那儿去，队长——没人能。懂了吗？”他把来福枪的旋钮打到全自动状态，威胁地挥舞着。

“明白，将军，我们不会让他们过去的。”上尉尽力用平常的语气答道。

爱德华兹走过上尉身边时，粗鲁地拍他的肩膀：“这样才对。”他挥手示意他的精锐部队向前进发，他们走进了被强光灯照亮的通道入口处。

五分钟后，爱德华兹把亚当斯上校拉到一边，下达了秘密指示。他们又开始研究泰雷西亚人的地图了，爱德华兹把直接通向皇家大礼堂中心位置的地道都标了出来。

“沃尔夫没意识到他现在有多接近主脑，”爱德华兹说，“如果他能突破他们的抵抗，他就能找到进去的路。找三个人把任务布置下去，一定不能让沃尔夫进去。尽力牵制住他，实在不行就向他开火。”爱德华兹指给亚当斯看他要走的路，“我打算绕过他，但我需要更长时间。”

亚当斯扫了一眼地道中光滑的墙壁和天花板，说：“也许我们能设计一个陷阱。”

“放手去干，”爱德华兹冷酷地说，把地图塞回口袋，“如果他出不来，也没人会受损失。”

在通道另一处，沃尔夫已下令他的战队开火。他们看不见对方是谁，但敌人射来的能量束和刚才他们在地面遭遇的无人机用的很相似。这条通向出口的路没有任何掩护物，队员们只能伏在地上或紧贴墙壁，从闪光、热浪，和震耳欲聋的爆炸中依次撤离。

快到第一个转弯时，他们才能稍稍喘息一下。突然，有一团火水平地飞来，从他们身旁呼啸而过直奔中央走廊去了。这时，话务员拍了拍沃尔夫的肩膀。沃尔夫打开了面罩。原来他们已和气垫坦克指挥部重新建立了联系。

沃尔夫说：“我们肯定已经离开那个鬼地方了。”

“不，将军。指挥部说阻击我们的火力正在减弱。幽灵中队快把他们消灭了。”

“哦，也许我们不该那么刻薄——是爱德华兹吗？”

奎斯特笑了：“不是他，将军。是他的剩余部队——”

“上校，有麻烦了。”小分队的哨兵突然气喘嘘嘘地打断他们的话，指着走廊。“我侦测到有活动迹象。他们正在包围我们。”

沃尔夫看了看左边的弹雨和前方的走廊，说：“怎么可能……他们肯定得先经过气垫坦克部队——”

“打来了！”有人大声叫道，紧接着，走廊的天花板便挨了两下轻重不一的炮击。

火焰和碎片如雨般洒落，沃尔夫和小分队紧紧趴在地上。还没等他抬起头来，天花板又被击中了两次。他听见奎斯特在喊：“要掉下来了！”紧接着一切都坍塌了……

“没用。”瑞克在黑暗里大喊一声，在床上笔直地坐了起来。

丽莎在他身旁被惊醒了，她伸出一只手摸索着电灯开关。顶灯点亮时他已经下床了，负着手来回走动。丽莎什么也没说，打算等他自己解决这些困扰。她很累，没心情在半夜安慰他，更不想和他争论。她刚设法睡了一个小时，但睡得很浅，她一点儿也不想看到眼前这幅景象。

抓获泰雷西亚人之后，瑞克变得让人难以忍受，同时他的行为举止似乎感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突然间，人人都绝望地感到大事不妙了。很多人死了，空间折叠引擎受损，他们万里迢迢赶来会面的统治者却正前往地球……丽莎思考了很多也感受了很多。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很特别，它就像十年前那样，一夜之间SDF-1被卷进了可怕的飓风。但她已下定决心不让历史重演，她不能让自己再体验那种畏惧与不祥。让人惊讶的是，丽莎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迎接面前所有恐惧和挑战的能力。

内心的某些东西改变了，她不仅活了下来，而且克服了困难，正在稳步前进。她多希望瑞克也经历了同样的改变，但他好像已经心甘情愿地向往事低头了，如今他只想回到过去。瑞克，就是那个在过去六年中如此尽责的男人，那个全心全意负责建造SDF-3和它历史性远航的男人。

“瑞克，你需要休息，”她最后说，“你这样对你我都不好。”

这似乎就是他们现在唯一能谈的话题，她很清楚他会怎么回答。

“你就是不理解，是不是？我不能干坐着空等事情发生，我得做点什么。即使这意味着放弃我的指挥权，我也必须回到岗位上去。”

瑞克凝视她，她毫不回避，直到他移开了目光。“你说得对。也许我真的不能理解你了。我能理解你的挫败感，但你现在正打算说服我——为什么你必须拿生命冒险。你要证明自己，可你已经证明过上百次了，不是吗，瑞克？”丽莎摊开了双手。

“和我的飞行员在一起，这是我的职责。”

“你的职责是指挥，”她说，提高了嗓门，“不是去送命！”

瑞克正要答话，丽莎的对讲机突然响了起来。她倾身过去拍了下开关，答道：“我是海斯上将。”

对方是舰桥：雷达发现两艘因维贝壳运兵舰正在向SDF-3靠近。

瑞克看见丽莎把头发从脸上拨开，她脸色发白，神情不安。瑞克正想走上前去，他自己的内部对讲机也响了。

“让莱因哈特将军到房间里来见我，”瑞克简单地回了话。他关上对讲机，冲到衣橱前，拉出一件旧飞行服。

“我马上就来。”他听到丽莎对指挥部说。

丽莎默默地看着他穿上了飞行服；当他俯身和她吻别时，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

“我必须这样做。”他对她说。

丽莎不再看他：“我真想像你一样不管不顾。”

14

我们背负着一个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新使命：从凡托玛星上采集来数量充足的神秘矿石，修复堡垒受损的空间折叠发生器，接着航行到星系的另一端，从机器人统治者的毁灭之手中救出我们那颗被困的星球。新使命与从前的使命很相似，因为它就是那个老任务，只是正在从后向前进行。而我已厌倦了一桩桩出人意料的事情，整个事态让人心焦。

——《瑞克·卡特将军的航行日志》

凡托玛明亮的边缘空间中再次出现了因维的贝壳运兵舰，它们利用这颗巨星的数个尘环展开电子对抗掩护，向空中投放了一千多架螯击蟹。与此同时，地球武装的太空堡垒打开了能量防护罩，脱离了它的定常轨道。堡垒的中级火炮来回移动、调整射程，一队队阿尔法变形机和初代变形战斗机从发射区鱼贯而出。在长达一英里的船体内部，男男女女们响应着高音喇叭和警报，冲向战斗岗位，在指挥所、炮塔准备就绪。和战术情报中心大屏幕相连的光电子扫描仪器不停地扫描、探测着；

与这些系统相关的电脑正在进行评估、分析、执行，并发送出稳定的数据流。技术人员和信息处理员忙于处理各自的工作，请求更新情报、下达指令，无数双手和手指在键盘、操纵台和中央控制板上飞舞，让人眼花缭乱。

而对敌方来说，事情却简单得多：飞行员接收命令并执行，向人类的战舰猛冲而去，没有任何激情，盲目服从，却极度疯狂……

“你肯定要参加这次作战吗？”麦克斯·斯特林通过战术通信网络问瑞克。瑞克的图像出现在变形战斗机的右侧对讲屏幕上，左边那个是米莉娅。“现在还有时间转回去。”

“是的，骷髅队长，”瑞克答道。“我可不想你们俩像照看婴儿那样照看我。”

“哦，我们怎么会那样做？”米莉娅说。

瑞克扮了个鬼脸：“唔，其他人也正准备那样干呢。”

麦克斯低估了他的朋友的困境，但又十分清醒地觉察到了他在担忧什么。他并不担心瑞克的战斗技巧，这些年来他一直把得很稳。但是瑞克似乎忘了，偶尔失神和遭遇湮灭光弹一样危险。麦克斯很想提醒他：身与心不能有一丝杂念。不论他或者她有多出色，任何飞行员都应该把这些话记在心里；这是警醒，也是规则。驾驶变形机甲不是开玩笑，即使在最佳情况下也是如此；空中格斗时，它更意味着生死。

麦克斯仔细察看了一下座舱里的各种屏幕信息；因维蟹式战机刚进入探测范围。这块区域都是已发现的敌机，它们像一片白色的斑点布满了雷达屏幕。识别信号和目标信息出现在另一个外围设备上。

“截住这伙强盗，”麦克斯镇静地说，“九点钟方位到三点钟方位。他们就快到了……”

“骷髅队长，收到。”瑞克用无线电回复。“说说你周围

有多少。我这里到处都是。”

麦克斯从瑞克的语调中听出了一些兴奋和狂热。

“我们有活干了，”他发出讯号。“把他们打回老家去。可别异想天开。向锁定目标进发。”

瑞克立即反应：“准备战斗。”

麦克斯紧握操纵杆。他已经看到了领头的敌机，星辰的闪烁中隐约可辨强击蟹群发出的微光。

片刻之后，数千束强光撕破了阴冷的星空。死神掷下了出发的令旗，屠戮开始了。

在泰雷西亚的地下，乔纳森·沃尔夫战队与恶魔残酷的赛跑已接近终点。四名队员在走廊坍塌时当场牺牲，还有两人被压在灼热的残瓦下动弹不得；其余队员聚集在通道接合处，把堵住的东西都移开了。很庆幸，坍塌没有完全封住他们的逃跑路线。而且，当无人机继续缓慢前进时，那些从后方袭击他们的家伙们也不见了。

“没发现任何动静，长官。”透过武器的噪音，侦察兵喊道。

沃尔夫从制服上抹下几块冷却的碎石渣，他留心地看着这些差点儿把他埋住的东西。它们是一种光滑、像陶瓷的物质，和装饰泰雷西亚地表街道、许多城市建筑物的材料一样。他猜测，有点儿类似快硬水泥。

一名陆军医护兵正在照料伤员。

沃尔夫用手势询问奎斯特，是否还能跟坦克部队取得联系。

无线电通讯兵点点头。

“报告我们的处境，告诉他们我们需要支援，”沃尔夫对

奎斯特耳语。“我希望十分钟之内，这里能有一支火力小队。哪怕用坦克轰出一条路来也行。”

奎斯特顺着墙根蹲下，一字一句地反复呼叫着。沃尔夫移动到了医护兵那边。受伤的是一名从格兰特部队中抽调过来执行临时任务的年轻女兵。她顶多只有十八岁，伤势严重。“战地天使^①”，沃尔夫想到了这个词。

他伸手拨开了她脸上一缕湿漉漉的头发，她则报以虚弱而坚强的笑容。沃尔夫紧咬牙齿，愤怒地站了起来。他轻唤着明美的名字，拔出手枪，快步走向通道接合处。

在迷宫的更深处，爱德华兹终于第一次遭遇敌手；但并没有停下脚步来检查打死的敌人究竟是什么东西。他的队伍单纯依靠火力开路，经过一条条走廊，踏过尸体和枪炮夷平的墙体。爱德华兹并不关心敌人是地狱猫、刃爪兽，还是探地兽；他越来越接近通往皇家大礼堂正殿的阶梯，这才是此行的真正目的。

亚当斯上校的小分队在沃尔夫背后猛攻了一阵，便与大部队会合了。虽然亚当斯小队没能把沃尔夫战队全部活埋，但至少沃尔夫已经没机会追逐头奖——因维主脑了。

此时，爱德华兹手持双枪，率先发现了奥布西姆的士卒们在大厅地板上挖出的锯齿沟壕。他猜不出挖沟壕的用意，但头顶上方射下的狭长光线却很可能来自靠近或毗邻正殿的某个房间。他挥手示意队伍停止前进，沉思了片刻。如果幽灵中队的火力没有制造过多干扰信息，因维主脑肯定早就察觉他们了。爱德华兹明白，即使被发现，敌人也只剩下了残余部队。他轻

① 此处原文是“能天使”，天使中的第六级，代表天界理性权威的有序本能，是神所创造的的天使与恶魔战争中的天界前锋。

易就能打发那些走廊里的家伙。如果泰雷西亚人没说谎，那就更有理由猜测因维主脑正应接不暇。

他估摸着主脑预料到他从裂口爬上来的可能。这是一个危险、碰运气的法子。不过，如果他们听说过楼梯，为什么还要挖大厅地板呢？于是，他把其它想法赶出了脑袋，又回到原来的思路，听从本能的支配。

有什么东西在命令他继续前进。

五分钟后，幽灵中队攀爬在卡贝尔说过的陡峭阶梯上，爱德华兹找到了开门的面板按钮。他示意部队向前，一拳撬开了大门。他们从下面一涌而上，如厉鬼般呼号着冲出隧道，飞快穿过正殿的坚硬地板，掷出震荡手榴弹，开始屠杀。

两列在正殿正门等候着他们出现的因维士兵大吃一惊，很快就被干掉了。但两架因维震击蟹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向殿内发射湮灭光弹。爱德华兹四分之一的队员被火焰烧着了，其他人一阵弹幕扫射才把它们打了下来。其中一架像鸡蛋一样裂开了，深绿色的液体流到了地板上，另一架则在爆炸中身首异处。

正殿四处是火、烟，和混战，中队清扫残敌时，爱德华兹悄无声息地穿过了殿堂，向主脑巨大的泡沫室走去。两个七英尺高的因维守卫袭击了他，他们的前臂炮管中喷射出桔红色火苗，但爱德华兹纵身一跳，躲了过去。正在这时，有两枚火炮同时射了过来，他扑倒在地，紧接着就听到了炮弹击中目标的声音。

爆炸平息后，爱德华兹跳了起来，恢复了常态。他看到在拐角处，一个手无寸铁、穿长袍的家伙正发疯般地扑向主脑。这个外星人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惊恐地挥舞着手臂，好像在请求爱德华兹停火。爱德华兹举起手，正殿内怪异地静了下来，只听见奥布西姆的胡言乱语和火焰的爆裂声。

“它在嚷什么？”本森少校问。

爱德华兹让他们全都闭嘴。“上前来，外星人，镇静点。”

奥布西姆嘴里发出了急促的声响，但开口说话的却是主脑。它在讲英语。

“入侵者，听我说：你们绝不能破坏主脑。它有生命，能给自身提供动力。主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它能实现你们的意图。”

爱德华兹命令所有人停止喧哗。大个头因维人蜗牛状的脑袋不断地发出声响，头在又长又粗的脖子上摇晃着。

“看，”主脑的通讯球开始发光，主脑在翻译着，“现在你们的人正在泰洛主行星的尘环附近跟我们的部队战斗。”

通讯球展示了一幕激烈的战斗场面，因维强击蟹和变形战斗机正缠斗得你死我活。

奥布西姆转身面向爱德华兹，双手缩进衣袖，用尖锐的嗓音说：“主脑能了结这一切。”

爱德华兹张大眼睛瞪着外星人，然后用枪指着主脑泡沫室：“好戏开场了。”

在SDF-3舰桥高高的指挥椅上，丽莎可以清楚地看到战斗的远观爆炸画面，广袤的太空中发生着无数起频闪爆炸，就像许多短命的新星。变形战斗机中队成功地阻止了大部分因维飞船靠近堡垒，少数突破进来的也被近战武器系统击毁。但无声的爆炸，激光阵列闪光，湮灭光弹只讲述了故事的一半内容；在战术空军指挥部的网络里，同样充满了指令的嘈杂，警报、咒骂、祈求，哭声与死前的尖声喊叫。

丽莎曾希望远离这一切，就像她以前在堡垒里做的：保持

战略距离。她总是毫不迟疑，用清楚、甚至有些严厉的语调发出命令；而每当她看到这些爆炸时，就故意强迫自己不去想它们意味着什么。

一个监测站传来了最新战报，她把飘远的思绪拉回到警示板前：两艘因维母舰改变了路线。丽莎要求立即提供它们的位置和方位。

“长官，路线矢量图在屏幕上。”一名入伍服役技术员答道。“它们正直线航向我们。”

“骷髅中队请求出击。”

丽莎迅速转身。“驳回请求！让他们立即返回。”

她又转回来注视着透视显示器，要求校正路线。扬声器中传来莱因哈特的声音，他那张胡子脸出现在其中一块屏幕上。他要求进行二次校正，微调以重新定位堡垒主炮。

“长官，正在回归坐标0-0-9。准备行动……”

“接收到强大的舰外信号，我们发现、瞄准了！”

“让我跟朗说话。”丽莎命令。

朗通过一个外接屏幕联系上丽莎；他已料到了她的难题。“我们已经把能量从防护罩转移到了主炮，同时仍能保证良好的防御状态。”正当这时，她听到莱因哈特说：“听我命令，准备开火。”

“骷髅中队离开那里了吗？”

“啊，我们正在核查……”

“快！”她厉声说道。

“已经核实，”技术员紧张地说，“他们不在炮击区。”

“听候我的命令——”莱因哈特正要张口。

突然两道强光在堡垒前方爆炸了，观察窗外放出了炫目的光亮。在爆炸冲击波的作用下，堡垒剧烈地摇晃着，操纵人员被颠出了座椅，全滚到了舰桥的另一侧。

丽莎觉得脖子好像扭断了。她一只手捂着脑袋后面，一边询问所有人是否安全。这时，船上远处的几个报警器改变了声调；堡垒撑过了爆炸。

报告蜂拥而至，“怎么回事？”丽莎问道。

“长官，找不到那些飞船的踪影。”

“上帝，好像有什么东西把他们全都蒸发了……”

丽莎惊异地注视着那些开始消逝的闪光。

“其他地方情况怎样？敌人也停止战斗了吗？”

监视警示板的技术员挠着头：“不，长官；嗯，是的，长官。实际上，变形战斗机中队报告说，所有敌船都静止不动了。他们在太空里熄火了。”

抓耳挠腮的还不止SDF-3上的技术人员。在泰雷西亚皇家大礼堂地下五十英尺的一条走廊里，乔纳森·沃尔夫也在绞尽脑汁。

“他们停火了，”一名队员说道。

队员们狂喜不已，没有人想追问敌人退却的原因。但疑团仍未散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和其他人一样，沃尔夫也在走廊拐角处探头探脑，他看到六个双足因维无机兽停在距通道交叉口不远处。它们不是在前进中自己停下来的，而像是被冻住似的关机了。这会儿，每一个能站起来的人都聚在中央走廊中间，张口结舌地看着无机兽；这是他们所有人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机器，而且可以放心地对这些杰出的设计评头论足。不过，沃尔夫很快制止了他们。

前来支援的火力小分队很顺利地 from 坍塌处另一端到达了这里。沃尔夫让伤员和大部分第一批队员先回去，以补充弹

药——然后，他们继续向皇家大礼堂前进。此时，野战指挥所也和爱德华兹的中队联络上了。

他们返回先前撤离的地盘，一路上保持着高度警惕。沃尔夫带领队员穿过计算机机房，进入了隧道和管道组成的迷阵。一路上，他们看到许多被关闭的因维无机兽。最后他们来到了爱德华兹发现的沟壕前，沃尔夫直觉地知道，他们已接近核心地带了。

“那不过是纯粹的烟幕弹罢了，”主脑通讯球上的图像消失后，爱德华兹冷笑了起来。他看到了击毁两艘贝壳运兵舰的火力，但仍不肯相信它的真实性。“我看你是在放家庭影院呢。”

奥布西姆一脸为难，转向主脑求助。

“入侵者，你太多疑了。”合成声音很焦躁，似乎懒得说服他了。

“说得很对，大巫师。顺便提一句，我的枪还抵着你哪。”爱德华兹斜侧身对一名部下说：“立刻确认我们刚才看到的场面。试试能不能联络到什么人。”

通讯员离开后，爱德华兹继续发话：“我确实很惊讶，也许你真的有此神力。我不会毁坏主脑的，它相当有价值——但是，让它继续运行也很危险呀。”

奥布西姆给爱德华兹看了看他空空的双手，然后摸索着打开了隐藏在泡沫室沙漏状底部的控制面板。

“你可以解除主脑的运行。它会听从你的命令。”

爱德华兹很感兴趣，挥动着武器向前走了几步。

“接着干，外星人。”

奥布西姆从控制面板中拉出了两根电极导线，把它们平放在自己脑袋中央；同时手指在面板的数字触摸键盘上输入了一条指令。紧接着，主脑便缩到了泡沫室的底部。过了一会，奥

布西姆又执行了相反步骤，主脑被重新激活，迅速膨胀起来。

“再来一次，”爱德华兹说道，奥布西姆又重复了一遍。亚当斯上校用枪顶着奥布西姆的嘴巴，让爱德华兹亲自试试。爱德华兹一次尝试就成功了；主脑睡着了。

爱德华兹关上面板，站了起来，对外星人咧嘴大笑。“你真是位天性宽厚的东道主。”他瞪着奥布西姆，叫道，“能确保我们控制它了么？”

“是的。”奥布西姆答道。

“杀了他，”爱德华兹对亚当斯说。

子弹击穿了因维科学家的大脑；奥布西姆的身体蜷缩成一团，绿色液体浸透了他的白色长袍。

“战争的高潮啊！”亚当斯大笑起来。

爱德华兹挨个看着自己的队员；他明白，独眼一瞪比任何口头警告更有威慑力。

就在这时，楼梯上传来了人声。爱德华兹和他的队员立即转过身，端起了武器，结果却是乔纳森·沃尔夫警惕地从洞口爬了出来。

沃尔夫和他的部队钻出来之后，他扫视着整个房间。这里有两架被打烂了的因维震击蟹，和二十多具因维人尸体。他也看到了那些烧黑的东西，像是倒在楼梯上的四个人。然后，他把注意力都转到了泡沫室上。

“阁下，这就是泰雷西亚人说的那个东西？”

“就是它，上校。”爱德华兹说。

沃尔夫看到了地上的奥布西姆，又瞧了瞧爱德华兹。他有各种各样的疑问，走廊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儿又发生了什么？但爱德华兹的部队一副还没喂饱的模样，他知道，现在提问可太不聪明了。他只得说道：“阁下，真糟糕我没有及时赶来。”

“幸好你没来，”亚当斯狡黠地笑了，“那场面相当恐怖。”

“哦，”看到爱德华兹的部下在交换眼色，沃尔夫若有所思，“我能想象得出。”

这时，爱德华兹命令通讯员与堡垒联系，才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沉默。

爱德华兹喜气洋洋：“报告他们，任务完成得很漂亮。”

突然，他拍了拍沃尔夫的肩膀。

“笑笑吧，上校——你可是大英雄啊！”

无疑，他（爱德华兹）的脑力提升，可以与埃米尔·朗博士当年考察SDF-1相比。朗博士迅即精通了佐尔的机器人技术，爱德华兹也同样对因维摄政王的欲望和本能了如指掌。然而，这一次却不是记忆的痕迹，而是认知的扩展。爱德华兹和摄政王瑞金特很相似：他们受过创伤、复仇心切，也极其危险。

——康思坦丝·怀尔德曼，《邪恶将尽终有时：T·R·爱德华兹传》

战斗结束了，到处弥漫着令人不安的宁静；在SDF-3上，大家都不知道这份平静能持续多久。宇宙大战给予人们的最大教益，就是尽力享受安静的休战间隙。

但没人敢称之为和平。

因维战舰的驾驶员肯定都死了，接着那些一动不动的战舰也被逐一击毁。朗博士和卡贝尔推测，那台活体计算机让运兵舰销声匿迹，关闭了无机兽，还下达了清洗式的自杀指令。远征军上不少人很难相信这种解释，但卡贝尔描述过因维人神秘

而野蛮的行径，这增添了说服力。人们在这颗卫星的表面展开了地毯式逐屋搜救，解救了大部分泰雷西亚类人生物。数以百计的无人机散落在泰雷西亚的地下通道中，依然死气沉沉；迷宫、皇家大礼堂和沉睡不醒的主脑将被封锁起来。不过要等到卡贝尔带领朗博士探查各处，把传粉兽解救出来之后，才能进行这些工作。

在工作中，朗博士和这个长胡子的泰洛科学家惺惺相惜。没错，的确是远征军“解放”了泰洛，不过如果没有卡贝尔和雷的情报，没人敢说行动能否成功。卡贝尔对远征军中机器人技术研究组工作的重要性，更是无可争议的。朗博士错过过任何敦促卡贝尔提供采矿行动细节的机会，他急切地等待着远征军登陆凡托玛星进行侦查的通行许可。他们能否采到足够的矿石改造SDF-3的受损引擎，在统治者到达地球之前折叠回家，是地球死里逃生的希望所在。

在讨论这些议题时，朗博士得知，佐尔的大发现之后泰洛逐渐转向了军国主义。卡贝尔提到了一段短暂却非常美好的时光，那时他的子民最关心勘探。实际上就是为了采矿才创造了天顶星人，可最后他们却变成了星际战士。天顶星人的内在天律改变后，第一个任务就是破坏因维母星奥普特拉的植被。征服和警察行动接踵而来，并最终向那些失去家园的受奴役者发起了战事。

然后，他们跨越了大半个银河系，却功亏一篑……

朗博士聆听这些往事时，很能理解因维人；显然，连卡贝尔也没看透其中一些问题。但朗博士也被另一种完全凭经验得出的担忧困扰：战争并非人类的发明，而是已知宇宙中的普遍现象。他又想起一个传言，说爱德华兹将军正迫切要求组建一支编制齐全的舰队。那一派人物认为，由于原来和平谈判的预案已不可行，注定要与统治者决一死战，回航任务必须优先。

但很奇怪，卡贝尔对爱德华兹的提议不太感兴趣。虽然他很乐意亲手给统治者创造的克隆人社会送葬，但他其实并不关心机器人统治者的存亡。因维人，才最令人恐慌。

“胜利了，我的人民也重获自由，我当然很高兴。”卡贝尔对他说，“不过博士，你最好还是相信我，对你们星球最大的威胁其实是因维人。好了，我能从你的脸上看出对因维人的理解。但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种族了；他们如今无家可归，被四处驱赶。他们会不择一切手段夺回自己宝贵的花儿；要是母体还在，他们会找到的。”

朗博士面带讥讽之色。“那就什么都别做最好了，祈求统治者找到母体，然后离开吧。”

“博士，恐怕他们不会离开。他们会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而你们的世界将沦为新战场。”

“那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在这里就打败他们，博士。在与统治者交手之前，把他们统统杀光。”

朗博士惊呆了。“卡贝尔，你是指种族灭绝吗？”

卡贝尔悲哀地摇摇头。“不，我说的是生死存亡。还有，”老人想了想，又补充道，“你们种族嗜好做这些事。”

瑞克和数十个变形机飞行员在一起留在主舰病员区。确切的伤亡数字还没有统计出来，不过医院已经人满为患，穿梭机来来往往，不停地将伤员从泰洛星地面运到主舰。

丽莎收到他受伤的报告时，差点昏了过去；她现在放心了，瑞克的护理级别由“监护”降到了“一般”，而且从ICU^①病房换到了私人单间。但她没有第一时间冲到他身边，而是

① 即重症监护室的英语缩写。

由自主地感到自己对瑞克的判断是对的。这会儿，她想起了上次到病房看望瑞克的情景。那是在罗素议会命令SDF-1第二次离开地球之前不久，听命于凯龙的博托鲁对堡垒发动了凶猛进攻，瑞克在交战中被己方炮弹误伤，而开火令正是丽莎亲自下达的。在那个想要寻求和解与镇静的早晨，她看到瑞克头上绑着纱布和绷带，在休克和高烧中挣扎，胡话连篇……她记得自己是多么害怕和无助。直到八年后的今天，这仍然充满苦痛。但她并没打算软化下来，怒气已悄悄代替了最初的惊恐。此时瑞克正坐在床上舒心地笑着，很多护士围着他转。这一幕让她更容易下决心了。

“给你的，大英雄。”她一边说着，一边把一个小礼物放在床上，“我给你带了点东西。”

瑞克打开包装，里面是张录音碟片，他看了看，这是一本畅销地球的自助手册，在堡垒上也大受欢迎。他疑惑地看着丽莎：“《赢一手好牌》……这是什么意思？”

丽莎坐在床边回答：“我觉得你应该听听。”

瑞克把碟片放到一边，看了她一会儿。“你还在生气。”

“瑞克，我想知道你打算怎么做。”

他扭过头，看着自己缠着绷带的手臂。“我准备明天和全权大使委员会谈谈。”

丽莎不敢相信他的回答，但她尽力克制，平静地说：“瑞克，你会犯大错的。我能说服你吗？”

他摸了摸丽莎的手，看到了她的目光。“不，亲爱的。了解自己属于哪里。希望你尊重我的决定。”

她抽出手，站起身来。“瑞克，这不是尊重的问题。你挑了个最糟糕的时刻退出，你明白吗？谁能有你的经验？这艘船属于所有人也属于你，朗博士需要你来监管这次侦查——”

“我不想听这些。”

丽莎一阵恼火。“爱德华兹会取代你的位置，你对此无动于衷吗？”丽莎从床边走开，绕了一圈又走回来。“你还没听到最近的风声吧？”

“我不想听。我是个飞行员。”

“你太让人失望了。”她边说边走出了房间。

堡垒的另外一层中，吉英·格兰特正在丈夫的怀中哭泣；文斯和以往一样想尽力坚强些，但他的眼中也满是泪水。穿梭机刚把他们从GMU基地送上来。这是多日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堡垒，身心俱疲的感觉终于全面袭来。也许是想尽最后的努力来逃避这悲伤时刻，吉英打算去医务区协助医疗队工作，但文斯阻止了她。这时，麦克斯和米莉娅来到了格兰特夫妇宽敞的房间。

麦克斯给他们递来两杯酒。“良药解忧。”他说着，挤出了一点笑容。

麦克斯也负伤了，军服里面缠着绷带；这些伤痛并不都是和敌机酣战时留下的，他为保护瑞克挂了彩。麦克斯受了几处轻度烧伤，而瑞克差点送命。好在他救了瑞克，只有米莉娅和他知道这个秘密。

吉英谢过他的酒，用手掌拭去脸颊上的泪水。“我们下一步做什么？”她对大家说。

“我们要全力以赴，”文斯把酒一饮而尽，“发生器总有一天会修好的。”

麦克斯和米莉娅交换了一下眼神。“这要五年，”她说。

吉英吸了口气。“米莉娅，不会是这样！”

“这只是朗博士的初步估计，”麦克斯赶忙说道，尽力安慰着她，“我认为他做的是保守估计。”

“但麦克斯，那毕竟是五年啊……孩子们……”

文斯用魁梧的臂膀搂住了妻子颤抖的双肩，让她安静下来。“他们在那儿会好的。”

“战争已经朝他们去了！”吉英气得脸色通红，“你们谁都别想用这种话来让我宽心！”烦乱过去后她叹了口气，向大家道歉。

米莉娅说：“即使要花五年时间，我们也会比统治者先到地球。他们十年前将泰洛弃之身后，卡贝尔估计还得再有十年他们才能抵达目的地。”

“估计，”吉英说，“我们就这么对鲍威尔和戴纳解释吗？——我们猜错了，以为统治者会在这里呢。”

没人知道如何回答她的问题。

“泰洛剩下的孩子们全都在这里了。”

布里泰那副微缩后的身躯高高挺立着，他双手叉腰，发出了一声受挫的感叹。他身旁全是泰雷西亚居民，这些老弱病残在泰洛大转变时期被赶往无人居住区；刚刚从登陆点来到城市废墟中心地带的GMU部队带着医务人员，正忙于为这些居民治疗。在其他地方，驱逐士和气垫坦克在大街上巡逻，继续搜救清理的工作，皇家大礼堂巨大的圆形广场等不少地方则被围上了警戒线。

爱克西多与朗博士的机器人技术小组一道，乘穿梭机降落到地面，他从布里泰的话中听出了愤怒和沮丧。爱克西多明白，布里泰代表着他手下所有天顶星人的心声。

“指挥官，您肯定更乐意和统治者打一场面对面的遭遇战。”

“是这样。”他用目光压视着他的同伴。“我觉得……那

话怎么说的，爱克西多？”

“‘被骗了’，大人。”

布里泰心照不宣地点了点头。“没错。只不过……”

爱克西多抬起了眉毛。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失败了。”

“您是指重新夺回佐尔之船和船上的母体吧？”爱克西多补充道。这是统治者留下的残酷烙印，“天律”再度支配了天顶星人。但他很想再多说一句：“多扎之手”再神通广大，母体对天顶星人的控制力不过就是如此了。但是，反驳布里泰有什么益处呢？况且，爱克西多还惦记着更加紧迫的事。

“指挥官，”他终于开口道，“您决定了吗？”

布里泰咕哝起来：“爱克西多，你变得善于交际了啊。”他扭头看着天空中凡托玛星那一弯不祥的新月，心中思绪万千：扎寇波利斯埋藏了我真正的过去。不管走过了多少时空，如今又要回到那里……

“我们会遵照朗博士的要求行事。”

爱克西多笑了。这是一个更为古老的天律。他凝视着那些统治者陷落帝国的现世子遗，说：“真是命中注定。”

T·R·爱德华兹正在宿舍里，对着镜子倾身查看自己的尊容，指尖不停地抚弄脸上凹凸不平的疤痕。微型手术技术可以消除干净这些伤痕，但爱德华兹最不愿做的就是美容。丑陋的疤痕肆意生长，就是在时时刻刻提醒他记住身心深处的伤痛，没有一柄激光手术刀能到达或改造那个地方。

皇家大礼堂事件之后，他一直处于狂热兴奋中；与因维主脑的短暂接触似乎激起了一些想法。发热让他晕晕乎乎，但却头脑清晰、敏捷，有如神启；他要想通的事情很明白，思路也

很有条理。他现在才懂，自己错在野心和运气都太少。他以前认为，地球是最重要的星球——那个托勒密的过失^①；而实际上，这颗行星只不过是一出宏大戏剧中的小角色。现在他终于领悟到，还有很多颗星球可以去征服！

无论如何，他为自己的失败找到了理由：命运使然，SDF-1进行头两年宇宙航行时，他只好留在地球上无所作为。

就让赞德、莫兰和伦纳德在地球上玩他们的小把戏吧。爱德华兹放声大笑。让统治者到那里打垮他们吧。在这段时间里他能组建舰队，征服所有人！把委员会的控制权从卡特和朗博士那里夺过来，还得使些手腕。但突然之间，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成功了。也许他能哄骗卡特启动第二个远征任务……

爱德华兹对这个主意很满意。朗博士会忙于监督采矿的事项，莱因哈特根本不是问题，至于天顶星人，他们在另一个星球呢。只剩下麦克斯·斯特林和那个捣乱鬼沃尔夫，不过，搞垮他们又有多难呢？

爱德华兹洋洋得意地在镜子前摆了个胜利的姿势。“我再也不是个被噩运打倒的人了，”他对自己的镜中像说，“游戏开始了。”

一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也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因维人的迹象。高层开始怀疑，泰洛之战根本就没有取胜。统治者已经离去，泰洛没有半点生命之花的踪影，它对因维人毫无价值；或许他们压根就没想要这里。卡贝尔提到了另外几个佐尔曾播下种子、因维人可能会去占领的星球。那些地方当然完全能满足他们；事已至此，因维与地球之间还能起什么争端呢？

^① 指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心说。托勒密认为地球是宇宙静止不动的中心，日、月、行星和恒星均围绕地球运动。

随着这些想法出现，泰洛上的人员，物资，装备便逐渐开始转移。重新加强防御工事之后，泰雷西亚成为了远征军的作战与后勤总部。虽然SDF-3上人员少了很多，变形战斗机中队也仅剩下一半，但它仍驻留在定常轨道上，保护这颗卫星和凡托玛行星上即将开发的采矿殖民地。

每个人都意识到必须多留一段时间了，于是他们又重拾起希望和乐观。用不了多久，人们便营造出了欢乐的氛围。地球人和泰洛人并肩工作，把这些天来的惊恐一扫而空，城市也恢复了往日的活力生机。他们曾在同一个外星种族的魔爪下直面死亡，如今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条纽带。委员会策划了一场节日盛典，希望借地球新年之机加强这种情绪。

明美和贾妮斯同她们新组建的乐队表演了令人振奋的开场节目。SDF-1的超级明星以多年来少有的热情演唱了几首尘封已久的曲目，打动了每个人的心扉。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胜利在望》和《我是今夜的星光》，这些歌对有的人来说是杰作，对另一些人则是乡愁。开场节目之后，明美一直在和战斗英雄、后备军军官们跳舞，其中很多时候在乔纳森·沃尔夫的臂弯中。欢庆活动才到一半两人便双双离去，没人对此大惊小怪。

同样不出所料的是，朗博士看到自己的人工智能造物对雷集中了火力。虽然卡贝尔坚决否认，但他不顾一切地相信雷就是佐尔的化身。朗博士起初想促使贾妮斯和他周旋——谁知道雷和卡贝尔隐藏了些什么秘密呢？不过朗博士设计的人造人性编码让他白操心了：和朗博士一样，贾妮斯也紧粘着这个貌似佐尔的家伙。卡贝尔不知道贾妮斯诞生在实验室里，因此毫不掩饰看到她 and 雷出双入对的欣喜。虽然雷的泰雷西亚式木屐跳起来如同皮诺曹笨拙的捷格快步舞，但这天他俩仍然玩到了深夜。

在人群的另一侧，杰克·贝克和凯伦·潘正在交谈。文斯撤销

了他俩的禁足令，凯伦也不忍心不和杰克说话了。

“来吧，凯伦，就跳一曲，”杰克尾随着在人群中穿行的凯伦，问道，“跳个舞能要了你的命？”

凯伦突然停下，猛地转过身来面对着他；他万般无奈，就等着扫堂腿，她却笑了起来。“我在和你说话，杰克，这还不够吗？”

“真见鬼，这还不够。”凯伦转身就走。杰克顾不上朋友们嘲弄的目光，追了上去。

“行，”她终于说，“就一曲。”她伸出一个手指。

“我来挑？”

“随便你。赶紧把这事了结掉。”

一直等到乐队奏起一首长长的慢板舞曲，他才邀请了凯伦。

“你得承认，”他拉住她，说，“那次兜风还是不错的。”

她把手臂搭在他肩上，看了他一会儿，接着笑了起来。

“岂止不错，简直太棒了……”

不是每个人都在跳舞和微笑。多年之后有些人会宣称，“新年庆典”显露了离开地球后不到一个月，远征使团便派系林立的情况。会场中间坐着的是朗博士，爱克西多和全权大使委员会成员，卡贝尔作为泰洛的非正式代表也加入了委员会。会场边缘坐着思虑重重的两派人物：爱德华兹阴沉的幽灵中队，和布里泰的天顶星人，他们保持微缩战士身份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此外，骷髅中队、沃尔夫战队、格兰特的GMU分遣队，这些远征军队伍也没有和上面那些团队坐在一起。

瑞克·卡特已经伤愈复元了，和丽莎的对立让他懂得了寻找

中间立场。虽然过程缓慢，费心费力，但他们一直在努力尝试让进退两难的窘境回到理智中来。至少他们现在又是爱侣了，找回了蜜月的感觉，相信能自己解决问题。委员会还没有对瑞克请求作出裁决，议题暂时搁置了。

瑞克正在对丽莎说着什么。“回家，甜蜜的家，”他用手臂环绕着她，下巴朝泰洛繁星密布的夜空点了点。“我们一定得画一套全新的星座图了。”

丽莎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地球在哪个方向？”

丽莎指了指：“在那里——我们整个本星系团。”

瑞克一时说不出话来。“卡特夫人，和我跳支舞吧？”

“我还以为你绝不会问呢。”

他们手拉着手步入舞池中央，刚刚迈出舞步，音乐却戛然而止。人群交头接耳，纷纷向演讲台看去。朗博士站在麦克风前，为突然打断大家而致歉。

“大家请注意，”他说道，“我们刚刚收到SDF-3发来的紧急消息。一艘不明身份的飞船，刚刚进入了瓦利瓦星系。它的航行目的地可能就是泰洛，现在正在减速。莱因哈特将军已启动了堡垒上的高级戒备令，他建议我们也照此办理。骷髅中队和幽灵中队，请到穿梭机发射台报道集合。民防人员请立刻向所属部队指挥官报道。海斯将军、卡特将军——”

“丽莎，我们走。”瑞克拉住她的胳膊大声说。

她站在原地没动。真希望这是场永远不会醒的梦，他们还可以继续跳下去。

“快点！”瑞克反复催促着……

战斗又来到他们身边了！



附录

卷一译校成员表

章节	翻译	二校	三校
1	daileish	kiki	水弓
2	顺时针	kiki	水弓
3	顺时针	kiki	水弓
4	逆时针	geminihigh; 水弓	水弓
5	顺时针	kiki	水弓
6	顺时针; kiki	顺时针	水弓
7	逆时针; 阳光の创可贴	geminihigh; kiki	水弓
8	阳光の创可贴	阳光の创可贴; kiki	yeddar
9	阳光の创可贴	阳光の创可贴; kiki	yeddar
10	liwenwyn; VT-102	VT-102; yeddar	yeddar
11	geminihigh	kiki	yeddar
12	VT-102	yeddar; liwenwyn	yeddar
13	yeddar	kiki	yeddar
14	luxin3751	yeddar; kiki	yeddar
15	kiki	geminihigh	yeddar

感谢以上成员的热情参与，欢迎更多有志于推广太空堡垒的朋友加入。详情请登陆 RTUCN.NET 论坛。



杰克·麦金尼 Jack Mckinney

是布莱安·达利 (Brian Daley)和詹姆斯·路奇诺 (James Luceno)合用的笔名。两人职业经历丰富，曾当过助理精神科医生、融合摇滚吉他手、录音师、野外探险向导、东南亚美军驻军“顾问”（虽是被军队征召的）等，在科幻界和主流媒体发表了很多作品，包括小说、广播剧本、电视剧等，并使用了不同的笔名。